

我们的父亲



陈节如

陈直如

陈约如

陈绰如



陈序图

(1903—1983)

个人照片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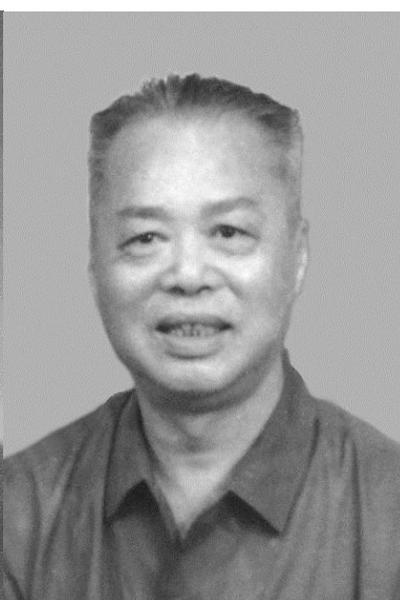
五十年代初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四九年在梧州



八十年代



五十年代在工人医院内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目 录

个人照片	1
目录	5
前言	6
简传	7
略传（入编各种史志）.....	15
回忆文章：爸爸在我心中（绰如）.....	22
心中的父亲（约如）.....	49
怀念父亲（直如）.....	67
回忆父亲（节如）.....	80
一把中正剑（节如）.....	92
报刊文摘	95
荣誉证书	103
手稿：简历 诗词 信件 论文	110
生平年表	125
陈氏家族表	126
影集：家庭生活 朋友 政协 合照等	127
附录：梧州市政协副主席关照在父亲追悼会上的悼词	162
梧州市卫生局关于向陈序图同志学习的通知	165
父亲曾就读和任职的学校和医院简介	167
后记	173

前 言

我们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人，他生前过着和寻常人一样的生活；父亲又是一位不普通的人，他毕生努力，人品和学识都达到一个不寻常的高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人虽逝而精神存，这是我们家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收集整理撰写编辑了这些文和图，力求真实全面，让后代了解自己的先辈，传承良好家风。



陈序图简传

陈序图，名宗器，广东省南海县叠滘乡东聚里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三日（公元1903年），1983年10月17日病逝于广西梧州市，终年八十岁。

序图是父母最小的儿子。上有一兄三姐（二姐早亡）。序图之父颂祉早年因谋生远走北京，在当时的北洋医学校任文员，后任职京张铁路局文案，到40多岁才回乡短期居住而有了序图，不久又再北上继续在铁路局供职，民国初年任京张铁路局总文案。初因父亲薪水无多家中困难，只有兄长去北京随父读书，序图幼年在乡间及佛山居住，靠母、姐替人缝衣收入生活和教读。到8岁时父亲工资稍增境况较好，就把家眷接到北京居住，序图得以入学读书。

1911年就读于北京西城25小学。

1917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一年级。

序图天资聪慧，读书成绩优异，连续升级获奖，深得家人和老师宠爱，14岁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两年后，16岁即以同等学力提前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均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励，1920年春因父亲调回广州广九铁路局任文牍课长，全家随之回迁广州。

1920年随父南调返粤，在私塾补习中文。

1921年随父迁回佛山，在私塾补习中文。

1922年上半年在广州补习英文。

序图出身小康之家，自小深受“风雅文人”的父亲影响，最爱读唐诗的“酒中八仙歌”中两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认为钱财身外物，鄙视那些营营终日铜臭满身的达官贵人，不愿做官，不喜积聚发财。青少年时期受“五四”思潮影响，以科学建国为己志，考入清华大学预科攻读。由于其父认为学医利人利己，本人亦认为“学医既清高又实惠，学而有成收入充足时又可实行

一下劫富济贫做一些好事”。回粤后即选择投考广东公医学校。

1922年考入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后转为公医医科大学）预科一年级。

1925年本科二年级，10月患慢性肾炎回家休息至1926年5月，期间曾回校参加进步学生发起的并校运动请愿游行。

1926年转为合并后的国立广东大学医学院（后改为中山大学医科）本科三年级。

1926年暑假父亲病故广州。

1927年经历了上半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暑假后期全校学生的“甄别考试”、11月的共产党广州城市起义等事件。曾按学校规定填写参加国民党的申请表。

在校期间参加多个学生组织的活动，被选为班会主席、学生评议会理事、学生会干事等，担任过平民补习班工作。但对政治并不关心。

1928年中山大学医科第二届毕业。（当时同届入学30多人，主要由于考试淘汰，也有经济等原因只有12人能毕业）。毕业后以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开始了他毕生不渝，以医学技术服务世人的道路。

1928.7~1934.7任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助教。从此专心学好技术，立志要做一个学者，知难而上，专修技术较复杂而较少人愿学的眼科和耳鼻喉科，经过两年不断钻研，被选送深造。

1931~1932年被选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眼科师资训练班进修，和耳鼻喉科研究工作。进修期间加入由协和眼科倡议成立的全国眼科学会。

1934.9~1935.7广东夏葛女子医科学学校讲师。同时在广州太平路开设诊所。期间受聘中华全国机器总工会义务医药顾问。

1935.12~1936.10广东军医学校讲师，兼广东陆军总医院中校军医五官科主任（是该院五官科的创始人）。此期间按规定在军医学校填好的国民党入党

表上盖章。

1936.10~1939.7 广东军医学校上校主任教官（荐三级），广东陆军总医院上校军医五官科主任。

1939.8~1940.2 广西桂林省立医院五官科主任医师。

1940.3~1942.7 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医科教授。

1942.8~1944.10 广西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

1943.9~1944.8 广西桂林军医预备团主任教官（荐一级）。

1944.8~1945.9 日军侵略避难蒙山

旧医学院校中存在各种派别，互相排挤，争名夺利。在协和进修期间，序图曾有机会获奖学金派送美国读研究生，却被不同派系的中大因争夺人才召回。此后十年在中大医学院和军医学校中更看不惯那些派别之争，门户之见。序图生性清高孤傲，几次愤而坚决辞职，到比较清静的桂林省立医院和桂林疗养院，一心寻求一个比较安定可以专心研究学术的环境。他全无派别成见，抱超然态度，“只要学术有所获什么都是好的”。博取众长，使得医术不断进步。在军医学校曾有上级转达总部长官意见，认为序图“学问很不错，就是派头高一些”，希望对他们多些礼貌，序图听后当即表示很不高兴，以后再也不闻说什么了。他为人正派，从不阿谀奉承，不与各种歪风邪气同流合污，时刻保持着做人的尊严。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广州沦陷，序图随军医学校迁到广西桂林，再迁往贵州安顺，后离开军医学校进入桂林省立医院，至1940年中大医学院迁往乐昌，受邀重新进入中大任教授，两年后再度离开中大进入桂林疗养院。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因当时执行空室清野政策准备全部烧光，人们各自仓促疏散，序图找到一只躲在河湾里的打渔船才得离桂，携眷辗转逃难至广西蒙山山区，因经济困难无力远跑，幸得山村里一位姓廖的农民招呼到他家居住，将近一年。当时序图一家身陷困境，难以为继，“只靠替乡民看看病得些米粮，一方面靠卖行李过生活”，

却仍设身处地为山区人民着想，在简陋条件下经常免费为贫困病人诊治。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与村民一同生活，真正感到战争的苦痛，生活的艰难，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憎恨，曾随乡人扛抬土枪包围过日本侵略军，曾拿石头撞击日军的尸体以泄愤。命运和感情已深系民族和国家。

1945.9~1948.7 广西桂林疗养院南宁分诊所主任医师。参加南宁医师公会和中华医学会活动。

1948.7~1949.10 广西桂林疗养院梧州分院主任医师。参加梧州医师公会和中华医学会活动。

1949.10~1951.10 在梧州大中路诊所开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友人力劝序图赴港或出国定居，谓以其高超医术，在境外定能过优裕生活，并代购机票送到家催他成行，但序图婉辞友人，留在国内。他说“我有一技之长，而又没有产业给共产党来共，何必瞎跑？”他对国民党的残暴和旧政府的腐败早已深怀不满，对新政权抱有希望。解放军到梧州，有几位借住家中，相处似一家人。社会安定，更令他打消了顾虑，买了新民主主义等书籍阅读，尝试了解新社会。建国后，广州、天津、南宁的医学院校和医院得知序图在梧州，诚邀他到大城市工作，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柯麟曾亲笔写信邀他重返中山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天津军医大学校长周泽昭亲署发函邀请序图到该校任教，在广西省主席张云逸过问下，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发函邀请序图到省立南宁人民医院担任医疗和教学工作，均许诺优厚的条件。序图因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放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留在了梧州工作，市领导有意聘请序图为工人医院院长，序图婉拒，并推荐了老同学李兆时。序图把自己多年来购置的全套五官科检查和手术器械无偿捐献给工人医院，在工人医院创立了五官科。他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了人民的健康事业，为广西和梧州人民服务直至终生。

1951年10月受梧州市人民政府委任为梧州市工人医院五官科主任兼医院医务主任。

同时担任医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人，工会主席等多个职务。

1952年经中南区审定批准，授予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职称。

序图参加工人医院工作后，受到政府的重视，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工作上委与重任。分配宽敞住房，评给高级技术人员工资，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发给特需购物证。序图多次请求降低待遇。他全副身心努力工作，开展新技术，并进行技术革新，探讨中西医结合疗法，同时参与医院管理，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1956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大会。

先后多次获省，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进入工人医院三十年来，序图长期坚持在临床医疗第一线，不辞劳苦，废寝忘食，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有一段时间科室只有他一个医生上班，独自兼顾门诊、病房、手术，夜间还要急诊。他带队下乡治疗白喉和普查疫情，多次参加征兵体检下乡等。60年代应玉林医专邀请去该校担任五官科教学一期，获很高评价。1965年不顾自己已六十出头，主动申请带领医疗队到贺县，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农村卫生建设，培训基层医护人员。1976年后，年逾古稀仍坚持带病工作，每天门诊诊病30多人次。直到他去世后仍有外地病人来信求医。

除每日接诊病人，亲自操刀手术外，对医院管理建设、组织政治和业务学习、培养后继力量，序图均多有建树。担任医院医务主任和科室主任期间，购买医疗设备精打细算，旧器械修理后充分利用，爱护器械，节约敷料；病人入院即亲作预算计划，保证疗效的同时避免进口贵重药物以减轻病人负担；着力培养新生力量在最短期间独立工作，无论学历资历高低都用心传授带教，强调学好基本功，循序渐进，鼓励独立思考，为培训新医护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他们迅速成长接班

而欣喜，他对年轻人说；“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了。”任医院工会主席期间，以其多才多艺亲历亲为，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医院内享有很高威信。

序图尤其致力的一件大事是要在广西推广角膜移植手术，建立眼库，以救治众多失明患者重见光明。为此多次在广西自治区和梧州市政协会议上呼吁领导带头推进这项工作，并表示在身后要献出眼球。直至病危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嘱咐身边子女，谓别无牵挂，只对梧州市未成立眼库，至以为憾，待去世后一定要把眼球献出，遗体作医学教学解剖，对医学科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序图行医五十余年，一贯爱护和尊重病人，视病人如同亲人，细心诊治，耐心解释，从不对病人敷衍苛责。无论贫富尊卑，一视同仁。在诊所对生活困难的病人经常主动减免医药费。几十年过去，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病者和家属对他的感人医德和高超医术念念不忘。

序图的一生，以其治学严谨，积极钻研，努力实践而积累了精湛的医学技术，早在 1936 年任广东陆军总医院主任教官，就因医术高超而与其师辈——中大医学院五官科主任陈翼平同被誉为“广东二陈”，广州沦陷前并列广州四大眼科专家之一。但他从不自满，不断创新，技术精益求精，五十年代初自行设计新式双刃手术刀，在中华医学杂志获奖。1955 年学习国外经验，在梧州工人医院主持进行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成功，至 1960 年先后 21 例，透明愈合率 93%，为广西全省推广这项高难度眼科手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后又对塑料切条前房植入、青光眼引流减压术、针刺蝶颞神经节作鼻部手术麻醉等，进行了革新，均取得良好的医疗效果，推广新技术新疗法有碘化钠球结膜下注射治疗角膜云翳及玻璃体混浊，异烟肼治疗眼底疾病，白内障摘除的术式改良等。此外他放下教授专家的架子，虚心向中医学习，创造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五官科疾病的新方法，应用中西医方法结合快速治疗白喉，观察治疗效果明显。序图行医五十年中，对五官科医学的著作论述，上课教案，病案总结等资料甚多，除一部分已在中华眼科杂

志等刊物发表外，日本侵华逃难时散失了大部分，尚余的一大书柜，在“十年浩劫”期间，被造反派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黑货”全部查抄烧毁，殊为可惜。硕果仅存的是在序图遗物中夹有《学习中医针灸术，创造针刺上颌神经麻醉法》、《学习中医药治白喉十例疗效报告》、《学习中医眼科的几点体会》等三篇手稿和一些教案，此外经序图创新实践，已在梧州市定型推广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五官科疾患的方剂如作眼病热敷的“荆参汤”、“鼻通宁”滴鼻剂、治疗慢性咽喉炎的“蝶花露”和“327”喉片；用“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饮”加减治疗白喉等等。以上资料虽远不能表达序图毕生不断攀登医学技术高峰所取得成绩的概貌，然而可以从中看到他孜孜不倦，毫不自满，努力追求，精益求精，不断前进的脚印。

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广西眼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梧州分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梧州市科协第二届委员。

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常务委员，梧州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

1963年曾被派送到广西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均被动的对个人历史、思想、工作作风反复检查交代、“思想改造”。文革中被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不但被“深入批判”，更受到抄家、游街批斗、打骂逼跪、监督劳动等不公正对待，全家被迫从原住处搬出，面临居无定所，幸有好友赵善潜医生收留借住了八年。期间思想承受巨大压力，人身自由被限制，年老体衰仍要参加各种体力劳动。虽历尽世态炎凉，序图仍保持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冷静豁达地开解家人，坚持认为邪不胜正。文革后继续焕发热情，抱病工作，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又开始了自反右以后停止的与老朋友的诗词唱和。

1983年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和中國科协联衔发给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在少

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

1982年序图当选为梧州市政协副主席，他由医院转到政协，工作兢兢业业，终因劳累病倒。

1983年10月17日因糖尿病肾衰竭，胃溃疡反复大出血不治逝世，终年80岁。“

序图逝世后，梧州市各界人民沉痛哀悼，无数人送来自己制作的花圈和挽联祭帐，重重叠叠堆满了追悼会的会场，殡仪馆的花圈订光了，连夜赶制新的仍不能满足，只好几人合用一个花圈。报纸上多次发表民众的怀念文章。这是群众自发的空前规模的悼念。一副“医学泰斗，人民赤子”的挽联代表了梧州人民对序图的评价。梧州市卫生局发出“号召我市卫生人员学习陈序图老医师为发展医学科学而献遗体眼球的崇高精神的通知”，号召全市卫生人员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为发展医学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德；为实现他的临终遗愿，安排适应症病例用他的眼球进行角膜移植手术；为发展本市眼科和耳鼻喉科事业，将梧州市内三大医院五官科分设眼科和耳鼻喉科，并创造条件建立眼库。

序图的骨灰于1992年由后人从梧州移至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安置，2000年3月17日以“骨灰植树”形式安葬于广州白云山麓“思园”。实现他生前“移风易俗，不留骨灰”的遗愿。他长眠于蓝天白云下，青山绿荫中，与大地融合在一起。



略 传

入编梧州市志：

陈序图（1903~1983.10），名宗器。广东省南海县人。自幼随父侨居北京。民国8年（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研读理科。10年，随父返广东就读。先后在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广东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攻读。毕业后，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实习医师，助教17年，被选送北京协和医院专修眼科。21年后，先后任广东陆军总医院中校军医主任教官、广东军医学校上校军医主任教官、广西桂林省立医院五官科主任、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桂林军医预备团讲师、中山大学医学院讲师、教授。36年，到广西桂林疗养院南宁分院、梧州分院任主任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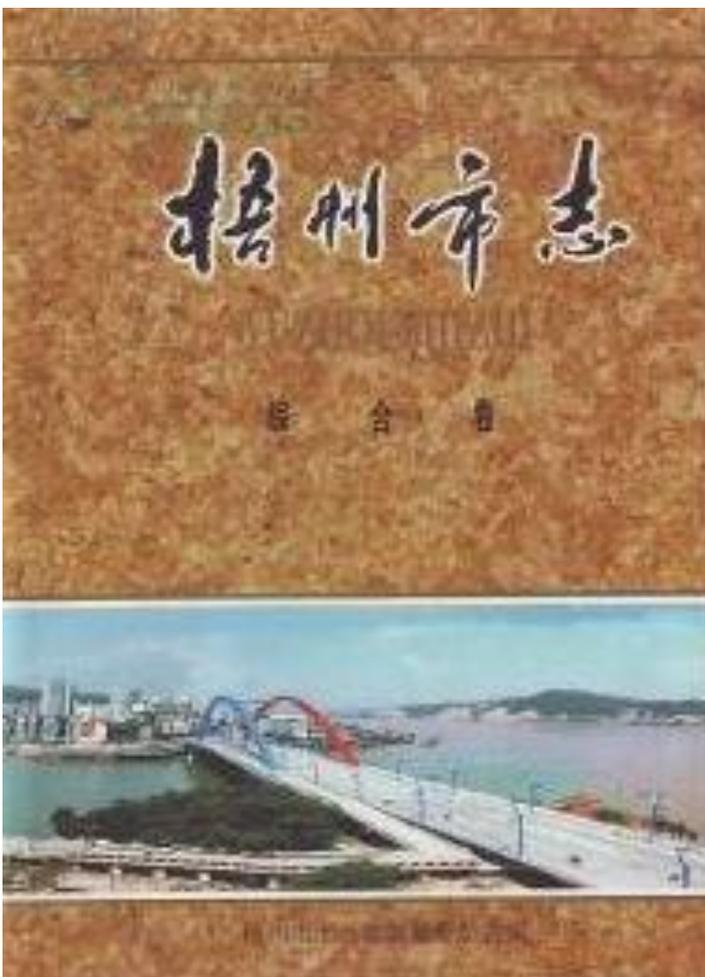
1949年10月，陈序图在梧州开设诊所。此时，梧州临将解放，友人劝其出国定居，并为之办了出国手续，买了机票。陈决定留在梧州。1951年10月，到梧州市工人医院工作，历任五官科主任兼医务主任。1956年，在梧州市工人医院主持进行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先后治疗20多例，透明愈合

率高达93%。1957年，又成功开展塑胶前房植入术治疗慢性青光眼多例。先后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广西眼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梧州分会理事、常务理事。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获国务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陈序图为自治区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务委员；市政协第一届委员、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1983年10月，陈序图在病重弥留之际，仍十分关心医学事业，立下遗嘱：“为了使失明病人能重见光明，愿在辞世后献出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亦愿意献出。”1983年10月17日，在梧州病逝，终年80岁。

陈序图撰写的眼科论文有《中医眼科学学习心得》、《15例角膜移植术初步体会》等。

（引自梧州市志·综合卷·人物志·第一章人物传略·第二节历代名人）



入编梧州政协志：

陈序图(1903~1983.10)，又名宗器，广东省南海县人，梧州著名眼科医师，无党派人士。

陈序图自幼随父乔居北京，民国8年(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研读理科，民国10年，随父返广东就读。先后在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广东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攻读。毕业后，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实习医师、助教。民国17年，被选送北京协和医院专修眼科。民国21年后，先后任广东陆军医院中校军医主任教官、广东军医学校上校军医主任教官、广西桂林省立医院五官科主任、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桂林军医预备团讲师、中山大学医学院讲师、教授。民国36年，到广西桂林疗养院南宁分院，梧州分院任主任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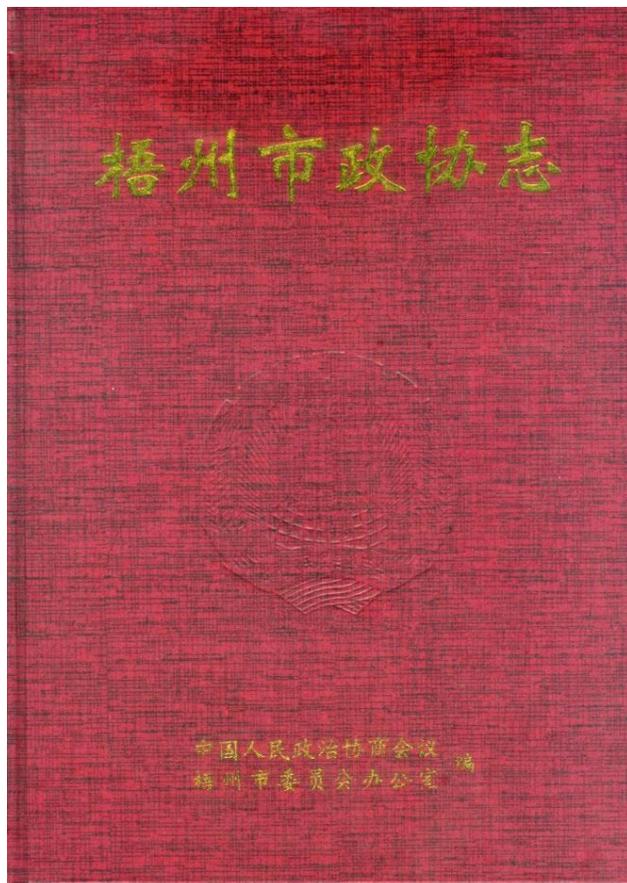
1949年10月，陈序图在梧州开设诊所。此时，梧州临将解放，友人劝其出国定居，并为之办了出国手续，买了机票。他婉辞友人，决定留在梧州。

1951年10月，到梧州市工人医院工作，历任五官科主任兼医务主任。1956年，在梧州市工人医院主持进行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先后治疗20多例，透明愈合率高达93%。1957年，又成功开展塑胶前房植入术治疗慢性青光眼多例。还运用针刺蝶神经等作鼻部手术麻醉，以中药“荆参汤”作眼病热敷，“鼻通宁”滴鼻，以“蝶花露”和自创的“327”喉片治疗急性咽喉炎等。他先后撰写的五官科征文有：《中医眼科学习心得》、《15例角膜移植术初步体会》、《塑胶条前房植入对慢性青光眼减压疗效》、《学习中医治疗白喉10例疗效报告》、《42例疗效针刺上颌神经干麻醉实验小结》等。他先后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广西眼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梧州分会理事、常务理事。多次获省、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56年又获国务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陈序图曾分别当选为自治区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自治区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1983年10月，陈序图在病重弥留之际，仍十分关心医学事业，立下遗嘱：“为了使失明病人重见光明，愿在辞世后献出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亦愿意献出”。10月17日，在梧州病逝，终年80岁。

(引自梧州政协志·第五章人物 第一节人物传略)



入编梧州市卫生志：

(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三年后考上广东公医医科大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转读广东中山大学医科，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眼科师资班专修眼科。

民国时期，曾任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助教、教授，广州夏葛医科学校及广东军医学校讲师、主任教官，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广西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广西桂林军医预备团主任教官，广西桂林疗养院梧州分院主任医师等职。1949年10月在梧州开业行医。

1951年10月，任梧州市工人医院五官科主任兼医务主任。先后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梧州市政协常委、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广西眼科学会委员，市科协委员，中华医学会梧州分会理事，常务理事等职。曾多次获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获全国总工会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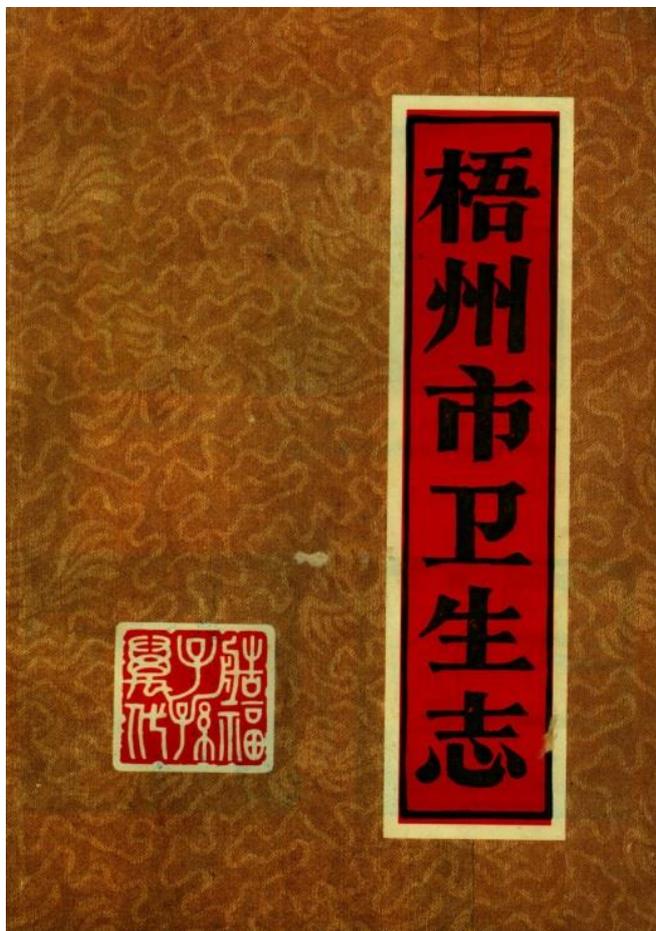
序图医师眼科医术精湛，1956年，在工人医院主持进行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先后治疗20多例，透明愈合率达93%。

1957年，又成功开展塑胶前房植入术治疗慢性青光眼多例。如患者陆均尧右眼患此病，经手术治疗后30多年视力良好。

序图医师不仅钻研西医学，且学习中医，曾运用针刺蝶神经节作鼻部手术麻醉，以中药“荆参汤”作眼病热敷，“鼻通宁”滴鼻，以“蝶花露”和自创的“327”喉片治急慢性咽喉炎，用“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饮”加减治疗白喉，均取得良好疗效。先后撰写有《学习中医治疗白喉10例疗效报告》、《中医眼科学学习心得》、《42例针刺上颌神经干麻醉实验小结》、《15例角膜移植术初步体会》、《塑胶条前房植入对慢性青光眼减压疗效》等论文。

1983年10月，当其病重时，仍关心医疗卫生事业，立下遗嘱：-“为了使失明病人能重见光明，愿意在辞世后献出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亦愿意献出来”。如此高尚医德，委实令人钦佩。

(引自梧州卫生志。第十二章人物。第二节知名人士传略)



入编梧州市工人医院志：

陈序图(1903~1983)，男，汉族。广东南海县叠寮乡人。民国8年(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民国10年考入广东公医医科大学(1926年该校改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实习医师、助教。17年被选送到北京协和医院陆军眼科师资班学习，专修眼科。21~34年9月先后担任中山医学院助教，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广西省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等职。34年10月，在梧州开设医务所行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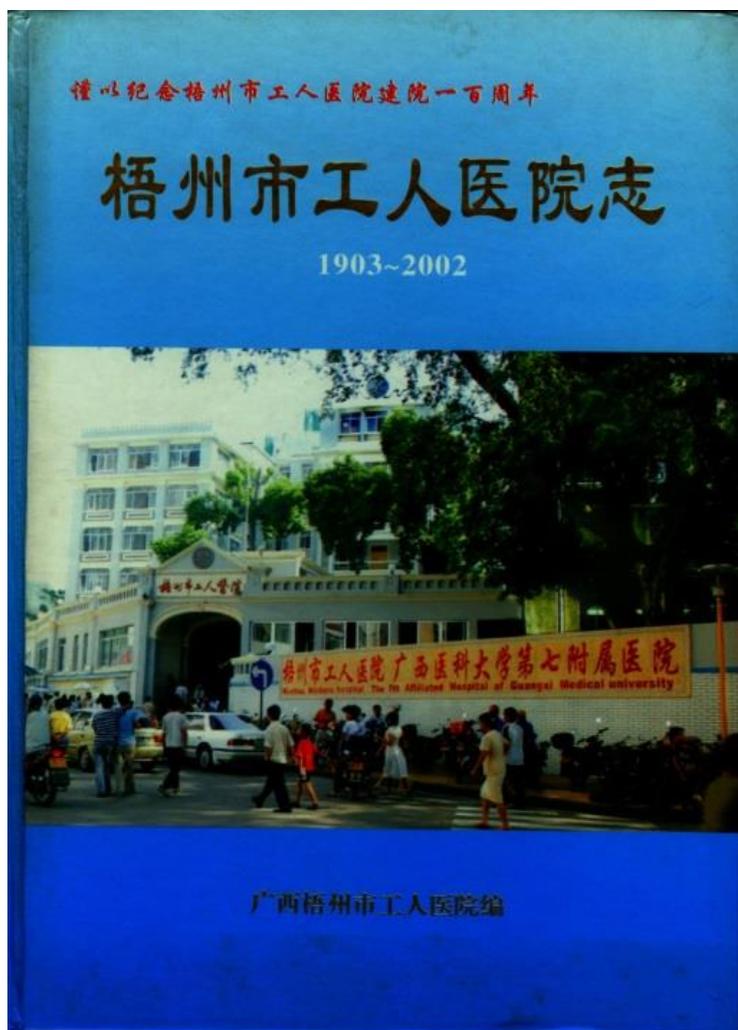
1951年10月，陈序图被吸收到思达医院、梧州市工人医院任五官科主任，并把他的五官科医疗器械无偿献给医院。1952年，经中南区审定批准，授予陈序图二级眼科教授职称。

1956年9月，陈序图主持施行了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先后施行20多例，透明愈合率达70%。1957年，又开展了前房塑胶条植入治疗青光眼病，有多个病例愈后30多年视力尚好。此外，他运用针灸等中医方法治疗五官科多种疾病，都获得较好的疗效。他长期到门诊第一线去为群众治病，下乡治疗白喉及普查疫情。

1976年以后，陈序图年逾古稀，但仍坚持到门诊为病人看病，每天诊病30多人次。陈序图在梧州行医近40年，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是梧州市以至广西非常有影响的眼科专家、教授。

1983年10月，陈序图病重。在弥留之际，他立下遗嘱，愿在辞世后将遗体(眼球和器官)献给医疗事业。同月17日，陈序图在梧州辞世，终年80岁。梧州市人民医院眼科按其遗愿将其眼球角膜移植到一患角膜疾病病人的眼球上。

陈序图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务委员，梧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委、第五届副主席；梧州市科协第二届委员，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自治区眼科学会委员，梧州市眼科分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等职，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12月，获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陈序图撰写的眼科论文有《中国眼科学学习心得》、《15例角膜移植术初步体会》等。



(引自梧州工人医院志. 第十一章人物 第一节传略. 349页)

入编梧州万秀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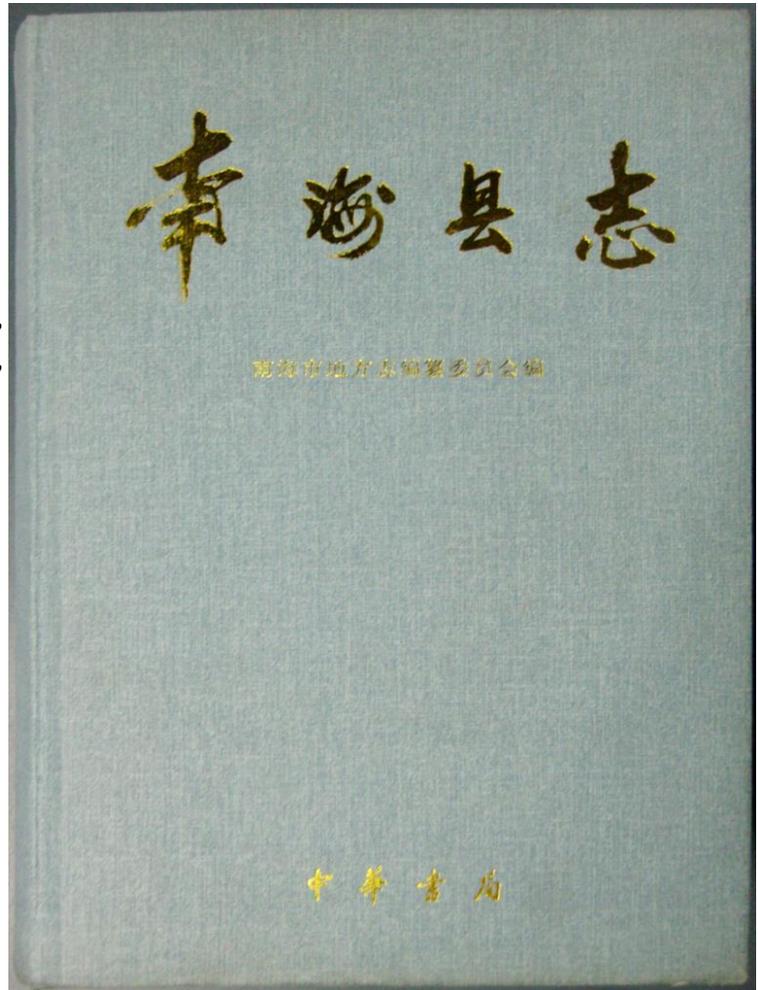
陈序图（1903-1983），名宗器。广东省南海县人。自幼随父乔居北京。民国8年（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研读理科。10年，随父返广东就读。先后在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广东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攻读。毕业后，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实习医师，助教。17年，被选送北京协和医院专修眼科。21年后，先后任广东陆军总医院中校军医主任教官、广东军医学校上校军医主任教官、广西桂林省立医院五官科主任、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桂林军医预备团讲师、中山大学医学院讲师、教授。36年，到广西桂林疗养院南宁分院、梧州分院任主任医师。1949年10月，陈序图在区境开设诊所。此时，梧州临将解放，友人劝其出国定居，并为之办了出国手续，买了机票。陈决定留在梧州。1951年10月，到梧州市工人医院工作，历任五官科主任兼医务主任。1956年，在梧州市工人医院主持进行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先后治疗20多例，透明愈合率高达93%。1957年，又成功开展塑胶前房植入治疗慢性青光眼多例。先后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广西眼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梧州分会理事、常务理事。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获国务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陈序图为自治区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务委员；梧州市政协第一届委员、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1983年10月，陈序图在病重弥留之际，仍十分关心医学事业，立下遗嘱：“为了使失明病人能重见光明，愿在辞世后献出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亦愿意献出。”1983年10月17日，在梧州病逝，终年80岁。著有《中医眼科学学习心得》、《15例角膜移植初步体会》等文稿。



入编南海县志（2000年版）

陈序图（1904 - 1983年）桂城叠窖人。民国17年（192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留校先后历任助教、讲师、教授、五官科主任。1951年10月到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任眼科主任医师，专志于眼科的治疗和研究。1956年进行“角膜移植”成功，使不少盲人重见光明。又进行“塑料切条前房植入”、“青光眼引流减压术”和“针刺蝶腭神经节作鼻部手术麻醉”等医疗技术革新，效果亦良好。在诊症中，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先后制成眼病热敷的“荆参汤”、滴鼻用的“鼻通灵”、医治慢性咽喉炎的“蝶花露”、治疗喉病的“327喉片”、治疗白喉病的“养阴消肺汤”和“神仙活命饮”等方剂和药物，并培育了不少五官科的医学人才。由于他的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多次被评为梧州市的先进工作者，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先后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务委员，梧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临终前立下“我愿在辞世后献出遗体的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也愿意献出来”的遗嘱。1983年10月17日因病与世长辞，终年80岁。遵照他的遗愿，梧州市工人医院将其遗体眼球完好地取出作捐献。10月19日，梧州市为之隆重举行追悼会。卫生局发文号召全市卫生人员学习其为发展医学科学而献出遗体的崇高精神。

（引自南海县志 第二十七卷人物 1294页）



爸爸在我心中

陈绰如

陈序图——我的爸爸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每当我想念爸爸，眼前立刻浮现爸爸清晰的音容笑貌：天庭饱满、额角开阔、气宇轩昂；头发全部平整地往后梳，简约而干练；浓眉下睿智的双眼炯炯有神；端正的鼻梁、宽厚的嘴唇是正直和忠厚的象征；说话有板有眼；笑容和霭可亲；带金属音的笑声爽朗洪亮。

爸爸个子矮，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非常高大。因为人间的真、善、美都集中于爸爸的身上，永远是我仰视和学习的楷模。

我一边回忆爸爸，往事一桩桩，一幕幕，像过电影；一边重温他的言传身教，感受他对我的关爱，体味他的人格魅力，俨然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我边写边感动。我是幸福的。我为有这么一位可敬可亲的爸爸而骄傲自豪！



高风亮节 德艺双馨

【不是党员，胜似党员】

1956年，爸爸去北京开全国劳模会并见到毛主席，受到很大鼓舞。北京回来后，爸爸写了入党申请书，还与我在广州工作的哥哥比赛谁先入党，谁为国家为人民工作更有成绩。不久我哥入党了，但爸爸的申请一直未获批准（据说因为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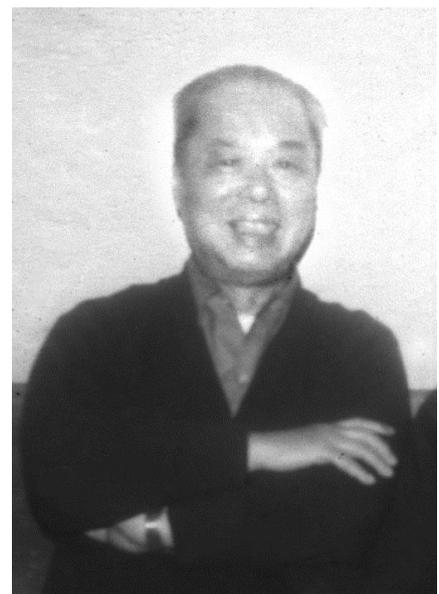
爸是“统战对象”，要留在党外起作用)。但爸爸一直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983年5月，爸爸病重住院。爸爸是市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常委，全国劳模，医学教授，本可住高干病房，但爸不肯。在一楼内科一间很小的普通单人病房渡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其间，我和哥哥几次从外地回梧州陪伴爸爸。一天，爸爸见只有我哥一人在病房，叫他拿纸拿笔，说要写遗嘱，死后捐献眼球和器官。哥说：你会好起来的，不要考虑这些事。1983年10月17日，父亲去世。哥立即把此事向医院领导汇报，医院又向闻讯赶来向爸爸告别的市委书记等领导汇报。哥哥与妈妈和我们几姐妹说了，我们全家都同意支持完成爸爸的遗愿。市政协的领导说：爸爸在政协上班时曾多次说过身后献角膜献遗体。这件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破天荒的伟大壮举。梧州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台、健康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卫生部门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向爸爸学习，毕生为医学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

爸爸的追悼会在市委礼堂举行，是梧州市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次。花圈摆满市委礼堂，放了好几层。各阶层的人们怀着万分敬仰的心情自来悼念爸爸。许多人纷纷提出要求，追认爸爸为共产党员。其实，爸爸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早已：“不是党员，胜似党员”。

四年后，1987年6月24日梧州日报第一版报道，爸爸捐献的角膜移植手术，经过术后近四年的观察，效果令人满意。角膜移植接受者陈宝琼，先前患蚕食性角膜溃疡，曾先后两次去广州中山医学院眼科手术治疗未愈，接受我爸爸的角膜移植后，经复检结果证明，患者角膜已经痊愈。视力由术前的0.04恢复到0.1。

看了这篇报道，我很欣慰。啊！爸爸永生！



【最高殊荣】

作为医学教授、专家、学术权威，爸爸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研究、创新、精益求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爸爸就大胆革新，做“角膜移植术”20多例并获成功，使患者重见光明。我那时上初中，记得爸爸回到家跟妈妈说手术成功了，妈妈那高兴的样子。听爸爸说，柳州市有位医生试图用猴子的角膜给病人做移植，失败了。猴子的角膜容易获得，找人的角膜很难很难啊！但是必须用人的角膜做才有可能成功。

由于爸爸在医学上有重大突破，取得显著成效，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爸爸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到北京开会，受到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爸爸从北京回来，一到家，放下行李，第一句话就是：“我见到毛主席了！”这是最高的殊荣啊！我们家人都十分高兴，我们姐妹为爸爸而骄傲！

从北京回来后，爸爸再接再厉，1957年做“前房塑胶植入术”治疗慢性青光眼多例并获成功。接着，研究采用中医中药治疗五官科常见病和疑难病。至今我保存有一本爸爸在1959——1960年间的“疗效观察登记簿”，研究的课题包括“针刺麻醉—扁桃体摘除术、鼻息肉摘除术、上颌窦穿刺术54例”，详细记录了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门诊号、住院号、诊断、手术名称、进针方法、术前施针时间，留针时间、麻醉效果、加局麻否、病人情绪、出血情况、术后情况、备注等等项。这个本子还记录了“过敏性鼻炎用鹅不食草软膏治疗观察”，“巴豆珠砂治疗白喉观察”，“胱氨酸球结膜下注射治疗角膜疾患记录”等等，各项内容，全是爸爸亲手记录。爸爸是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的领军者，取得了多项成果。爸爸经常看书，写文章到深夜。有一次，我见爸爸在看一本书《伤寒论》，我问伤寒是什么，爸爸说这是中医的理论。爸爸写了多篇学术研究论文，每篇论文都凝聚了爸爸多少心血，是爸爸智慧和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勤奋努力的结晶！



父亲关于学习中医的论文手稿

【口碑】

爸爸去世后很多年,报上仍可看到有关他的纪念文章。爸爸去世的第十年,1993年12月10日,梧州日报第3版一篇约3000字的文章《妙手轻刀除魔障——我所知道的陈序图》写得很感人,情真意切,还附有我爸的两张照片。而此时我们几姐妹和妈妈已经迁到广东了。

爸爸的事迹已经分别收入梧州市志,梧州政协志,梧州卫生志,南海县志(我们的祖籍)和工人医院院志等。

几十年中,我先后在南宁、中山等地工作,常常会碰到梧州老乡。每当认识我的老乡向不认识我的老乡介绍我时,都会说:“她是陈序图的女儿”。而听者

的反应都是：“啊，你是陈主任的女儿？我的某某亲人是陈主任治好的，真是感激他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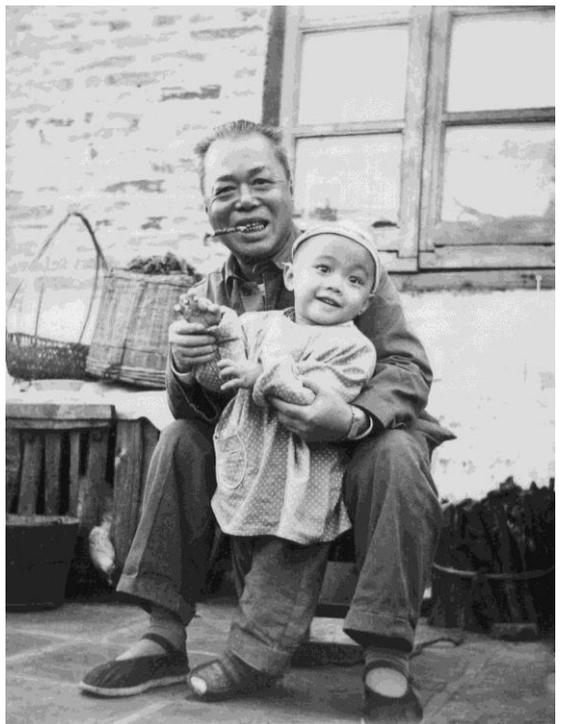
类似的情景真的遇到过无数次。去年在中山的梧州老乡聚会中，乃至不久前在广州地区的梧州高中校友聚会中，还重演过。人们记得爸爸，感恩爸爸，爸爸活在梧州人的心中。

爸爸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济人利物，是真真正正的“德艺双馨”！爸爸获得过各级政府的嘉奖无数，而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赞颂爸爸，这个口碑是对爸爸的最好褒奖！

【找公公看鼻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从“牛棚”解放出来时，爸爸早已是古稀老人了。但爸爸并没有在家休息，安度晚年。他好象是要把文革十年夺去他为病人服务的损失补回来，继续回医院上班，穿起白大褂，头戴聚光额镜，重操心爱的“旧业”。

当时我在武鸣县工作。有一次我带着儿子小健回梧州探望父母和妹妹们。一天早晨，爸爸临出门上班，我对爸说：“小健鼻子有毛病，一会我带他去给你看看。”爸应了声“唔”，先走了。随后我们去到医院爸爸的诊室，他



正在看一个病人，诊桌上摆了一长串病历本，门外边很多病人在等候。我让小健到爸爸身边喊了一声：“公公！”，可公公只管按次序一个接一个喊病人进来，对每个病人都是细心检查、处理，还耐心解答疑问。我和小健等得好不耐烦，也不敢吱声。直到下班了，爸爸终于把已挂号的病人都看完了，才让他疼爱的小外孙

进去检查鼻子。

我没有抱怨爸爸。因为我知道，正因为爸爸一贯如此，严以律己，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所以赢得患者和广大市民的尊敬和器重。

【农村医疗队队长】

1965年12月，63岁的爸爸主动申请到缺医少药的贺县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工作，任医疗队队长。同年七月，我随应届毕业生参加四清工作团，到武鸣县农村搞四清，与农民“三同”。这样，父女俩都在农村工作了。这一年的农村生活的确很艰苦。爸爸多次写信给我，告知他在农村医疗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及思想变化；同时鼓励我在农村好好锻炼，做出成绩。我至今仍保存当年爸爸给我的信。

爸爸在信中说：该地区很贫穷落后，村落分散，医疗队分驻两个点。爸爸作为医疗队队长，要往来于两个相距二三十里山路的派出所之间巡回照顾，开展工作。除了看病，在简陋的条件下还开展眼科手术。并且帮助该地区健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开办卫生员培训班，培养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爸爸说：在那里，每日只吃两餐，午睡取消了。往返两个派出所，全靠两条腿走路，几十里山路也吃得消，练就了一双“飞毛腿”。

【抄家厄运】

1966年9月下旬，正当爸爸还在勤勤恳恳奔波在贺县农村努力做好巡回医疗队队长工作，以及我还在武鸣县农村四清工作队的第二年，我和爸爸分别接到梧州家里来信：我们家被红卫兵“抄家”！一天晚上，红卫兵闯进我家，把我们家的衣物几乎搜去一空，连我放在家中的一只皮箱（内有我的衣服和珍贵的相簿）亦整箱搬走。红卫兵还勒令我们家两天之内搬到地下室住，把房子让给医院幼儿园。

我接信后，头脑“嗡”了一下。眼下的环境，既不能请假回去看看，又不知

该如何写信安慰父母。当时家里只有妈妈、外婆和最小的才 12 岁的小妹妹在家，面对这样的大灾难，怎么承受？

爸爸接信后，立即写信回去开导妈妈，同时写信给我：“……我自问确立下决心，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次参加医疗队也是我申请得来的，预料不到竟会遭到这样的恶果。当然，物质的损失我是绝不介意的。……我相信党的方针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但十六条公布后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呢？……我虽有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目前的遭遇是我个人前进道路中摔一跤而已……我虽年老了，爬起来再向前，爬得几步就爬几步，尽管在这个运动中牺牲了我也值得。”

过了几天，爸爸又写了一封信给我：“……接妈来信知己迁落楼下住（地下室），楼上全部为托儿间。为了照顾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但求能有一隅栖身之地，于愿已足。较之农民的生活已好得多了……初时由于变化来得突然，思想的准备不足，确实有些莫明其所以，因而有些茫然。现在想来，只怪自己平日学习不够好，改造不够彻底。现在好了，有很好的彻底改造机会了。……妈信说：你放假不回家也罢，怕你见了会伤心。我说你回去看看也好。好在你到农村已一年多，艰苦朴素的生活也过惯了。回家去看看，还够不够像农民的低标准，同时也好鼓励妈克服困难，下定改变生活的决心，不要有怨天尤人的念头……”



爸爸开阔的胸怀和乐观主义精神，使他顶过了抄家以及接下来的十年浩劫。

【“是但”啦】

1948年，爸爸随“桂林疗养院”辗转迁到梧州，地址在原梧州法院后面。临近解放，该院解散，医生们各自挂牌开业，爸爸也在大中上路一幢民居的二楼开业。这时我刚上小学，记得每天放学回家，客厅兼饭厅兼候诊室中仍坐着不少病人。爸爸对每个病人总是十分和蔼，细心诊疗，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简单的小手术就在诊所做，需要做复杂的手术时，爸爸会自带手术器械，带病人去医院正规手术室做，术后需要住院的，爸爸每天抽时间去医院观察检查、换药、直至拆线。妈妈则做护士，洗眼、洗鼻、打针、敷药等。我常听到病人问爸爸收多少诊金，爸爸总是笑着说：“是但啦（随便吧）”。遇到一些贫困的病人，爸爸会分文不收。为此，妈妈说过这样的话：“人家私人开业都赚大钱，爸爸太老实厚道，不会多收钱”。

【随遇而安】

解放前夕，许多医生、文人、社会名流都纷纷奔香港，友人已帮爸爸买好飞香港的机票。爸爸是教授、名医，在香港做医生收入肯定高啊。但是爸爸选择留在祖国大陆。

解放初，爸爸尚在自己开业，当时我读小学二年级。那段时间爸爸收到天津、广州、南宁等医学院或大医院的来函，高薪聘请爸爸。我记得听到爸爸和妈妈说，天津方面开出的待遇是：月薪1300斤小米（当时物价不稳定，故以小米价来定工资），且住房和一切傢俱用品全准备好，只带随身衣物去即可。而妈妈很希望能回广州，还充满憧憬对我说：“以后我们在广州买间带花园的房子，你放学回来负责淋花。”……然而，爸爸哪儿也没有去。1951年，爸爸响应政府号召，带着自己的五官科医疗器械，加入梧州市工人医院，一干



就三十年。

我儿子小时候问过爸爸：“公公，你说梧州好，还是南宁好、广州好？”公公答：“度度都好，住惯边度边度好。”

爸爸就是这样，不追求荣华富贵，安逸享受；随遇而安，脚踏实地为普罗大众服务。

【旧衣、旧家具】

在家中，爸爸用的书桌、椅子、还有客厅的木沙发、圆桌、圆凳等傢俱，全是解放前爸爸开业时，同前住客买的二手货。沙发上刻有原主人的名字，爸爸用工具铲去便使用。几十年来搬过好几次家，一直未更换过。别人家中不是“酸枝”就是“真皮”，我们家还是老样子。爸爸很少穿新衣，里里外外的衣服，岂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好在妈妈缝补旧衣的手艺好，加上浆烫平整，爸爸穿着旧衣出去，照样那么得体、精神。衣服扣子掉了，我见过爸爸自己动手缝钉扣子，用他那双做眼科手术的手。爸爸喜欢穿唐装衫，黑面白底的布鞋，舒适又潇洒。



由于爸爸的朴素、节俭，潜移默化，我们几姐妹都很朴实，不讲究穿着打扮，不追求时尚流美。

【陈老实】

1958——1960年，大跃进时，各地刮起一股“浮夸风”，到处“打擂台”“放卫星”，明明减产减收，硬吹亩产13万斤，大唱二、三年赶超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爸爸对此深恶痛绝，因为爸爸是个实事求是的老实人。

为此，爸爸在家做了几把很有特色的大葵扇：把“陈老实”三个大字写在扇面上。为了字迹永不褪色，聪明的爸爸先用毛笔蘸墨在葵扇上写字，然后点着煤油灯，把有字的地方对着煤油灯口熏烟，最后用湿布擦拭。写有笔画之处被擦干净了，其余烟熏的焦黑色是擦不掉的，于是，清清楚楚显出了漂亮而有力的“陈老实”三个黑底白字，十分醒目。

每当我们手里拿着写有“陈老实”的葵扇扇凉，就会记着我们要像爸爸一样：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朋友】

爸爸身为教授、专家，可他非常乐于与出身寒微之布衣交往。例如：医院负责种花的师傅（众人称“花王”）；北山公园的园艺师傅；医院机房的师傅；体育场的武术师傅；集邮之友冯叔叔；乃至文革后我们搬出外面住时楼上的租客江某、韦某等等，都是爸爸的好朋友。爸爸没有一点架子，为人处事厚道、真诚、善良、随和。加上知识面广、健谈，与什么人都能有共同语言。他的平民朋友时常来看望爸爸，在爸爸简陋的小卧室里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成为爸爸的莫逆之交、忘年之交。

爸爸的朋友对我说：“很喜欢同你爸爸倾计（聊天）。你爸爸很好倾（健谈）”。

爸爸有位挚友，是他去贺县农村做医疗队长时，正在该处搞“四清运动”的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叔叔。周叔叔是自治区工商局供销社的一位主任，是位很有正义感、很踏实稳重的共产党领导干部。



他对爸爸由衷地敬重，爸爸也乐于与他接触、交谈，乃至经常促膝谈心。随着互相了解的深入，二人的友情升级。周叔叔得知我们家被红卫兵抄家，连过冬的衣物也被搜空，遂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文革开始不久，四清运动结束，医疗队亦收兵。爸爸被打成牛鬼蛇神，好多熟人朋友都不敢接近。而周叔叔却专程从南宁到梧州来看望爸爸，雪中送炭，全然不顾会被“连累”。后来，周叔叔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挨审查批斗。文革后，爸爸每次去南宁开自治区政协会，都叫我陪同去探望周叔叔，互叙友情。二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有情有义。

博学多才

【乐队队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爸爸除了繁忙的医疗和科研工作，还兼任梧州市工人医院工会主席，为医院职工办了很多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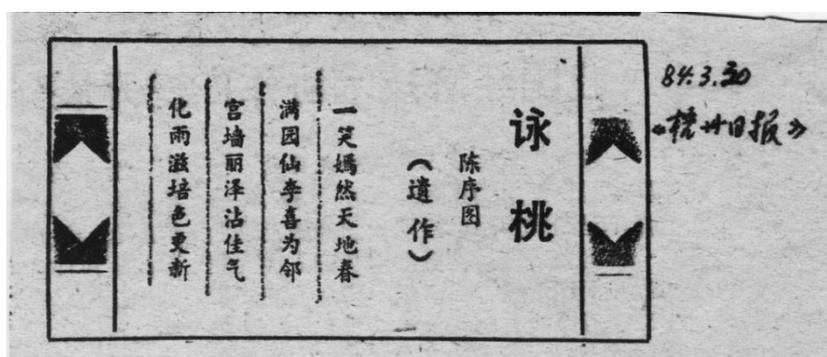
解放初期，开始兴起交谊舞。有条件的单位，周末都开舞会。应医院医护人员的要求，爸爸也在医院组织开舞会。首先必须有乐队伴奏。请外边的乐队要花钱。爸爸自立更生，在医院内部找了一班会玩乐器的职工，成立业余乐队，爸爸自任队长。购置了一批乐器，各人也把自己的拿出来。乐队训练地点就在我家宿舍楼下。于是我“近水楼台”，有机会把玩了多种乐器。周末下班后，爸爸组织人员把门诊大厅的椅凳搬开，清洗消毒地板，撒上滑石粉，搬来各种乐器摆放好，就成了交谊舞厅了。

爸爸笛子吹得很好，曾在晚会上应邀表演独奏；口琴也很有水平，能吹出打节奏的和音、复音；二胡也拉得相当好。但在舞会上，爸爸最喜欢做鼓手。脚踩大鼓槌，双手执小鼓棍打小鼓和镲，快三慢四，有板有眼，节奏鲜明。“半桶水”还不到的我也去凑热闹，敲竹琴、扬琴，拉钢锯（能拉出高低音的锯子），和爸爸轮流打鼓（当然是以爸爸为主，例如爸爸中途被叫去处理急诊时，我即顶上），

也算个编外的乐队队员。和爸爸同台表演，很过瘾！

【吟诗作对】

爸爸国学基础很扎实。曾经写了不少歌颂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诗词，也喜欢与友人吟咏唱和。文革被抄家，爸的诗稿大都失散。现只存《登珠山》《吟梧州八景》《咏桃》《晨登云嶺观岚》等几首。爸爸去世次年，我把爸的一首七言诗《咏桃》投寄梧州日报被采用。发表在1984.8.30，第8版。诗曰“一笑嫣然天地春，满园仙李喜为邻。宫墙丽泽沾佳气，化雨滋培色更新。”



1966年我第一次带男朋友（现丈夫）俊康回去见爸妈，俊康写了幅隶书作品《咏梅》贴在我们被抄家后所住的地下室墙上。爸爸赠了一套12本《金石索》，并写了一首诗《勉俊康学隶》以资鼓励。其中几句：“十年学隶练毫锋，喜见今朝未枉功。……书生自爱梦花笔，男儿应开五石弓。”

50年代爸爸曾写过一首歌颂共产党的诗，其中一句“拨开云雾见青天”，在“反右”时，被断章取义，歪曲为“云雾”是指共产党，“青天”是国民党（青天白日），说我爸希望国民党回来。差点被打成右派。而到文革，在强加于我爸的数条罪名中，有一条是“漏网大右派”。

【兴趣广泛 能文能武】

爸爸书法功底很好，无论是毛笔大字小字，钢笔字，都堪比字帖还靓！解放

前开业的大招牌是爸爸自己写的，我在旁边看着。爸爸送我一支毛笔，是他读书时就用的，笔的毛已磨短，但质量很好，仍很扎实。

爸爸也爱玩金石篆刻，有一套刻刀工具，自己刻印章。文革浩劫后少玩了。



这是爸爸自己刻的私章

爸爸是盆景爱好者，对各种树头很有研究，喜欢亲自动手培育树桩，用铜丝缠绕树枝弯曲造型并剪裁修整。也玩假山盆景，摆上小桥、小船、凉亭、钓鱼的老翁等石湾公仔，很有诗情画意。七十年代，爸爸交了几个“盆景友”，其中有位是在北山公园工作的老师傅，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盆景艺术，成了莫逆之交。（照片中中间那位就是李师傅）。



爸爸告诉我，他年轻时很喜欢骑马。在广州中山大学学医时，周末假日都去

郊外策马飞奔，跨壕沟。也喜欢开电单车兜风。这是爸爸性格的另一面：热情奔放。

我上初小期间，每到夏天，爸爸会带我去游泳。爸爸先教我“咪水”，在家里用脸盆装水，教我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把脸埋在水里，慢慢用鼻子呼气。学会了，才带我去游泳池。

爸爸去北京开会，带回来一个“空竹”，我们从来未见过。爸爸说北京很多人都会玩的，当即“抖”给我们看。在爸爸的指点下，我也能“抖”起来，发出“嗡嗡--嗡嗡--”响声，很好玩。

爸爸当工会主席，组织医院职工球赛，在我家宿舍下面草地举行羽毛球赛，爸爸也挥拍上阵。爸爸还是个球迷，有空常去医院对面的灯光球场观看篮球比赛。

爸爸很喜欢听相声。他很专心听着收音机里相声大师的表演，每每笑出声来。妈妈听不懂普通话，看着爸爸笑，莫名其妙。

【“师傅”与剑】

1963年，爸爸到南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学员是来自广西各地的民主人士。该学院位于南宁西北角的西乡塘，离市区很远、很偏。当时我正在南宁读书，于是每逢星期天我都去看爸爸，帮他洗洗衫，父女俩一起吃餐饭。

第一次去看爸时，我到学院宿舍区，向人打听爸爸在哪？没料到那位老同志说：“哦，是找师傅的！”并向旁人说：“是师傅的女儿！”遂带我去爸爸的房间，大喊：“师傅，你女儿来了！”果真，我爸正在房里写学习心得呢！

我纳闷，这伙五、六十岁的老头怎么



都称我爸为“师傅”？原来前两年工人医院请一位武术师傅教大家练武健身，来参加学习的人一个个半途而废，只有爸爸一个人坚持下去，学完拳又学舞剑，且舞得很好。为坚持天天练习，去南宁学习也把双剑带去。众学员见我爸剑舞得这么好，纷纷“拜师”，爸爸也很乐意收众“徒弟”，并耐心示范指点。于是这一届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个个都称我爸爸为“师傅”。

我看到在宿舍区的走廊墙上的“学习园地”，贴有学员们的学习心得文章，记得有爸爸的一首诗词，还贴有爸爸舞双剑的一组照片，动作到位，姿态漂亮，形神兼备。

爸爸的六十岁生日是在南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那天我和爸爸一起吃了餐便饭，权当为爸爸做六十大寿。



文革抄家，红卫兵把爸爸习武健身的剑抄走了，还加了一条罪名“私藏武器”。十年后，爸爸以自治区政协常委身份去南宁开会时，我买了一套双剑送给爸爸，希望他重新习练，强身健体。爸爸把双剑带回家后，写信给我：“吾老矣，无用武之地也……”

1980年之后，爸爸任梧州市政协副主席。天天按时去市政协上班，还多次随政协考察团到市内、市外的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参观学习。爸爸是考察团中年纪最大的，但不管是行平路或上山，都不掉队。爸告诉我，有一次去桂平参观，安排上西山观光。上到山顶，不少人都气喘呼呼，爸爸面不改色。当地接待的主人问：“听说你们团有位80岁的老同志，来了没有？”大伙说：“来了！”“是哪位？”爸爸说：“是我”。主人看着爸爸，不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同志就是那个80岁老翁。

我想，如果不是文革对爸爸身心的摧残，如果能一直坚持舞剑，爸爸一定会

更长寿，为医学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风趣幽默乐观

【蝴蝶飞呀飞呀】

抗日战争胜利后，爸爸随“桂林疗养院”迁至南宁市开设分院，地址在南宁中山路。我在不远的“表证幼儿园”上学。有一次开新年晚会，老师要我上台演讲，爸爸为我写讲稿，妈妈陪我背讲稿。四岁的我认字不少，却把马路对面一家“杂货酱料”的招牌唸成“鸡宝医科”，（这几个字的繁体字确很相似），把爸爸妈妈笑的。又有一次开晚会，老师让我和另一位小朋友表演跳舞。妈妈用丝带为我在头上系了个大大的蝴蝶花。我要爸妈去看我表演。跳完之后，我问爸妈：“看见我跳舞吗？”爸爸说：“我们在操场的最后，只看见台上两只



蝴蝶飞呀飞呀。”我很不高兴，很遗憾，爸妈为什么不到前面看我呢？光看见蝴蝶飞有什么用？到我长大后才明白，爸爸是故意逗我的，看见我嘟起小嘴，他开心呢！

【单口相声和双簧】

解放后，爸爸响应政府号召进入梧州工人医院工作，我们家也搬进医院宿舍。医院经常在节日开联欢晚会，请市文工团来表演，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出节目。住在医院宿舍的职工小孩都会去看热闹。

我十分记得爸爸自编自演的两个节目。一个是爸爸一个人演的单口相声。他把曾去过的许多地方的方言特点用同一句话表演出来。那个年代许多住宅都没搞化粪池，每天清晨农民挑着粪桶到大街小巷各家各户收集粪尿的吆喝声，爸爸都能一一模仿。最后是模仿梧州的“有一粪—Nām—无——”。听到熟悉的本地农民口音，看着爸爸惟妙惟肖的表演，大家都把眼泪笑出来了！

爸爸还以“三反”运动为题材，把严肃枯燥的政治内容以双簧的形式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他创作的台词，医院的小孩几乎都能背下来，还学爸爸演双簧时摇头晃脑的滑稽样呢！

【嘿了了啰】

外甥女杨舜小时调皮、爱哭，一旦哭起来必定没完没了。有一次在家中玩耍跌倒，头被碰，起了个包，大哭不止，我们都无计可施。爸爸见状，把杨舜抱起来，一边轻轻抚摸她头上的“包”，一边唱“哎——什么头上起高楼咧——嘿了了啰，杨舜头上起高楼咧——嘿了了啰……”小杨舜立刻破涕为笑。

【爬窗口上火车】

1982年的春节前，爸爸到南宁开自治区政协常委会。约好会后和我丈夫、儿

子四人一同回梧州过年。旅途周折，先乘火车至贵县，再转乘渡轮到梧州。当时中国的春运的拥挤状况和现在比也差不多。那天早上我们爷孙四人赶到南宁火车站，一看，人山人海。很艰难才挤到月台，哗！每个车厢门口挤满了争先恐后的旅客，眼看开车时间快到了，看来我们老老实实排队肯定上不了车，那就搭不上当天贵县的船，车票船票都是“一票难求”啊！真急人！这时我看到有人在爬窗上车，便问爸：“爬窗口，怎样？”“爬！冇问题！”没想到爸爸这么勇敢！于是我丈夫先爬窗上去，拉住爸爸的手，我和儿子在下面托举。一会儿就完成了爬窗上车的“壮举”。爸爸很兴奋，说：“哈哈，我也学红卫兵爬火车！”回到家，爸爸一向亲戚朋友显摆：“猜下，我是怎样回梧州的？爬窗口上火车回来的！”“什么？爬窗口？”“信不信由你！”然而谁相信这位年近八旬的老顽童呢？！

【爸爸是个“乐天派”】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武鸣县工作。文革结束，爸爸和我妹妹、小甥女来武鸣玩。在武鸣小住后，爸爸和妹妹要回梧州上班了，我依依不舍，送一程到南宁。爸爸说，有几个他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时的学生，现在分别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五官科、外科、内科主任，多年不见了，爸爸很想去看望他们。于是，我们乘公交车去。车上人多，我们一直站着。车经中山路时，爸爸指着一幢四层楼房说：“当年‘桂林疗养院’就在这里。我们住在四楼。”又告诉妹妹：“你在省立医院（现区人民医院）出世后，在这里住的。”……车行不远，我指着一间挂有“中山路小学”牌子的学校问爸爸：“我上幼稚园是这里吧？”“对呀，现在改成小学了……”说着说着，车转个弯，到桃源路区人民医院站了。有两个男青年用力挤开人群抢先下车，我护着爸爸下车。刚下第一级，爸感觉裤子后面扣紧的口袋松了，一摸，说：“被人摸了钱包！”我说：“肯定是刚下车的那两个，追！”那两人见我和妹妹追上，撒腿就跑，追了一段路，两个家伙跑过马路对面，窜入一个机关大院，我和妹妹找了一圈，不见踪影。我十分恼火，直骂那两个小偷。没想到

爸爸乐呵呵地说：“哈，真佩服那个后生仔，居然拿了我的钱包，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真有本事！”见我仍在生气，爸又说：“没关系啦，当交学费啦。”又说：“好在船票已经买了，能回梧州就好了。”

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见到爸爸的几位学生。我把刚才被偷钱包，爸爸非但不生气，反而赞小偷的经过一说，爸的学生一点不感到意外。他们说：“你爸爸是个乐天派。几十年前就是这样，幽默、诙谐，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乐观面对。”



【做“牛鬼”游街】

说到爸爸是个乐天派，我想起文革初期，爸爸和医院的科室主任都成了“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拉去“游街”，头上戴高帽，胸前挂着“打倒×××”的牌子，各人手上分别拿着锣、鼓、镲，边走边敲边喊：“我是牛鬼蛇神×××”。“牛鬼”们都觉得受了侮辱，很难堪，个个垂头丧气。唯有我爸爸，面带笑容，昂首挺胸，敲打出有节奏的鼓点来！这个故事，是后来听一位与爸爸一齐当牛鬼游街的赵医生说的。我听了心很酸。我在想，此情景，与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批斗时，红卫兵喊“打倒侯宝林！”侯宝林立即自动躺倒在地，惹得在场的人们哈哈大笑，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不知路边的群众看着是什么感觉呢？我问爸爸：“你这样敲打有节奏的鼓点，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爸爸说：“叫我们去游街，这事情本身就很滑稽，很可笑！”

【跪得舒服】

爸爸被打成“牛鬼”，除了被批斗和写自我检查，还要做各种各样的体力活：扫地、抹窗、洗厕所、拉板车、甚至抬死人……晚上住在阴暗的地下室不许回家。

我偷偷去看爸时，心疼地问爸爸辛苦吗？爸笑着说：“没事，几好呀，原先我只会做医生，没机会学别的手艺。现在我有机会干了很多工种，前两天我砌的猪栏，砌得几好嘅！”我又问爸：“他们打你吗？”爸说：“还未挨过打，不过每天早晚要跪着‘请罪’，膝盖很痛。”爸叫我丈夫去体育用品店买对护膝，爸爸说：“你是男人，去买护膝人家不会怀疑。”……再次见到爸时，爸说：“护膝很顶用，我每天早上起床首先悄悄穿上它，再去‘请罪’，跪再久些也不痛。”男儿膝下有黄金呀，爸为他自己的好主意狡黠地笑了。

三十年后，我看电视剧《还珠格格》，小燕子被罚跪，膝盖很痛，偷偷做了个“跪得舒服”穿上就不怕痛了，但被容嬷嬷发现了遭更严厉的惩罚……我就想到我爸爸不也有过一副“跪得舒服”吗！好在没被“造反派”发现！

【我这是“时兴”】

爸爸病重住院期间，我三次从南宁赶回梧州陪伴。尽管他被病魔折磨得瘦了很多，但始终未呻吟过一声。精神稍好时，会和我手牵手在医院范围内溜达，边走边回忆一些往事。还曾两次走到医院外，一直穿过大东路到河堤边的石凳小坐。一路上碰到很多人和爸爸打招呼，爸爸都很高兴，还聊上几句。我还以为爸爸都认识他们，爸爸说多数是不认识的，但人家认识爸爸，爸爸都一样笑对之。

有一天，爸爸的左耳垂有点损伤，护士帮他敷上药，贴上胶布。遇到有人问他：“你的耳朵怎么啦？”爸爸俏皮地回答：“我这是‘时兴’！”

慈爱的严父

【幸福的童年】

小时候在爸爸身边，享受到爸爸的慈爱，至今回想起来还甜滋滋的。三岁前，爸爸经常让我“骑脖马”出去溜弯。那时正战乱，没有什么玩具。爸爸自己动手做了一把木制手枪给我，保留了很多年，直至文革抄家。上小学时，星期天爸爸

会约几位医生伯伯和他们的子女一起上北山，有时故意不走好路而爬泥山坡。玩累了到“西竺园”吃斋。



爸爸进入工人医院以后，工作很忙，经常节假日值班或看急诊，但也会忙里偷闲，偶尔也会和妈妈带着我们姐妹去看电影或粤剧，散场后去谭谦记食云吞，那是最美的享受！

【爸爸为我解围】

我上小学时，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爸爸带我和妹妹去茶楼“饮茶”。享受完美点后，爸爸还在和朋友聊天，我便问：“爸，我带妹妹去同学家玩一会可以吗？”得到爸爸同意，我俩高高兴兴地走了。去到同学家，他们全家正准备去“行青”（拜山）。同学说：“一起去啦，很好玩的！”我从来未去过拜山，怀着好奇心，带着妹妹跟去了。那天春光明媚，大地披绿。到了“山”上，一群孩子（我两姐妹，同学家五个小孩）像脱缰的野马，跑呀，跳呀，开心极了。玩够了，有大把东西吃，我全然不知时间过去多少。回到家，妈妈劈面就骂：“带妹妹去哪里玩？午饭也不回来！”我才知道已是下午两点了。解释是不管用的，心想，这次躲不过妈妈的棍子了！好在爸爸及时出手，他假装生气，问我：“该不该罚？”我说：“该罚。”爸又问：“你愿罚打还是罚不吃午饭？”我赶紧说：“罚不吃午饭”。啊！亲爱的爸爸，你明知我们在“山上”已填饱肚子了，故意用此妙计为我解围，免了女儿挨妈妈的一顿棍棒！

【为女儿而骄傲】

我小时候读书总是考第一，每次高高兴兴拿成绩报告回家给爸爸看，可爸爸从不夸我，而是告诫我不能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

我经常上台表演，或指挥合唱，或在全市大会上给市长献花，给志愿军归国代表献花等等。每当大人们在爸爸面前夸赞我时，爸爸总是说：“出下风头 je(罢)”。



爸爸是不想我因此而飘飘然吧。但我分明看到爸爸脸上掩饰不住高兴的表情。

1959年我作为广西体操队主力队员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次年，爸爸到南宁开自治区政协，会后代表们去新落成的广西展览馆参观广西解放后各方面的成果，我也陪爸爸跟随代表们一起去参观。展览中有专门介绍广西体育的成果，有好几张广西体操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我站在排头的位置，离镜头最近。爸爸指着照片向代表们说：“这是我小女！”脸上

洋溢着为他的女儿而自豪的笑容。

【爸爸的眼泪】

爸爸是个乐天派，别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和痛苦，爸爸都能乐观面对。然而，“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坚强的爸爸也有流泪的时候。

妈妈对我说过：“爸爸很少哭，我这么多年只见过爸爸两次流泪。第一次是接到你阿嬷（爸爸的母亲）去世的噩耗；第二次是为了你（指我）。你在桂林出世（1943年）的第二年，桂林沦陷，日本鬼见人就杀。桂林山多、山洞多，我们随难民躲进山洞里。日本鬼经过我们躲的山洞时，你在大哭，我们赶紧用棉被捂住你的嘴巴，好在没被日本鬼发现。听说日本鬼对七星岩的大小山洞放毒气，几千人惨死在洞内。我提出把你和外婆留下，我和你爸随“桂林疗养院”撤离。临走那天，爸爸紧紧抱着你，他舍不得丢下你，眼泪直流。最终我们三口一齐挤

上汽车，辗转乐昌、蒙山、到南宁。

我亲眼见到爸爸第三次流泪。那是 1969 年 1 月，我回梧州生儿子，在妈妈身边坐月子。这时爸爸被打成“牛鬼”已两年了，仍住在医院的“牛棚”不能回家。我生了儿子，妹妹跑去告知爸，可他也不能回来看看他的大胖外孙。二月初，三妹直如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去偏远的昭平山区插队当农民。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十几岁的女孩怎么挨得这般苦？作为亲人真揪心啊！直如走那天，我和外婆沿着大西路一直送到河边，看着她随着“插青”队伍登上开往昭平的渡船。我回到家后，爸爸从“牛棚”赶回来，问：“细妹妹呢？”得知我刚刚送走直如，爸爸走到挂在房里一根铁线的毛巾下面，一边抹眼泪，一边哽咽说：“我专登一大早提前干活，刚扫完地就请假赶回来，却见不到细妹妹一面……”看到爸爸流泪，听着爸爸抽泣的声音，我心都碎了。这时，我深深体味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含义。

爸爸第四次流泪，我们都没看见，之前也不知道。去年大哥去世，最近侄女慧儿整理大哥的遗物，把一封爸爸在 1982 年写给哥的信拿给我们几姐妹看。信中说，得知伯母在北京摔断腿骨，孤苦伶仃老受折磨“……我多年经已萎缩退化了的泪腺也挤出了几滴辛酸的泪水，想到人生甜酸苦辣的曲折过程，一连几个不眠之夜中，这种感情总是翻来覆去……”爸爸少年、青年时期在北京上学，得到伯母的照顾呵护，“长嫂为母”，感情至深。



伯母在北京

【爸爸叫我服从组织需要】

1958年春，我15岁，刚读完高中第一学期。广西体委把我从梧州高中转学到南宁四中，上午读书，下午进行体操训练，为来年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做准备。同年7月，学期结束。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很想念爸妈和妹妹们，本以为可以回家过暑假，可这时广西体委要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体操教练员学习班（广西还从未有经正规培训的体操教练），学成回来就做教练兼运动员。那就意味着从此高中也不读了，专搞体育了。过两天就要上京，时间很紧，我必须和爸爸商量，写信已来不及。我跑去邮电局挂长途电话到梧州工人医院找爸爸。爸爸听完我说的情况，说：“我当然希望你先读完高中，大学，再决定选择职业。现在既然广西需要你以后做教练，我们也不能阻拦。你就服从组织需要吧。到了北京好好学习。”



我到北京后，去信家里，告知我学习的地点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爸爸即给我回信：“前年我去北京开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就是在先农坛体育场。现在你也在此处学习，很巧，很有意义。希望你努力学习，不辜负组织的培养。”我在北京学习班两个月，理论和技术考试都满分。

我放弃学业搞体操，妈妈不同意，老师同学纷纷握腕：“学习成绩那么好，可惜了！”爸爸为什么同意我这样做呢？因为爸爸是个以国家、以党、以组织为重的人，他自己是这么做，对他的儿女也是这么要求的。

【父爱使我重返学校】

爸爸叫我服从组织需要放弃读书去搞体操，为广西的体育事业作出贡献。我确实刻苦训练，一心想出成绩。然而事与愿违，三年多的专业训练，全身多处受

伤，我都坚持不休息，直至 1962 年春严重的腰伤实在练不动了，才被迫由体委



派医生护送回到梧州家里。妈妈看到我伤成这样，心疼得哭了，埋怨爸爸当初不该同意我放弃读书去搞体操。爸爸不说什么，立即带我去找医院的外科主任检查，拍 X 光片。诊断是腰椎横突撕裂、脊柱侧弯、压迫坐骨神经。当时医院外科没有什么治疗办法，只好找民间正骨医师手法治疗。爸爸每天下班回来，顾不上休息，叫我趴在床上，用他那双眼科医生的手亲自为我按摩腰骨。

在父母兄妹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边治疗腰伤，边自学高中课程，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临去南宁上学的晚上，爸爸和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爸爸说，离开学校四年，这回又重返学校当学生，开始肯定不太适应。拿出当运动员时的刻苦精神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爸爸说，这次重返学校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好好珍惜。到了学校努力学习，将来更好为人民服务。

由运动员到重新读书，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

【照片的鼓励】

七十年代，我在武鸣县卫生院当医生，工作条件和住房都很简陋，在公路旁一个小山坡上，宿舍前面是坟地，后面是树林。1977 年，爸爸和妹妹带着小杨舜舟车劳顿，辗转来到武鸣我处小住。那真是一段开心温暖的日子！爸爸喜欢到屋后的小树林散步，说松林下空气很好，在这里住不错。一天，我们在住房门前拍“全家福”和生活相。爸爸提议去后面小树林拍，还“导演”我沿着林间小路往

前走，爸爸亲自拿相机拍我走路的背影。爸爸说：“这张照片，象征你的前程远大！”

【托爸爸的福——我人生第三次大转折】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我在县以下的公社卫生院当了十几年的“全科医生”。我很努力工作，白天门诊量最高一天看 80 多个病人。经常夜里背个药箱骑单车下乡出诊，有一次连人带车翻到桥下，肋骨疼了两三个月。也得到群众赞扬，当选为县人民代表。但是卫生院条件确实差，设备简陋，没有留医部，每天面对的都是小伤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毕业十几年了都没有一次进修学习提高的机会。我不甘心安于现状，但很无奈。在那个年代，想调动工作单位真是难上难啊！我



在南宁的老师、好友都曾想法帮我调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终于机会来了。八十年代初，广西体委一位领导患眼疾，经我的老友介绍，专程从南宁去梧州找我爸诊治，因此对我爸很感激。不久，爸爸去南宁开会，这位领导得知，即携夫人去到大会代表的住处看望（我不在场）。他问我爸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爸爸说：“没有什么事要烦劳您了，谢谢了。”这位领导主动说：“绰如调动的事我会放在心上，转告她别焦急，等候时机。”这位夫人说：“请和绰如说，来南宁时到我家来玩，不要见外呀！”（之前我还没见过这位领导和夫人呢！）啊！这就是爸爸的神奇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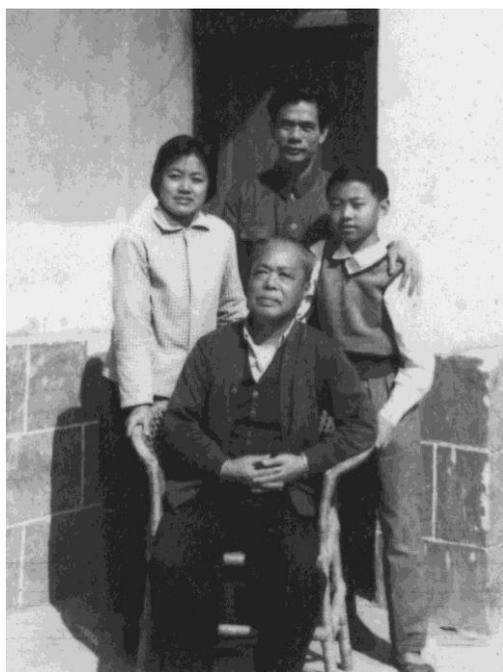
爸爸说过：“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从来不会利用他的病人帮什么忙。这回是老友帮我借的东风。纯属机缘巧合。

不久，又碰到一个好机缘。就在我焦急地“耐心等待”了近半年后，爸爸又

到南宁开自治区政协常委会，住在明园饭店。我去看爸爸时，和爸爸同一房间的是一位白发老翁，我一看，他是广西体委的老主任，二十多年前，1956年我第一次参加广西体操比赛时就认识。他也一眼认出我，脱口而出叫我的名字，并记得我当年拿广西体操女子全能冠军。他说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等等磨难，现在虽然年已古稀，不愿休息，在体校任校长。得知我的情况后，他极力帮我找接受单位。他问我愿不愿意改行当老师，我说我已经当了十几年医生，能当什么老师？他说广西体育专科学校（大专）正缺教《运动解剖学》《运动医学》的理论老师。并且叫人借来教材给我看。我一看，没问题，答应了！高校长亲自多次跑广西体委，又三次跑广西卫生厅找他熟悉的一位厅长帮忙把我从卫生系统转到体委系统。真的十分之巧，那位厅长竟然是我爸的学生！

就这样，托爸爸的福，我调到广西体育专科学校当老师。由医生变为教师，实现了人生第三次大转折。

我把学医的知识与当过运动员的切身体会相结合,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们评价说，很喜欢听我讲课，因为我能把“死”的东西(解剖)讲“活”了。我多次评上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后来还参与全国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专科教材《人体解剖学》的编写，我负责编写主要部分“运动系统”。该教材出版后，全国通用已多年。我没有辜负帮助过我的人，更可以告慰爸爸在天之灵！



2013.3.14..

心中的父亲

陈约如

三十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但他一直在我心中，“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想用笔写下我心中的父亲，却总感思绪纷乱，词不达意，记忆也可能有误，所以我是最后交出的。希望大家谅解并指正。

一

我对爸爸最早的记忆，是我小时一洗头就哭闹，因为细软的头发打成结，扯得很痛，这时爸爸会叫我过去，轻轻地，慢慢地，给我梳，爸爸的手很柔软，一点不痛就把湿漉漉的头发梳好了，我也安静了。在我心目中，平时看似严肃的爸爸，其实很慈爱。

爸爸说，不必给孩子买太多玩具，一副积木就够了，孩子自己动手动脑最好。搬进工人医院宿舍，一块小黑板挂上了墙，这给我带来无限惊喜。爸爸用这个不费纸笔的好方法满足了我们的兴趣，小黑板成了几姐妹大展身手的地方。看我特别爱画，爸爸曾请教专业画家，小孩子画什么好，答复是随便爱画什么就画什么。此后爸爸没怎么过问我画画的事，有时看我画的人像会提一两句意见。知道我有兴趣的事他会因势利导。



小学时，爸爸看我拿把刻刀刻竹板，刻粉笔，就告诉我墨鱼骨也可以刻，还找了墨鱼骨亲自示范，并拿出珍藏的祖父刻的竹板让我看，近景和远山的线条有

何不同；高中时我又想刻印章，爸爸拿出他收存的印章石，说先刻一个给我看。他先用玻璃纸写几个篆书让我挑选（其实我根本不懂），把选好的反过来照着写在石上，然后用刀刻，他是用下班后的一点空余时间做这事的。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家，他说刻好了，拿出来给我，我心里暗喜，反复欣赏，爱不释手，很满足，后来自己也没有动手刻过，这枚印章就作为父亲留下的纪念物一直珍藏着。



爸爸还拿出两本祖父写的字帖让我临，但我并未花什么心思在这上面，直到考上大学要离家，我把字帖交还，不好意思说，我还没练呢，爸爸说那我替你保管，等以后再给你。其实他寄托着拳拳心意，可惜我未领会，辜负了父亲的希望。



这是我们爷爷写的字帖

高考前填写志愿，老师让我回家征求父母意见，爸爸并未说什么，只让我听老师的：“学校里的老师对你最了解，知道你的条件，学什么合适，也知道国家的需要”。爸爸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不会教子女不顾国家只为自己打算。80年代从台湾回来探亲的应洪堂哥说，他当空军就是二叔（我父亲）的意思，当年正值抗战，国家存亡之际，二叔鼓励他参军打仗为国出力。

我考上中山医，离家前，妈妈说去看爸爸有什么要和你谈的，我就去到爸爸跟前，这是我第一次很“正式”的听爸爸教诲。爸爸说，我下乡去过农村，那里

缺医少药，很需要人，你学医要做好思想准备，毕业后下乡，为国家出力。他又说了他有一些老同学在中山医，都是各学科的专家，但我不必去和他们认识，自己专心读好书，“以后你学到那些学科就会认识了”；爸爸还嘱咐我多去大哥家看看，联络感情，搞好关系。

后来爸爸出差开会经过广州，和我见了面，说些鼓励的话，并说，妈妈想让他带我去见见老熟人，但他还是决定不这样做。“当学生，简单一点，不要拉那么多关系”。

爸爸的话我一直记着，所以毕业时分配到农村，我没有任何感觉意外和想不通，只是很舍不得离家太远难以照顾年长的双亲。爸爸笑说：“现在的人读书出来总想离家近，以前我们都认为离家越远的人越有出息。”这话也令我释怀。

由于经常患鼻窦炎，我在广州和梧州先后做过几十次穿刺冲洗，遇上施术者不熟练或手法粗暴的，痛苦不堪。有一次，反复穿刺都不成功，出血很多，一边脸又肿又麻，我实在受不了，回家后央求爸爸亲自给我做，妈妈也说，给她做一次啦，爸爸应允了。用休息时间带我到科室，局麻、入针、冲洗、拔针，每个动作都准确、简洁、从容、有条不紊，整个过程很快结束，感觉不到任何痛楚，而且几乎没有出血。这真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奇怪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做鼻窦穿刺冲洗了。这就是专家的水平吧，一个并不复杂的操作，有人做得令人疼痛难忍，爸爸做起来轻巧如神仙。当时我感触万分：能得到爸爸治病真是福气！记得爸爸说过，他开始学习眼科时，看到老师做的漂亮的白内障手术，问道：教授您是如何能做得这么好的？那位外国教授答道：“当你做过一百个手术以后，就能做得这么好了。”其时他已是年轻的主治医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却主动替住院医生值班，为的是多些机会观察处理病人。我明白爸爸的意思是熟能生巧。但这“巧”不仅是多做就行，几十年的经验，全部心血，都凝结在里面。

我从三堡卫生院调回梧州工人医院，很想跟爸爸学习五官科，这也是爸爸一直的心愿，但被安排到了内科，爸爸说没关系，从基础做起，管几张病床，好好

摸索，一样可以提高，他又说医生治病不能偷懒，以前他用烧灼方法治疗化脓性扁桃腺炎，立竿见影，现在医生怕麻烦，只开抗生素，花钱又多效果又慢。牢记着爸爸教导，我在临床对病人检查治疗，都尽量的细心耐心，为病人着想，不增加其痛苦和花费。也有学生和病人问过我为何能做得这么好，我想比起爸爸的精湛技术和高尚医德，我实在算不得什么。

调回梧州不久，一天我说咽喉痛，爸爸给我开了喉片，刚一入口我便吐出，大叫：什么怪味？这么苦，一点不好吃。平时吃惯的喉片都是甜的。爸爸没作解释，也没责怪我的无知。后来才听人说这是爸爸研创的中草药喉片，病人反映效果很好的。据五官科的同事介绍，爸爸自学中医很有心得，有不少创新，而其他的西医同事远没有他的思想开通，像王大年院长就总是发牢骚：“青草树头拿来煮一下就能医好病？我不信！”爸爸向他耐心解释，更是用自己的成果证明了传统医学的实用价值。



爸爸学习中医的笔记（部份）

在医院工作的人难免往家里拿几块纱布几扎棉签几张纸，父亲就不图这个方便。他对公物很爱惜节省，平时手术中用来吸血的棉球，吸了挤干又吸都不准扔掉。不要小看这些一点一滴的细节，洁身自好，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父亲的节俭，在经济水平不如我们的人家也不一定能做到。从小吃饭，碗里桌面不许留下一颗饭粒，不然父亲说一句让你脸上发烧。家里没有衣柜，在医院宿舍住时，一个破旧的五斗抽柜装着杂物和全家的换洗衣服，其余衣服用布包着，不少破旧衣服都是勤俭持家的妈妈细心缝补过的，更不说有什么奢侈衣物了（文革中有人谣传我家被抄出十几套西装真是空穴来风）。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的几件衣物，

一条裤子满是补丁，最“体面”的大概是早年的一件西装和一件风衣，细看都是补过和改过的，边缘已磨破，爸爸去世后我和女儿还继续穿过，我们都以穿用爸爸的旧衣物为荣。听妈妈说以前看很多人都买睡衣穿，爸爸不让买，说了很多次才肯买一件最简单最便宜的，而且一直穿到破了补好还穿。我在商店见到式样新颖的玻璃杯很喜爱，看了几次，终于忍不住买了两个回家，父亲说：“家里不是有杯子吗？还要买？”以后一看到这两个杯子就像看到父亲责备的眼光，也用不上，干脆先收起来了。我用旧衣服和布头给女儿做衣服鞋子，配上简单的装饰，爸爸很欣赏。他喜欢我们自己动手。我们几姐妹都养成勤俭的习惯，生活简单而有意思。父母珍惜资源，但从不吝惜钱，亲友有需要从来都是大方相助。

从记事时起，我家从大中路租住的诊室兼住房，搬进工人医院的宿舍，环境是最好的了；文革开始后被迫搬出，武斗期间竟无安身之处，幸有爸爸好友赵医生收留，一住就是八年，两家人一起挤在一层楼，相处如一家；文革后好不容易申请到大中路的十几平方公租房，我调回梧后与父母同住；直到爸爸去世前两三年才住上居仁路稍为像样的两个套间的公租房。我父是梧州众多老医生中唯一没置过房产的，他说过有得住就行了，公家人随时听从公家调遣，调到哪里都要去的，买房子是累赘；还说不想后代为房产纷争。每想到此我都深深感叹父亲对“身外之物”的豁达，对世事的洞察和智慧。



50年代初，大哥参加工作并加入共产党。他曾被派到税局，当时税局工作人员不少因经济问题犯错误，大哥也有顾虑，爸爸写信鼓励他：这是国家需要和组织信任，你只要行得正，不贪不腐，就不用怕出问题。

从小，妈妈要求我们做到的都会以爸爸为榜样：你看爸爸吃完饭，碗里干干净净的；你看爸爸，什么都吃，从来不挑拣；你看爸爸，腰挺的多直，走路多精神；你看爸爸，平心静气的，从不与人争吵；你看爸爸，对谁都一样好……遇到不懂的事问妈妈，她也总是说：你去问爸爸。

的确，父亲有近乎完美的人格，有无数优点，他正直善良，心胸宽广，意志坚强，敢于担当，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公私分明，宠辱不惊，谦虚博学，思维敏锐，睿智幽默，兴趣广泛，生活俭朴，随遇而安……事无巨细，父亲都堪称我们的榜样。

到长大成人，我已自觉的以父亲为楷模，遇到困难想放弃时，生病很想放下工作休息时，受了委屈无处申诉时，有小小成功洋洋自得时，对物质有追求时……我都会很自然的想：如果是父亲，他会怎样？我能像他那样吗？

几十年来就是因为有父亲，我才能健康成长，不倦怠不张扬，走到今天，没有走歪路，没受社会上的坏风气影响，同时也在后代心中留下一方净土。

有人羡慕我们有个好父亲，曾给我们安排下富足的生活。在我的心里，好父亲是我们做人的楷模，无论在他生前身后，我们都有方向，不至于迷茫，这是真正无价的精神力量，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作为子女我们是多么幸福！



二

对待疾病和生死，父亲有着非常豁达的态度。

我印象中爸爸一向健康，工作再辛苦都能坚持。五十年代初，医院五官科医生缺乏，爸爸在病房门诊急诊来回奔忙，还兼任医院医务主任和工会主席等行政工作，白天黑夜很少休息，但他精神奕奕从无怨言，几十年未见过他因病请假。除了上班，还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使用各种劳动工具得心应手，一点不比年轻人逊色，大炼钢铁上白云山挖矿石，爸爸带作午饭的一口盅白粥不慎打翻了，他饿着肚子继续劳动；七十年代，医院通知各科室派“壮劳力”参加抬大石，爸爸竟也去了，妈妈说你疯了吗？你七十岁了，不会派别人去。爸爸笑笑说，我们这个小科室里，我就是壮劳力。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平时并不是一点病痛都没有，比如他因为关节痛走路困难，服用激素引起胃出血，上班晕了，在诊床上躺一会又继续工作。这些都从未对人提过。后来发现了糖尿病，消瘦乏力，难以坚持工作，爸爸就休息了，他一如既往的生活有序，饮食定量，按医嘱用药，爸爸用病体的时间弥补几十年工作无暇休息的遗憾，他结识各种朋友，吟诗作对，学玩盆景，有时一帮好友到郊外



走走，其乐融融。直到有一天，爸爸回医院取药，半天未回，母亲担心，寻到医院，发现爸爸正在给病人诊病呢，原来他看见病人太多同事忙不过来，就坐下看起了病人，此后爸爸又回到他的岗位，带病上班了。

调到政协以后，爸爸兢兢业业做着他原来不熟悉的工作，经常外出开会视察，不顾舟车劳顿，照顾别人，一行人中他差不多年龄最大，有时在火车上座位不够，他会让比自己年龄小但身体较差的坐，自己一路站着。他多次半开玩笑说，我要蓄胡须，不然别人不知道我有多老。

83年爸爸因出差劳累病倒了，住院半年里，病情反复，治疗失当，药物过敏，无数痛苦都默默忍受着，配合治疗，从未听见爸爸有半句怨言，神志不清时也听

不到他呻吟。他在极力克制，不想给别人增加麻烦。一向挑剔的护长说：“真是从未见过这么有修养的病人，隔壁病房住的老革命天天骂人呢”。当知道在香港给他买回需用的复方氨基酸注射液时，爸爸说：“我不怕死。我老了，不能工作了，好的药应该留给年轻人用。”我想，爸爸啊，许多人说你一生挽救了多少病人，他们又创造出多少财富。现在用一点必须的药难道不应该吗？

住院期间我陪伴在侧，爸爸和我谈了许多以前没有说过的话，他说厌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让我告诉兄弟姐妹，在他死后不许打着他的招牌去谋私利；他交代我照顾好妈妈，多关心她，不要老和她顶嘴；他还叮嘱我一定教育好女儿，注意千万不要让她在成长路上走偏了……我默默听着，明白爸爸的苦心。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追逐名利出人头地，他希望家庭和睦，人人都像他那样做个老实人，他感欣慰的是子女都自立成人，没出“废品”。爸爸对来探望的王大年院长说：“以后可以退休了，你应该退休，不要像我这样做到死。”是啊，爸爸已把他的毕生精力交给了医学事业，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的他何尝不想在晚年过一段轻松而多彩的日子呢？可惜他没有这个时间了。

度过80岁生日后父亲与世长辞。父亲遗嘱把眼球和遗体捐献给有需要的人，我们全家人都支持。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他给病人做角膜移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人捐眼球，他一直在为这个努力，（我后来听一些市的领导说我父多次对他们提出要建立眼库和动员捐献遗体，那些领导自己思想都不通），我明白父亲是用自己的身体做最后的贡献。当时被安排做角膜移植手术的朱天禄医生站在门外，泪如泉涌，迟迟不肯动手，他泣不成声的对我说：“陈主任就像我的父亲，我怎能下得去手。”我强忍悲痛，一再好言相劝，他才拭泪进去，几位医生合作，做完了这个手术。父亲的角膜给患者带来了光明，完成了他一生最后的心愿。

父亲去世后还有病人从远方寄信求医。他们不知道梧州有多少人正在沉痛悼念这位医生，无数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送来花圈挽联和祭幛，重重叠叠，堆满了追悼会的会场，殡仪馆的花圈都订光了，要连夜赶做新的。进不去市委礼堂参加追



悼会的群众在市委大门外徘徊守候。这是梧州市空前规模的群众自发的纪念。一副挽联上书八个大字：“医学泰斗，人民赤子”。这正是人民对父亲的评价。

三

20 世纪生活在中国的人，无一例外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爸爸原本与政治无缘，年青时的评语是“爱好读书”。他在中山医就读，学生宿舍在红楼，当时顶层的大通棚住的多是农村来的学生，像柯麟等，他们聚众搞革命，爸爸从不参与，1927年形势大乱，他外出一趟再回校，那些革命学生已不知去向；毕业后留校任职，又受聘陆军医院，都只做技术工作，虽曾被动集体参加国民党，也从不过问政治；他在中山医与林伯荣教授是至交，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恍然大悟，这位经常与国民党政要来往的林教授原来是共产党。

爸爸早年并不了解也不喜欢共产党，认为他们搞暴动，是土匪。听爸爸说，解放军初到梧州，纪律严明，借用我家热水壶打烂赔了个新的；治安良好夜不闭户，经济繁荣物价低廉；在工人医院见到陶铸等人，对人非常热情有礼，很远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他开始改变看法，觉得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尊重，政府管理有序，国家会有前途。

婉拒了外地好几处大医院的盛情聘请，爸爸留在梧州进入工人医院工作，把自己的全套医用器械交公。他一直努力跟随时代的步伐，但不是随波逐流，他有自己的原则。从以前自发的“同情穷人，看病给他们减免诊金”，到自觉的确立“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精神。他当年的笔记本所记录的自我批评，现在看来都是对自己的“缺点”吹毛求疵，但当时确是对己严格要求，很认真改造思想完善

人格。他在“大鸣大放”中写的大字报，态度诚恳，就事论事，不会抓住小事攻击别人。也许因为他的谦虚谨慎，当时没惹来无端之祸。

60年代初爸爸曾被派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用现在一些人的话就是



“洗脑”，但我觉得爸爸并没有头脑发热，他通过学习吸取了唯物辩证法的精华，为己所用，之后每每见他向人推崇《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凡事用“两分法”思考，的确运用得很好。我也在爸爸影响下学习这些思想方法。

爸爸已六十出头，还带医疗队下乡，用自己的医疗技术服务农村。他和四清工作队周队长密切合作，两人相互敬重，惺惺相惜，成为深交。爸爸不无敬佩地说过：“共产党的干部有些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妈妈对来访的周叔叔说我父政治上很单纯幼稚，希望老周多给他指教。父亲去世，周叔叔发来信电悼念，高度评价他的“高风亮节”。

爸爸在政协工作，经常外出视察，回来也有安排做报告，80年代初我听过爸爸在工人医院给职工们做的形势报告，介绍他到农村视察开放改革的见闻。讲台上他声如洪钟，神采飞扬，语言简洁又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讲到精彩之处还模仿农民唱起了山歌，引起台下笑声阵阵，听者纷纷称赞“不愧是教授水平”。我觉得最突出最难得的一点就是爸爸的报告实事求是，没有说教，没有夸大成绩隐瞒不足，所以令人信服。这正是他一贯的作风。

爸爸去世后，医院书记曾征求家属意见，说以前我父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现在准备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我们都认为，申请入党那是过去的事了，无论入党与否，他都是按照高标准的原则做人做事，为社会作贡献。人已逝去，再提这事已

无意义。我们理解父亲当年申请入党非为名也非为利，身后更无必要以此增加哀荣。

四

小时觉得爸爸很神奇，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得好。后来发现，他是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认真学，用心做。爸爸是心灵手巧。

有天整理衣服，发现爸爸那条洗得发白的破睡裤已经补好了，用的是黑线，针脚又细又匀，就像几行黑芝麻排列在裤上。我惊奇地叫：谁补的？补的这么好，怎么不用白线？没人回答。扭头看见爸爸在微笑，我也会心地笑了，是他自己补的。眼科医生不讲究线的颜色，手工却是一流。

家里的旅行袋拉链坏了，要拿去修。爸爸说，街上师傅不知怎么修的，几下就弄好了。过两天他又告诉我，下班后他专门去看师傅修拉链，原来是用一块蜡把拉链擦几下，用铁锤把拉链头敲几下，再来回拉几下，再擦些蜡，重复几次，就好了。他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照此方法后来也修好过几条拉链。

我买不到松紧带，用橡皮圈替代来装裤头，还能省钱。爸爸很感兴趣，说好主意，过几天他说，想不明白橡皮圈是用什么方法接头的，我真想不到这点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会引起他认真思考和提问。从不认为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只是带着好奇之心不断思考和学习，不耻下问，这正是爸爸高明之处，也是他博学的来源。

以前家里多是阿婆买菜煮饭，但每当买回豆腐，妈妈都说：等爸爸来煮。爸爸下班回家，走进厨房，不一会功夫，一碟豆腐端上饭桌，开饭了。不可思议的是，他用最简单的调料煮最普通的豆腐，比会煮菜的阿婆做得更美味。爸爸小时曾跟师傅学过烹调呢。

对文化艺术爸爸有很高的悟性和鉴赏能力。无论音乐、美术、书法、文学、戏剧等等，都能说出个所以然，且融会贯通。各种乐器到了他手中就能奏出美妙的乐曲，有人告诉我：“你父还有个绝技，能把扬琴反转，从下向上敲奏。”记

得刚进入工人医院的第一次晚会，是在李院长他们宿舍的大厅举行。爸爸编了节目辅导护士演出，有一出双簧，反贪污浪费的，很诙谐又切中时弊，后来还出外拿了奖。而爸爸自己演的节目谁都想不到，他一上台就说，我来学学不同地方掏粪工的吆喝。他竟然把各种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引起一阵阵哄堂大笑。爸爸担任工会主席期间，医院的文化生活搞得有声有色，每到周末开晚会，爸爸率一班

人吹拉弹唱，演出各种节目，还有交谊舞，职工们都很踊跃参加。我们一群家属小孩子也前呼后拥的凑热闹。那段日子是很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常常趁爸爸不在家，就拉开他书桌靠墙的抽屉，拿出里面一把扇来看。这是一把非常普通的白纸扇，上面写有俊逸的毛笔字，我翻来覆去的欣赏，现在还记得写的是：“玉兔惯窥窗，单衾入夜凉，星稀云影乱，露重蕊凝香。慢怨秋容淡，休贪春色长，因风飘处处，适意是吾乡。”（可能有个别字记不准确）妈妈说那是爸爸早年作的一首咏秋诗，是与伯父的咏春诗唱和的。我很喜欢这首诗，也很喜欢清爽的秋天。现在每到秋夜仰望星空，都会想起爸爸诗中的美妙意境。



(这是父亲童年时写的门神，至今仍保存在乡下祖屋门口)

诊室墙上的字幅，出自爸爸手笔。爸爸自幼就写得一手好字，能代替父亲（我们爷爷）给人写字。爸爸平时说话写文，遣词造句，都是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文采斐然，显露出深厚的古文功底。以前写下许多诗，在反右中曾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强加罪名的话题，一度停止作诗词，也无保存。直到文革后第二次解放，才又开始和友人唱和，惜未保留，整理遗物时只见到在拍纸簿或废纸上随手写下的几首诗，均显典雅大气。

五

记得一个夜晚，爸爸忙到很晚才回。我们早就吃完饭，妈妈带着两个妹妹睡了，时值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少，不会体贴人的阿婆把饭几乎吃光。我在煲里刨了好久才弄出一碗饭捧给爸爸，看他就着留给他的一点菜吃下，爸爸把空碗递给我时，我再盛不出一点饭来，只好把锅巴全刮出来，看爸爸默默地嚼着又冷又硬的锅巴，实在嚼不动，让我给他倒点热水泡泡，我心很疼。爸爸辛辛苦苦的忙工作，支撑着一大家人的生活，有时连一口热饭饱饭都吃不上，但他从不抱怨也不提什么要求，粮食不够就和全家一样，吃糠，吃杂粮，吃菜粥。



我们姐妹都不会忘记五十年前父亲练太极拳的情景：大较场一角，晨雾中每天都出现一对老人的身影，那就是父亲和他的师傅。经济困难时期，工人医院组织太极拳学习班，最初医院职工热热闹闹的站了好几排，一天天过去，人们吃不饱，倦怠，坚持不下去了，人越来越少，只剩下爸爸这位六十岁的老学生饶有兴趣的仍在坚持。秋去冬来，哈气成雾，手都冻僵了，清晨爸爸穿棉衣戴手套踏霜出门，练完又忙上班，从不间断，平日有空还对照书本钻研，学了太极拳又学太极剑，还有棍术等。这是怎样的一种坚持？有几个人能有这种坚持？这就是我父！正由于这种坚持，他收获了硕果，也和刘师傅建立了深厚友情。受父亲无言身教，我对太极拳产生了兴趣，和直如一起跟爸爸学太极剑，还每天早起跑大较场，也坚持了一段时间，到了大学更热衷武术运动，近十几年又练陈氏太极锻炼身体。

一次我在家给爸爸打针，药水推得比较快，拔针时又感到有点异常，仔细观

察原来针尖有个小勾带出了肌纤维，我心都缩起来了，看爸爸侧卧在床上表情痛苦，我问：很痛吗？他没作声，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反倒更令我不安。爸爸是一家之长，他尊重家中每一个人，很少批评，从不大声呵责，有时最多简单一两句提醒，足以让人记忆犹新。科室里他是主任，医生护士都得到他的悉心带教指导，即使学历低资历浅的也不例外，还给更多鼓励。爸爸说：“只要她们肯做肯学，就是好的。”

爸爸真诚待人，不卑不亢，无论领导还是群众，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文化高还是文化低，谈得来的，都能成为朋友，我高中在苍梧大坡下乡的三同户五哥来我家作客小住，爸爸看他挑来一担子的“见面礼”，赶忙去向领导请示，李院长指示：“好好招待，走时送回价值相当的礼物。”五哥挑来的是红薯之类的农产品，带走的自然是价值多得多的东西了。以后五哥就像走亲戚般多次来串门，还带了孩子来，并常要父母帮买东西，每次都得到父母尽心招待，我离梧到广州读书后也一直如此。

小时候在外玩，与人发生争执，就算被人欺负，回家都一定受责备，因为父母要求我们学会与人好好相处，爸爸多次对我说：“对谁都应该一样好，不要搞小圈子，。”婚后小家庭出现矛盾，爸爸教我宽容，多为对方着想，对方有错，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一次对面邻居无理取闹，我据理力争，爸爸走出来默默站在我背后，表示无言的支持。经历文革那样险恶处境，各式人等充分表演，爸爸自然洞察人心，对运动中自保的，他体谅；对一些不得已为之的，他表示理解；但对那些灭绝人性做尽坏事还拒不认账的人，爸爸说：“不须讲太多道理，让他们也游一次街就知道了。”

六

从未听过爸爸讲显赫家世。也未听过爸爸说自己的威水史。小时很少听爸爸讲故事，那时他太忙，长大倒有机会听了。爸爸讲的很有趣，不经意中透露出该

谐和智慧，他讲笑话一句就让你从肚子里笑出来，回味无穷，我却无法原味照搬。

爸爸说，小时看姐姐们拜七姐，传说要是心诚，七姐就会从天上撒下香粉来，于是他偷偷拿了姐姐们搽面的鹅蛋粉，刨了些撒在天井地面。姐姐们拜完出来，发现天井的香粉，喜出望外的相告：“七姐撒粉了！”他躲在一旁偷笑。

爸爸有两个外甥女，其中阿好最贪靓，时时追着他问：你在外见识多，烫头发是如何烫？爸爸烦不过，说：就是用烫斗烫。于是阿好关起门就动手，自然一塌糊涂，知道被作弄，跑出来抱怨。

爸爸读医学院，曾到东较场（其时是处决犯人的场地）拣了个无主人头回来，制成标本。后来一场病，吓坏三家姐（我们的三姑母），赶忙给他做法事消灾。其实爸爸不信邪，为学好解剖他下了不少功夫。等到考试时，主考教授看见他胸有成竹，还在场外捉蝴蝶玩，便提前招他进去，并有意出难题，拿一堆散乱的脊椎骨让他按顺序组装，装好了还吓唬一下：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装错？这自然难不倒他了。

我读大学时，爸爸来广州，问起中山医对面云吞面铺的老板还在否？他当年毕业后在中山医工作，经常听说闹鬼。那云吞面铺老板过来给病人送外卖，客人吃完把钱装碗里放门口，老板再来收，回去点数却发现是冥钱，吓得再不敢来做生意了。爸爸又问中山医有个叫阿获的工友不知是否退休了？大操场当年原是一片荒地，长满竹子，一天阿获儿子突然失踪了，找遍后发现在一大丛茂密的竹子里夹得紧紧的，外边人无论如何进不去，只有把竹子砍掉。人们都说梦游是不可能钻到这么密集的竹子里面的，应是被鬼迷了。如此等等，还有好些。

我觉得不可思议，问：这些是不是真的？爸爸含笑不语。我明白，鬼神之事爸爸是不信的，他小时作弄姐姐们的香粉不就是一例吗？茶余饭后，一笑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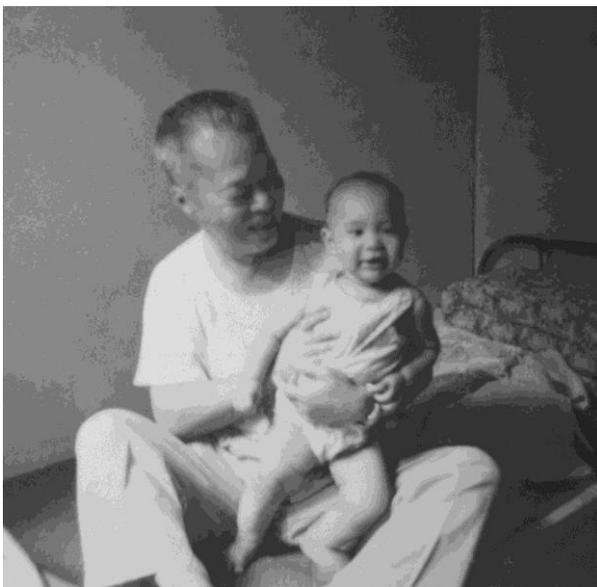
有一次爸爸擦完书桌，把抹布洗净顺手就盖在了观音立像上，妈妈见了笑个不停，说你怎么让观音顶着块破抹布了，不怕她生气啊？爸爸莞尔一笑。这陶瓷观音爸爸喜欢它造型不错，摆在桌上欣赏，在他眼中充其量是件摆设，又不是顶

礼膜拜的神像，临时充当一下晾架也未尝不可。

爸爸还会拿些迷信的事来调侃，一次他当着大哥的面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员集体见鬼的故事？鬼还是有国籍的呢！”原来五十年代大哥和同事出差北方某城市，几个当领导的不约而同晚上梦见苏联女鬼，心有惶惶，回来还后怕。爸爸毫不客气的把这些“不信鬼又怕鬼”的人讥笑了一场。不过对于宗教信仰他很宽容和理解，他说：教人向善的宗教，都是好的。

七

女儿出生了。抱回家，爸爸是那么疼爱，抱起嗅嗅她的“奶香味”，时时注视她的一举一动：吃奶时迫不及待狼吞虎咽，爸爸说大口大口的别呛着了；面部表情肌不自主收缩，睡觉时会笑，爸爸说这是传说中有个笑婆在教她笑呢。看她睡觉爱伸懒腰，越伸越长，爸爸隔几天就把她放在床上用尺子量。开始是一尺五



寸，一月就长到一尺七寸了。爸爸欣喜：“够大只，将来是抓十八磅大锤的。”那年头工人阶级最吃香了。在我请求下爸爸给起了名字：“杨舜”，取意“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我理解其含义是做一个发奋的有出息的普通中国人。

杨舜小时经常不听话，受到大家责骂，大哭，爸爸看她窘态，抱过来说：

“我就喜欢不听话的。”孩子摔倒了，大人往往会哄：是凳子把你绊倒了，地把你摔痛了，打它。爸爸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这是教孩子不负责任，明明自己不小心嘛。杨舜三岁时父母让我把她送回梧州，爸爸看她筷子拿得像支枪，每天从幼儿园接她回来，就拿几个玻璃珠，让她用筷子夹，要用标准手势，滑溜溜的玻璃珠

不好夹，一段时间就训练出来了。

盛夏，小小女儿学公公脱了上衣，只穿一条短裤，拿一条毛巾擦汗。她一会把毛巾搭在颈上，说我是工人叔叔，一会圈在头上前面打结说是农民伯伯，一会打开盖在脑后打个结，说自己是新娘，一会盘在头上，说是少数民族，想想又解下搭在一肩说厨房佬这样擦汗，还横着围在腰前当围裙，转身又拿着垂在腰间模仿起花旦走路……爸爸坐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乐不可支，疼爱的把她搂在怀里。

一天，女儿从幼儿园回家，急匆匆的大声叫公公拿书架上的东西，爸爸站起来没有马上拿，而是一字一字的问：“你说什么？要怎样说？”杨舜意识到自己不得体，忙站定吸口气，也一字一字的认真说：“谢谢公公，帮我拿东西。”爸爸这才满足她的要求。我在旁看着，回想起从小到大，爸爸虽然和我们相处的空闲时间不多，但总是这样从一件件小事开始教育的。

在学校里学了普通话礼貌用语，杨舜回家就在饭桌上讲，还要请每个人都用普通话对答，公公带头响应，其他人都跟着配合，轮到婆婆了，讲不出口，还是公公催促她，在杨舜期待的眼光中，憋了半天婆婆终于讲出来了。

在公公婆婆身边度过几年幸福光阴，得益于他们的精心教育严格要求，杨舜没有常见“隔代”养育的娇气不懂事。我非常感谢父母给了她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从小就从妈妈口中知道了我们有位伯母，也就是爸爸的大嫂，他们叔嫂感情很深。伯母几十年一直独居北京，我们都经常写信问候，也去探望过她老人家。1965年伯母还回南方，在梧州小住过。五、六十年代爸爸写给侄子应洪的信由对台办通过电台广播到台湾，应洪也有所闻，但海峡两岸无法联系，更不用说回来看望他的母亲了。自从伯母晚年摔断了腿生活不便，我们一家都非常的担心，爸爸更写信极力动员伯母南归。

1982年，伯母由她的侄子林杨护送回到广州，和她的孙女瑞民生活在一起。父亲很欣慰，亲自从梧州来穗看望伯母。叔嫂俩促膝谈心，伯母把一生积蓄交给

她最信任的小叔保管，说：“有朝一日我儿子回来，替我转交给他。”在广州享受了半年的天伦之乐，伯母因心脏病辞世，父亲再次亲自来穗送别伯母，他流下了悲痛和不舍的泪。父亲说我们年纪都大了，可能见不到应洪回归了，伯母留下的钱我就交给她孙女瑞民吧。1988年应洪大哥几经周折终于踏上故土探亲，父女团聚，只是再也见不到对他梦绕魂牵的两位先辈了。



2001 春节在台湾与家人（应洪大哥寄回的照片）

爸爸的好友赵善潜医生一家，是我们家的患难之交。早在桂林疗养院时爸爸和赵医生就是同事了。文革期间，我们家被迫从原宿舍搬到地下室，武斗开始又搬到大东路集体宿舍暂住，后来武斗越演越烈，危险中再无安身之处。走投无路时赵医生一家主动收留了我们，他们家被强占只剩一层楼，却让出两房给我们住，赵家九口人就挤在一房一厅。赵医生是工人医院副院长，被作为“走



资派”关押批斗，工资被扣，生活无着，文革中同遭劫难，共同的命运把两家人紧密连在一起，互相扶持，倾力相助，度过了难忘的八年。姐姐和我先后生孩子，都是在赵家休产假，“赵伯婆”给孩子洗澡。至今我们两家人仍维系着一种很珍贵的情谊。

最近收到我发去的老一辈当年的合照，赵医生的小女儿桂宁在回信中动情地写道：“看到那些照片，想起那些年，那些事，一幕幕，刻骨铭心，陈伯伯慈祥亲切的音容笑貌清晰再现，他的学识，他的胸襟，他的气质，他的凛然，他的涵养，他的沉着，他的朴素……在我们的心底里，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中，至今无人能超过！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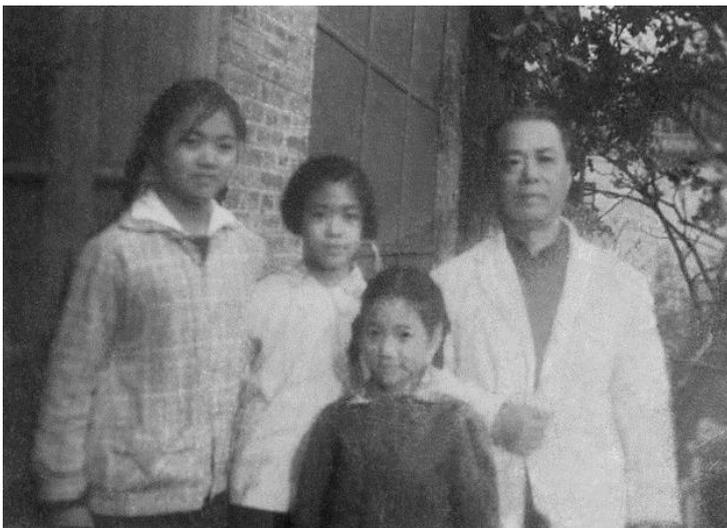
2013年

怀念父亲

陈直如

忙碌的父亲

从懂事起，就知道父亲很忙。因为他医术精，医德高，本地外地都很多病人前来找他看病，挂的号很多，下班看不完，就仍继续诊病，经常是晚上忙到过6点半钟了还没回家，我们等吃饭都等得饿了，饭菜也凉了，我就会跑到诊室窗外喊“爸，吃饭了。”他答应了我，可还是必须把病人都看完才回家。除了超负荷地为病人诊病，他还有好些政务的工作，特别是担任医院工会主席那些年，下



班后，只有饭后稍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一会儿，就又在书桌前忙，读书看报，阅看资料文件，写文章材料。家规之一是不能大声喧哗的，若父亲在家就连说话也要小声，让他安静专心工作。虽然父亲因为忙而较少管教我们，可他在以行动教育我们，要认真勤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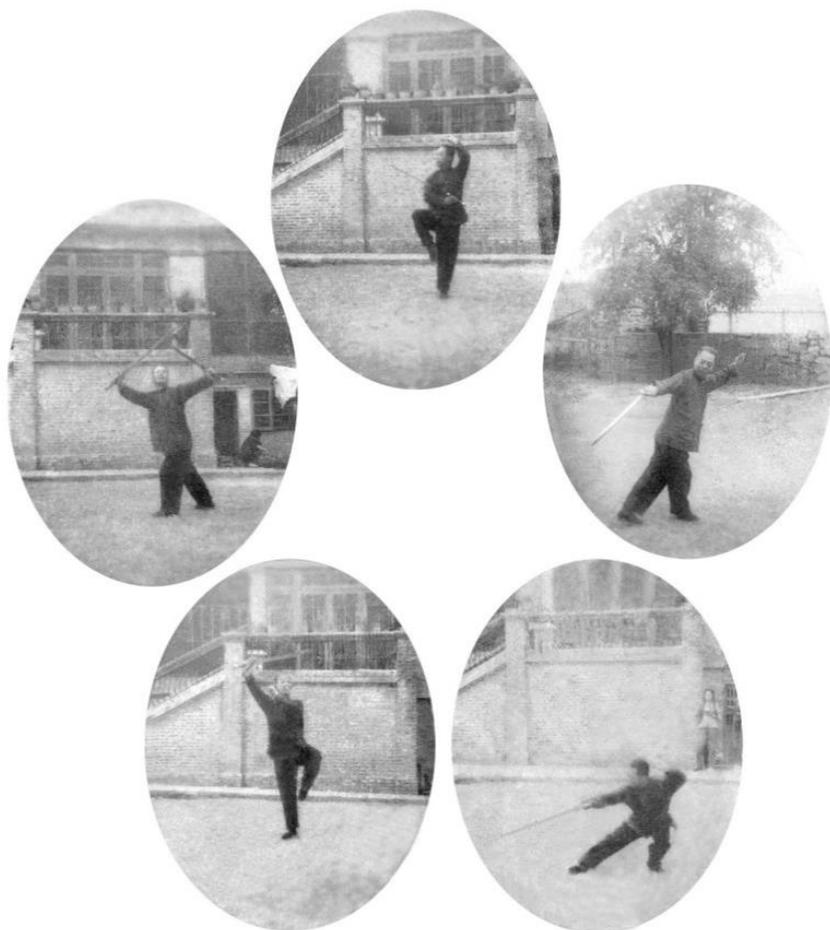
父亲的DM

父亲的手很灵巧。记得有一年，他在家用的几把大葵扇上熏烙上“老实人”和“陈老实”几个字，在一旁看着他动手制作的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家的人就是要一辈子做老实人，做老实事呀。”这几把扇一直用了很久，每当摇起扇扇凉，看到这只有我们家独有的葵扇和他写的端庄有力的行书，父亲的教导也深深记在心中。

生活简朴的父亲，书桌上的灯罩原来是随使用纸围起来的，后来父亲就自己动手缝制了一个布艺灯罩。我亲眼看着他是怎样做灯罩的。他先用铁线做好灯罩的框架，妈妈给了一块绿色的厚布，他量度裁剪好，把绿布蒙在灯罩杠的外面，然后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好固定，那针脚是又密又齐，做得扎实美观。妈妈说了，爸爸的手比绣花娘的手还灵稳，那是做比绣花还精细的眼科手术练出来的基本功啊。

父亲和太极

六十年代初，医院为了职工丰富生活，锻炼身体，组织职工办太极拳学习班，请在医院旁边的体委的老师傅刘续封教授练拳。经过一段时间，只剩下父亲一人仍在坚持跟师傅学习了。他喜欢上了太极，专心认真学习，勤奋练习，刘师傅也欣然收他为徒。他不但练拳，还练剑，晚饭后就抽空练，在家里客厅练不够地方，就到球场去练，进步很快，师傅很欣赏他，送他一把很好的古剑，当时我们家里墙上就挂着两把剑，他自己买的比师傅送他的更重更长，舞起来更花力气。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这么大运动量，妈妈都担心他受不了，但他就是坚持了下来。经过武术运动，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了。后来父亲去南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都



带着他心爱的剑去，课余时间就坚持习武，那些老同学们都请求爸爸做师傅，教他们呢。在南宁时还留下他习武的英姿照片呢。看到父亲的英姿，我的猴劲就来了，很想学，但担心他没空教我，我试着问他，“我也想跟你学，行吗？”没想到父亲高兴地答应了，他还用木头和厚竹片削制了两把剑给我，我兴致勃勃地跟父亲在医院的球场学起了太极剑。我还算手脚灵活的，很快就学会了一套，我放学后自己也会在客厅舞弄一番，很是美滋滋的。后来上初中寄宿了，就没机会再跟父亲学剑了。



左第一人是父亲（南宁社会主义学院）

上初中后我还经常偷偷自己比划着，生怕忘记了套路。后经文革，我最后还是忘了，不会打这套剑了，只记得一两个动作。当时跟父亲学太极的还有我们的邻居江家的美薇姐姐，她当时身体不好休学在家，父亲就教她太极拳，帮助她锻炼恢复身体。她也一直记得这段时光。如今我在老干大学也在学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我还是喜欢打太极剑，手中握着剑，特别有感觉。

再说说父亲与刘师傅家的友缘。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刘师傅的孙女刘洁明成了我的同学、同事兼老友谭德诚的媳妇。前两年，她陪同她妈（即刘师傅的媳妇）回河北探亲，路过广州时到我家，期间聊起，当她妈知道我就是陈序图的女儿，即感动不已，含着泪水，双手拉着我，说“陈主任是我家大恩人啊，我们一直无法报答他。”原来，困难时期正是刘洁明出生时，全家人省下粮食给她补身体，刘师傅患上营养不良，水肿。父亲当时很关心他们，曾请过他们全家到我家吃饭，吃的是我妈自己养的鸡和鸡汤，还送了鸡蛋和粮票给他们。后来刘师傅病重住院，父亲去看望，并送了钱给他们。父亲对他们的好，他们永记心中。到了文革，她看到父亲被戴高帽游街斗争，心里很难过。有一次她看到消瘦的父亲在医院门口劳动，在干挑砖头的重活，就买了两个包子走过去塞到父亲手中，不料被监工的人发现，恶狠狠责问她是什么人，干什么，吓得她只是说“我见他辛苦，饿了，买个包给他吃而已”，就赶紧走开了，她说，不知那两只包子陈主任有没有吃上呢……。听她诉说着这一切，我也很感动，这就是人间真情！

刻骨铭心的告别

1969年2月临下乡的前一晚，我去和父亲告别。那时他还关在医院的“牛栏”不能回家，除了接受批判，白天干重体力活，晚上还要写检查，和家人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晚饭后，我自己摸着黑找到他住的地下室，阴暗湿冷的地牢里，昏暗的灯光下，他瘦多了，他正在写东西，可能是要交待的资料和检查吧。对我的到来，他很意外，我告诉他明天我就要去昭平了。他听后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他一边用毛巾擦眼泪，一边哽咽着说“我现在的情况，拖累你们了……我也在改造自己。……你明天走我不能送你了，到农村要接受再教育，好好劳动，不要怕艰苦，踏踏实实工作，好好做人……。”我咬着嘴唇，眼泪夺眶而出，我点点头，因为怕久了被人发现我来了，我只好哭着和父亲离别。这刻骨铭心的告别，父亲的叮嘱，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我牢记父亲的叮嘱，无论在农村或参加枝柳铁

路建设，在县文艺队或回城后几次的工作调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我都努力要求自己，不怕艰苦，任劳任怨，踏实工作，所以在经过第一年的磨炼，我就评上县的先进知青了，以后在每个单位都被评上先进工作者。我就是按着父亲的教导做了。

我的“胡子”

在我们几姐妹中，我算是最顽皮的了，喜欢扮鬼扮怪，模仿大较场市里开大会时首长领导讲话的腔调啦，学北方人上海人讲白话啦，扮成别的护士姐姐的声音上门找妈妈啦，经常逗到全家笑。有一年，父亲上北京开会，回来时带回两个演戏用的饰物——假胡子，一个是夹鼻子的短胡子，一个是长的胡须，我奇怪问他是什么用的，还以为是买来医院职工开晚会时用的，可他说是给我的，我高兴极了，这是爸爸买给我的礼物啊。平时自娱自乐，我喜欢用短的那个假胡子，可以装扮现代人的老头子，夹上鼻子后，用纸卷支假烟或用爸的烟斗，戴上爸的老花眼镜，拿起报纸，学着一边看报一边抽烟的老头，模仿着点烟，吸烟，弹烟灰，吐烟圈的动作，时不时眼睛从镜片上方斜瞄来看人，自认为学得很象，惟妙惟肖，玩得好开心，也把家人逗乐了。我把它收藏放在过节时我们才用的装蝴蝶丝带的盒子里，这是化妆用品呢。文革抄家后，这些东西都不见了，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也丢失了。

我的字典

小学二年级时，我买到第一本字典《新华字典》，我很想在这本属于自己的“厚书”上写下我的名字。我拿给父亲看，告诉他这是我新买的，他翻看着教我怎样查出我的名字，我趁机请他给写上我的名字，他答应了，在翻页的那边工工整整地用楷体写了我的名字，真靓啊！有了父亲写的字，我更爱这本字典了，别的同学看到我的字典上写得这么正规的留名都羡慕呢。几十年过去了，这本字典

一直伴随着我至今，尽管已经很残旧了，我仍然珍藏着，因为上面留有父亲给我写的我的名字，那是难得的父亲的笔迹啊。

父亲教我“煲冬瓜”

一直以来，我说的普通话经常得到赞许，北方人说不象是南方人说的普通话，比较标准。这要从我们小时的年代说起，那时正是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时候，每年全市学校都举行普通话诗朗诵比赛，记得从二年级起，每年老师都选上我参加市里的比赛。妈妈说，爸爸自小就在北京长大，普通话标准，让我去请教爸爸。我拿着稿子，念给爸爸听，每次爸爸都认真给予指正。还告诉我“儿化音”是怎么发的，什么情况下用“儿化音”等知识，使我很有收获。后来，家里买了一台“东方红”牌收音机，爸爸除了爱收听新闻广播外，还特别喜欢听相声等语言类的广播节目，听着侯宝林等大师的经典相声，爸爸乐得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也在一旁跟着听，开始不太懂，听多了也能听懂了。爸爸还专门在收音机上把中央台的波段用笔标出来，让我放学后做完功课就自己开收音机，收听少儿节目，我最爱听



“小喇叭”了，听着孙敬修老师讲故事，学唱儿歌，是最大的享受啊。（这部“东方红”收音机文革抄家抄去，文革后退还，这张照片是爸妈在退还的收音机前照的）。日积月累，不知不觉，我的普通话有了长进，参加普通话比赛获奖也越来越多了，

到了初中，我得到了全市的一等奖呢。我的进步，除了要感激学校老师的辛勤教导，也少不了父亲的培养啊。

治病救人一辈子

爸爸曾告诉我们，爷爷伯父都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因为看到中国的贫困落后，让爸爸学医治病救人。爸爸是遵照爷爷的愿望努力了一辈子。解放后，爸谢绝了友人的邀请，没去条件好的大城市工作，坚持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为人治病。文革前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仍然下乡参加巡回医疗队，为农村缺医少药的农民看病，做手术，深得农民群众的欢迎爱戴。他几十年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得了国家民委、人事部、中国科协颁发的荣誉证书（83年7月）。晚年，他身体有病了，又调到政协任副主席了，少了给人治病的机会，但只要有机会都乐意给有需要的人看病。记得当时我在环保办工作，有同事老梁想父亲给他检查眼病，父亲身体已经不大好，平时很少去医院看病了。但我跟他说有人想请他看病，没想到他答应了，约好时间，从家里走到医院，走这段路对于他来说真是有困难的，看到他迈着有点气喘的步子，我默默跟在他身后，心里很是后悔。他认真仔细地给老梁检查诊治了，老梁非常感激，说没想到能得到父亲的亲自诊疗。后来我从父亲的笔记中看到他写道“要利用自己的自然条件替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点事，哪怕一天多看好一个病人，何尝又不是替社会主义多加一分力量呢”，我更感到父亲的可敬！父亲过世后连眼角膜都献出，身体也供医学解剖研究，他真正做到一辈子治病救人，一生献给人民的卫生事业了。

中西医结合 潜心钻研

父亲是“正宗”的西医出身，一般的西医生是“不信”中医的，可父亲对中医也“情有独钟”：他自学钻研中医理论，熟悉了解经络穴位；他虚心向老中医学习，收集整理中医有关五官科的方剂；他潜心试验，提炼中药制剂；他认真记录，几十次用针刺麻醉的病例效果；他撰写论文，科学地阐述用中医治疗的心得……这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能更好为患者服务，使病人得到更好更便宜的治疗。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生了麦粒肿（眼挑针），我问爸爸怎么

春节的炮竹烟花

每年春节，到处在放鞭炮烟花，热闹祥和，我们都放假休息，走亲戚逛街，可父亲却是最繁忙的时间，在这几天中，他没有一天不要出急诊的，有时还连续做几个手术，吃饭也顾不上，半夜也要出诊，比平时更辛苦了，那都是鞭炮烟花惹的祸。看到尽管尽了自己的努力救治，仍有多少少年儿童为此失去眼睛，一辈子失去光明，父亲很是痛心，他多次说应该立法不让放鞭炮了。现如今，文明的城市已禁止放鞭炮烟花了，我感到父亲真有远见，他的愿望正在实现。

不及格的时候

刚上初中的第一学期，可能由于学习方式方法不同了，期末考试我的代数竟然不及格。父亲平时比较少过问我们的学习，但学期结束是一定要查看我们手册，了解我们的情况和成绩的。这一次，我感到太丢人了，害怕了，先给妈妈看，希望不用再给父亲看了，可她说一定要我给父亲看。晚饭后，我把手册交给父亲，忐忑地站在一边，等着他的批评。没想到父亲看完后并没有严厉责备我什么，只是慈祥地看着我说“我们家可从来没有人考试不及格的啊。你要找找是什么原因，想想办法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进步才行，要努力啊。”听了父亲鼓励的话，我知道自己不是聪明人，也没什么巧方法，就用笨人多练的方法，多练习做习题，为了省纸张，就用父亲开会后过期的文件纸翻过来做练习，除了课本上的习题，还去图书馆借习题书来做，记得当时做过习题的纸叠起来还真不少呢。经过还算勤奋的学习，我的数学成绩终于赶上了。后来文革了，我们没了读书机会，到了三十多岁时再读电大，我还是用这种笨人多练的方法，边背边动手写，门门成绩都不错，评上优秀生呢。

父亲的关爱

我打算结婚的时候，母亲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床上用品作为嫁妆。记得有一天，

父亲笑咪咪地叫我到房间，从他的衣柜取出一张水红色金丝提花的被心，交给我说，这是他专门在去丝绸厂视察时给我买的，送给我作结婚礼物，我真是受宠若惊，这是父亲的一番心意啊。他还语重心长希望我成立小家庭后要好好过，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等等。这让我想起在小学时，那一次吃饭时他少有地和我们讲起“举案齐眉”的成语故事，我是从父亲那里懂得这个成语的。使我从小就知道家庭里应该怎样相处的重要。这张被心我只用了两次，就不舍得再用了，我珍藏着，留作纪念呢。

我们结婚后，丈夫就去外地读大学了，女儿的出生，都靠在家里父母和姐妹的帮忙。三个月产假后我就自己搬到单位宿舍住了，先是把女儿送到保姆家带，后来不行了，又找了个小保姆到家。那时候，我们才三十多元的工资，保姆工资就要十五元。丈夫虽说是带薪读书的，但基本上是自己顾自己了，读书要花钱，每个假期来回火车票也要花钱。经济上我感到压力不少。每周末我都回家过，有个周末，妈妈拿出十五元交到我手上说：“知道你目前有困难，和爸爸商量过，爸爸说每月资助你的保姆费，你拿着吧。”我接过钱，心里一阵感动，一阵难过，父母亲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不但没回报，还要他们操心，我真没用！每次回家，妈妈还把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让我拿走，让我和女儿补补身体。这样，一直到我丈夫念完大学回来，我才不要这些资助。父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这个小家庭的关爱，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个年代，妈妈背着孩子干活是很正常的。我经常背着女儿启端洗菜煮饭做家务，连吃饭也背着她。爸看到这情况，常会让我放下孩子，让他帮抱着，他吃完饭见我还没吃好，他就接手抱过启端，坐在竹椅上，双手夹着启端的胳膊，一边一上一下地随着女儿的脚步在他腿上蹬着，一边开心地



笑着，慈爱地叫启端“腩腰猪仔”，这情景至今仍常会在我脑中浮现，这点滴关爱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女儿名字中的“端”是爸给起的，妈说过，爸很喜欢“端”这个字，很有意思，读音也好听。愿女儿端端正正做人，不负公公的期望。

节俭简朴好传统

妈妈多次说过，父亲就羡慕船上人家的生活，一家人在一只小艇上，是多么节俭简朴的生活啊。在生活当中，父亲也是这样做的。他吃完饭碗中是不留一粒饭粒的；他抽香烟后把烟头留着，过一段时间就拆剥开取出烟丝，用烟斗抽或自己用纸卷抽，后来聪哥给他做了一个很简易的卷烟工具，卷出来的烟就象买的那样，我很喜欢和父亲一起干这活，有趣；他的皮鞋穿了十几年了，鞋跟都磨得很薄了还在穿；他练书法是用旧报纸来写的；家里的家具是临解放时买的二手一般的木家具，几十年也没再换过，只有二姐自己做的躺椅，我在昭平请人做的一个电视机柜和两把竹椅是“新”添置的；他睡的床，弹簧都坏得很难睡了，就请人修理了继续用；他不轻易添置新衣服，衬衣领和袖口磨破了，就让妈妈给补好，内衣更是烂得不能穿了也不扔，用没烂的地方补另外一件烂的，两件烂衫重新缝成一件，妈妈的针线工夫好，又浆烫得整齐，父亲的衣服总是干净整齐的，其实都是补过的旧衣服呢。在父亲和妈妈的影响教育下，我们几姐妹都生活简单，衣着朴素，不追求享受。我们会自己做衣服，数二姐的手工最好了。父亲晚年时，他的唐装棉衣罩衫已经又旧又烂了还是不肯去做新的，眼见春节到了，妈妈心急对我说了这件事，我拍胸口说“我给他做”，我用妈妈买的一幅蓝色的确凉，照



着旧的棉衣罩的尺寸，给父亲做了，还做了一件灰色的给妈妈，虽然我的手工不好，但爸妈都高兴地穿上过年，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父亲一辈子也没购置过房地产，这与现代的“房婶”“房叔”比真是天渊之别，他常笑称自己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在动乱的文革期间，我们家先是在医院宿舍的楼上被赶到一间地下室，武斗时连夜搬到大东路的医院集体宿舍，后来宿舍也成了据点了，就再也没处可去了，真是走投无路，无家可归，要不是父亲的老朋友赵善潜医生收留我们，腾出两间房给我们，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我们就在赵伯伯家借住了8年，直到1975年好不容易才申请到房产局的租屋。

节俭简朴的生活，是当今最提倡的绿色环保的生活，太符合环保的理念了，我干环保资料宣传工作九年，自己也深受教育影响，地球人真是太需要这样生活了！这是好传统啊。好在女儿启端也继承了这个好传统，节如阿姨也称她是“环保小姐”呢，我感到欣慰。

父亲的音乐细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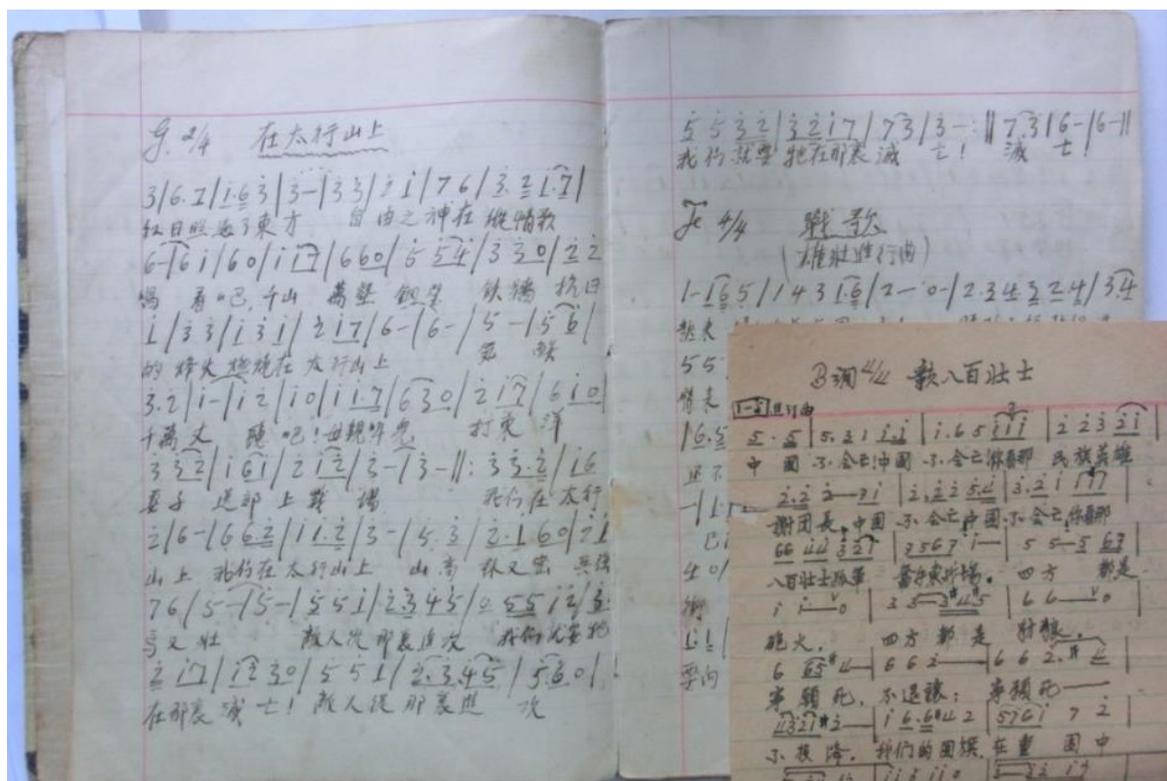
妈妈说爸爸会多种乐器，笛子，二胡，吉它等等，房间的墙上就挂着两支笛子呢，听说我奶奶的笛子也吹得很好。但我记事后父亲工作特别忙，我没能欣赏过他的正式弹奏，偶尔听过他吹的笛子和拨弄过吉它，虽然是一小段，可觉得很悠扬，优美动听，记得他吹的是广东音乐《彩云追月》，弹的吉它曲是那时流行的印尼民歌



爸爸的笛子

“哎哟妈妈”。但我记忆犹深的是我听过父亲唱歌。上小学时，有时晚上我会到医院的工会图书活动室玩，那一晚，我去借小说，听到隔壁有人在用美声男低音唱“红日，照遍了东方……”，我走过去一看，见到竟然是父亲在高歌呢，觉得很惊奇，以前从没听他唱过歌的。回家后我告诉妈妈这件事，妈妈笑着说，这

首歌还是抗战时期妈妈教他唱的呢。妈妈留下的手抄歌本中真有这首歌！后来听父亲讲过，他很喜欢听广西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李志曙唱的歌。聪哥也遗传到父亲的音乐细胞吧，吹拉弹奏都行。我虽然也很想吹笛子，在枝柳铁路宣传队时也学过一下，能吹简单的曲子给别人伴奏，但现在却再也吹不响了，气太虚了吧。



妈妈的手抄歌本

父亲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眼前，怀念他，父亲永在心中！

2012 年末

回忆父亲

陈节如

爸爸，在我的心中是个完人，他是我们做人的楷模，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正直善良，博学多才，内敛低调，谦谦君子，勤奋好学，豁达宽容……我扪心自问，自己做的离他太远了，因为，要做到他这样的人，实在是太难太难。

医德高尚 医术高明

从小时候起，我眼中的爸爸就是忙、忙、忙，等他吃饭是常事，吃饭到一半被人叫去，半夜拍门叫去急救病人，也是常事，从没有完整的节假日，可他从没半句怨言，在他心中，真正是病人第一。有不少人跟我说：之前花了不少钱也治不好病，你爸爸帮我看病只花了几毛钱就治好了，（有的说是花了1毛多钱，那时候的价格也够便宜了）他不但医术高明，还处处为病人着想，跟现在一些要红包的医生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的病人送礼物到家里，他会很生气，千方百计推掉，有时推不掉就送回别的东西。我亲耳听他说：不管是市长或什么



大领导，还是平民百姓来找我看病，我都是一视同仁，都会用心仔细去看。有一次我带一同事去找爸爸看病，看到他对前一个病人和颜悦色，耐心解释，态度很好，那同事说这人你爸认识的吧？我说：你错了，我爸对谁都这样。据很多人说，他们到广州南宁等一些大医院看病，那里的医生一看是梧州来的，都说你们回梧州吧，陈序图是我的老师，找他看就行了。

爸爸对他的医学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听他说过，死后要献出眼角膜，献出遗体，后来又听他说过好几次，在他的

影响下，我们全家都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爸爸在梧州几十年，不知为多少病人解除了痛苦，去世后还献出眼角膜，人民群众很感激他，他去世时，因为太多人送花圈，殡仪馆的花圈都不够用，全体人员要加班赶制花圈，结果还是不够，最后只好几个人合送一个花圈，有人还亲手做花圈送到追悼会去，我亲耳听殡仪馆的领导说，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在梧州真是史无前例。从这事证明爸爸真是德高望重，很多人现在还怀念他。

节俭美德

爸爸在生活中一向朴素节俭，虽然他的工资是当时全市最高（现在网上还有一些梧州人提起）。小时候我常站在他的书桌旁，看他把那些写了一半的纸攒起来，然后把空白部分裁下留以后用，他抽烟剩下的烟头存在一个盒子里，有空时就把那些烟头剥开，烟丝收集起来用烟斗抽，我很喜欢帮他剥烟头，那时主要是觉得好玩吧。爸爸的书法很好，有空时会练练字，他都是用旧报纸来练字。他穿的衣服整洁得体，其实好些衣服是打过补丁的，这都是妈妈的功劳，衣服洗得干净，补丁补得细致，一般还看不出来。他吃完饭的碗里一定是干干净净，掉在桌面的饭粒也会捡起来吃，他最讨厌那些吃饭搞得桌面地下都是饭菜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人都不会浪费粮食。有一次我听到爸爸跟一些老医生很生气的说，他科室里的一个年轻护士竟然用棉签擦台面的水，他很严厉地批评了她，我很少见他用这么严厉的口气说话，他还说：等我们这些老家伙死光，就没人管他们了。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我们几姐妹都很勤俭节约，在物质方面从不与人攀比，在那个年代甚至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朴素，记得读小学时我的铅笔是用到很短拿不到了，再用笔套套上继续用，还拣过同学扔掉的笔头，中学时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甚



至每洗一次都要补一次。

谦谦君子

爸爸其实是很平民化的人，我小时候见他与医院里的“花王”（负责种花），“大计”（负责维修）和一些工友都很好“倾”，我们家后面小山坡上就是“花王”的花圃，有时爸爸会到那里跟“花王”聊一些种花的话题，有一次“花王”带领几个人捉蛇（医院里草木茂盛，时有蛇出没），爸爸也参与其中，捉到蛇后还跟那些人在小山坡上很兴奋地聊天。

爸爸后来认识了一位李师傅，在北山负责搞盆景园艺的，李师傅纯粹是草根出身，没读过什么书，但为人忠厚，盆景技术了得，还喜欢自编自唱粤曲，爸爸与他很谈得来，有时还到他家坐，爸爸跟他学习不少盆景方面的技术，然后自己搞了几盆，经常打理修剪，把玩欣赏，乐在其中，而李师傅写了一些曲词，都会向爸爸请教，爸爸跟他一字一句地研究、修改，还听他当场吟唱。（右三就是李师傅）

爸爸跟我讲过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到一幼旁边理发，那是路边搭个棚子很简陋的地方，理发时聋舅父正好路过，有人跟聋舅父打了声招呼，过后那理发师傅就跟其他人讲起聋舅父怎样怎样，陈序图是他什么人，议论一番，爸爸说当时他如坐针毡，听别人议论自己是多么尴尬，而那“飞发佬”怎么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陈序图会到他这破棚子来理发！

爸爸患糖尿病不久，一次我陪他去工人医院检查开药，他在内科办公室里跟几



个老医生聊天，办公室里没有多余的椅子，他就坐在一张办公桌旁的椅子上，一个年轻医生进来，他马上站起来，让出椅子，自己站着说话，我在一旁看着有点不服气，你怎么也是医院的前辈呀，坐坐这椅子怎么啦，何况还有病呢。

有一年过春节，我们一家人上北山游园，一路上不断有人跟爸爸打招呼，左一个“陈伯伯”右一个“陈医生”，爸爸不断点头，嘴里不停地应着，态度彬彬有礼，我问他：这些人您都认识吗？他说：哪里认识，很多都不知道是谁，可是人家跟你打招呼你就应该回应，这是基本的礼貌啊。从这件事看出爸爸的人缘很好，而他那谦恭的姿态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文 革 恶 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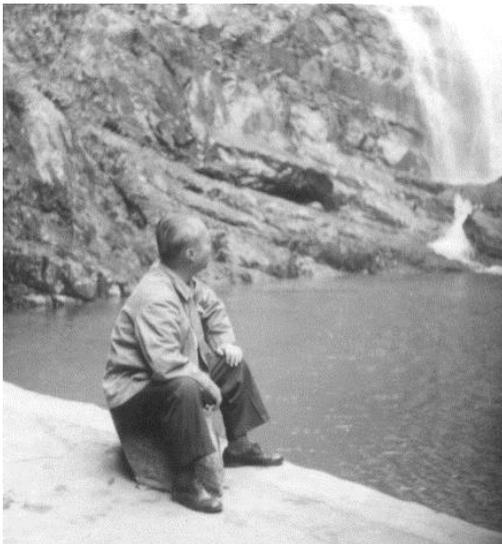
1966年文革开始时，爸爸正带医疗队下乡在贺县，所以医院开始的批斗他没有份，写爸爸的大字报有一些，妈妈每天去看然后写信告诉爸爸。9月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半夜，一阵粗暴的拍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造反派和红卫兵来抄家了！当时家里只有我、直如、妈妈、阿婆和女女，他们把我们几个老少赶到外面阳台，然后在里面翻箱倒柜折腾到差不多天亮，就一箱一箱往外搬东西，好些的衣物、被子、日用品、钱和妈妈手上的戒指都被掳走，连我攒的一小袋新“银仔”（一分二分的）都搜刮一空，家里一片狼藉，接着又勒令我们搬到楼下地下室住，那里原先是人家的厨房，又黑又潮又矮，白天也要开灯，搬家时12岁的我就成了主力。

家里遭此变故，妈妈只有写信告诉爸爸，爸爸回信了，我看着妈妈一打开信就泪流满面，后来我看过这封信，爸爸很冷静豁达，劝妈妈要看开，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要做阿Q（有人劝妈妈就当钱财被火烧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爸爸下乡回来后，虽然还看病，但已经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沦为什么人都可以指桑骂槐，“单单打打”甚至呼来喝去。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门口对着的小山坡上，几个小孩对着我们家大叫：“陈序图，陈序图……”我看见爸爸铁青着脸，一声不吭，低头吃饭，我一下冲出去，就地捡了几块石仔，用力向上

掷去，那些小孩马上跑开了，这是我做的最勇敢的事，因为之前我从不敢用石头掷人，更不能掷这么高。

随着文革中两派愈演愈烈，工人医院竟成了某派的“据点”，所有人都被赶出医院，我们全家只能借居到赵善潜医生家。68年成立所谓“革委会”，造反派当道，爸爸，赵伯伯等几个老医生就成了“牛鬼”，关进“牛棚”，被监督劳动，牛棚就在我家住过的地下室。每天除了劳动（扫地、洗厕所、洗医院的脏东西、除草、担砖沙……）还要向毛主席像下跪请罪，晚上开批斗会除了低头弯腰也要下跪，难为60多岁人的膝关节真受不了，后来大姐姐买了一对护膝给他，每次下跪前偷偷套上，稍稍好些。据说那帮牛鬼中爸爸被打算是少的，一个姓许的女医生打过他，那女人文革后对爸爸的态度好得不得了，我有一次带儿子看急诊刚



好遇到她是急诊医生，问长问短又优先打针，唉，世态炎凉啊。

当时爸爸很久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看到他很疲惫的样子，但从不唉声叹气，而是讲一些乐观的话，比如说他学会做泥水活啦，搓灰浆搓得很好呢（手劲够大），他还自嘲自己是9元一天的小工（以前工资是270元/月），被人听到又给批判。我见过爸爸被批斗时挂的牌子，是他自做的，上面是爸爸苍劲的毛笔字：国民党残渣余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按在爸爸头上的罪名。幸好我没亲眼见到爸爸被游街批斗打骂下跪的场景，要不目睹亲爱的爸爸受此侮辱，我会崩溃的。

文革后“处遗”时，爸爸病重正在医院留医，李伯母（李院长的遗孀）母子到医院看望爸爸，说到他们不肯在李伯伯的“处遗书”上签字，要求追查杀人凶手，爸爸很坚决的支持他们，还很气愤地提起文革时李伯伯被造反派打到昏迷后，在医院熬了一段时间，快不行了，就叫爸爸，赵善潜，黄广业（还有一个是谁忘了）4人

抬回李家,家门口还用白纸黑字贴副对联:送瘟神……李伯伯死后,每次批斗会上,还要李伯母撑着一个死人骨头代替老公来批斗,李伯伯作为工人医院院长,爸爸的老朋友,受此惨无人道的遭遇,爸爸心里是多么难受,据说组织上来人叫爸爸帮做李家的思想工作,从来很听组织话的爸爸这回却不听了。从来不骂人的爸爸,每次提起文革那些破事,都气愤难平,用很严厉的语气骂那些家伙不是人!

爸爸的爱

我们小时候爸爸是很少管的,特别是学习方面,而我们几个学习都很自觉,从不用大人操心。每个学期结束拿到成绩单,就自觉地放到爸爸的书桌上,虽然爸爸并不说什么,可我们其实是最怕爸爸的,每次如果成绩好评语好,就会大大方方放成绩单上去,如果有差些的,(尽管少有)心里就会忐忑不安。

到我5—6年级的时候,爸爸工作稍为轻松些,因为他已培养了几个年轻医生。周末晚上,他常常带我去看电影,通常是看纪录片,看完电影就带我去和平路口吃云吞面,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难忘,好像以后在哪里也吃不到这么美味的云吞面。几个姐姐都很羡慕我,有爸爸带去看电影,吃东西的美好时光,她们是很难享有的。现在想起来,那时能在爸爸的身边,拉着爸爸厚实温暖的手,轻轻的、静静的走着,是一段多么幸福温馨的回忆。

我听爸爸跟妈妈说,女孩子应学些手工,学做家务,叫妈妈教我们绣花,做针线活,做饭,他说当年他在广州读预科(读中山医前),借住在广州艳芳照相馆,搭食,有时也要自己做饭、洗衣服。

我下乡招工到印刷厂,爸爸很高兴,我听到他好几次跟人说:这是我们家第一个工人,(那时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人最吃香)很自豪的样子,我心里默默在想: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让爸爸失望。我努力学技术,厂里几次派我到外地学习,我还做了团委委员,学画画,搞宣传,经常开会,参加各种培训班,读夜校……爸爸没说什么,其实他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的,因为我一次无意中看

到他给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写信，信上通报家中情况，其中说到小女很好学，工作积极向上，很欣慰……，我看了心里暖暖的，原来爸爸一直在关心我，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有一段时间爸爸还教我学英语，那时他刚患糖尿病，身体消瘦，每天晚上教我学习，其实挺辛苦的，后来因为我到外地学习，他身体又不好，就停了，可那时学的英语，总算为才小学毕业的我打下一点点基础。

爸爸很喜欢看书，我从图书馆借来不少书，晚上，我、爸爸、妈妈一起在灯下看书看报，我看书很快，有时一本书一晚上就看完，爸爸说：人家写一本书要多长时间啊，你一下就看完了，多对不起人家。



文革抄家时我家的旧相簿被掳走了，幸好相底没有抄走，我入印刷厂后学会了晒相，就把旧相底都晒出来，然后计划自己做一个相簿，当时很少大的相册买而且贵，再说不是学爸爸吗，很多事都喜欢自己动手做。我收集制版胶片的隔纸（是黑色的），裁切好大小，用废纸皮做封面封底，相簿做好了，还似模似样，我让爸爸在封面题字，爸爸很乐意，我以为写的是影集两字吧，谁知写的是“鸿印”，爸爸跟我解释：古人把鸿的脚印比喻作往事的印记，用作相簿最合适了，我用金纸把爸爸的字剪下，贴好，欣赏着，我想：爸爸做的事怎么都是很有内涵且别具一格呢！

我的厂搬到河西，要踩单车上下班，难免雨淋日晒，一次爸爸去南宁开会回来，买了一件单车雨衣给我，我很感动，因为爸爸外出是很少买东西回来的，他其实是很细心的关心我，那件雨衣我用了好几年，后来不踩单车了，我一直保存到现在的。

妈妈脾气不好，我一直在她身边，挨骂是最多的，经常很委屈，一次听妈妈讲爸爸说不要骂我了，说我这么乖，他都舍不得骂我，你咁忍心……，这是妈妈自己说出来的，我听了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有爸爸这句话，我心里的委屈也

消了些，其实爸爸心里明镜似的，什么事都清清楚楚。

我结婚前征求爸爸意见，爸爸说：我只有一点，人一定要老实，我一辈子做老实人，我也希望家里人都做老实人。我想起小时候看爸爸在大葵扇上烙的字：陈老实，老实人，我想这些字也烙在爸爸心中，这是他一辈子做人的准则。我生儿子后请爸爸起名字，爸爸起的“方礼”，我知道很有意义，他是希望外孙子做人大方正派，知书识礼，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宠孩子，特别是男孩，一定要好好管教，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按爸爸的话做了，无愧于他的教诲。爸爸去世前说过一句话：很庆幸家里没出过废品，一世人最感欣慰。

想起一件趣事：杨舜3岁时回梧州上幼儿园，有一天在家里扮老师上课，爸爸扮小朋友，杨舜很严肃地指着小黑板说：陈序图，这是什么？我在旁听了吓一大跳，竟然直呼爸爸大名！再看坐在小凳子上的爸爸，若无其事的认真回答问题，旁边的妈妈也没反应，我才放下心来，然后偷笑，角色扮的太投入了。后来我曾跟杨舜说，全家人你是最厉害的，竟敢直呼公公名字而不被骂。



听爸爸讲过去的事情

以前总觉得爸爸的名字很特别，与众不同，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次听爸爸说，才知道原来爸爸小时候叫“宗器”（即祭拜祖宗用的器物，当然是有用之才的意思），正式读书时老师根据宗器的意思再引申取“序图”，序在古代是指学校，而学校里的书，文献等都是宝贵而有意义的，名字的含义就更深了。我听了才豁然开朗，以前文人取名都是含蓄又有深度的。爸爸还告诉我，以前的人有名、字、号，名是出生时取的，字是长大后根据名的意思扩展和解释，正式

场合用，号是表达自己的情怀、思想、志趣等。前几年我看到南海石门中学（方礼的母校）校史，以前是由南海各乡绅捐资建校，捐资的人可以命名一个教室，其中一个教室就叫“序图课室”，我看了倍感亲切。

爸爸说他经历过沙基惨案（沙基惨案，广州六二三路有立碑纪念），当时他还在中山医读书，那天很多同学去参加游行，他也跟着去了，结果他们刚走过那里，后面就响起枪声，人们四处逃散，他回到学校才知道死了很多人，他说如果走慢几步死的可能就是自己了。

爸爸见过不少历史名人，例如宋庆龄，宋美龄。听他说见宋庆龄是年轻时在北京，当时爸爸和朋友们一起爬西山。孙中山逝世后灵柩先是放在西山碧云寺内的石塔中，宋庆龄在很长时间内都会上山去守灵。那天爸爸他们正上山，与下山的宋不期而遇，在狭窄的山路上，看着宋一步一步沿着石阶往下走，与爸爸一行人擦身而过，爸爸跟我讲得很仔细，说当时心情很激动，看到宋穿一件黑色旗袍，皮肤非常白皙，眼睛向下看着路，神情肃穆，整个人很高贵，端庄，漂亮，他说从来没有盯着一个女人看这么久，当时真是被宋的气质震慑住了。而宋美龄则是抗战时在桂林见过不止一次，爸爸对她的评价却很差，说她是“粗线条”。当时桂林聚集了很多名人，那些人经常聚会，爸爸说每次见到宋美龄都是很张扬，前呼后拥，爸爸最不喜欢这种人了，说她与宋庆龄是两种不同的人。

我听爸爸说解放初期，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同学，朋友纷纷盛情邀请爸爸去工作、教学，开出的条件很优厚，爸爸想去天津，但妈妈怕北方冷，南方人去了不习惯，还是想回广州，他们已做好回广州的准备，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解放后第一任广西省省长张云逸当时刚好在广州中山医看病，医生就是爸爸的好朋友林伯荣教授，他们闲聊时林伯荣无意中说起爸爸打算回广州工作，张云逸一听马上打电话回广西，指示全广西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要留在广西，不能外流，结果梧州市的领导来找爸爸做工作，爸爸就听政府的话进了工人医院，一直干了几十年。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还是很尊重知识分子人才的。

说起林伯荣，解放前是地下党，爸爸与他是最好的朋友，却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经常一起去喝茶看戏等等，看到林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来往密切，达官贵人找他看病还收费很贵，爸爸在他家里见过几次叶剑英，知道叶的身份，但以为他们是同乡（客家人）来往，林的夫人也不知老公是地下党，因为她曾跟爸妈哭诉，说林经常说些对国民党不满的话，怕惹祸上身，叫爸妈劝劝他。一切到了解放后才真相大白。

1978年，因文革停办的暨南大学重新开办，爸爸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做教授，爸爸婉拒了，他说：自己已年老体衰，不能胜任繁重的教学工作，不要误人子弟。

爸爸说他的父亲（我们的爷爷）以前在北京铁路部门工作，与詹天佑是同事，因为詹天佑是广东南海人，所以很多广东人在铁路上工作。一九八八年听台湾回来的应洪大哥说，当时爷爷是车务处长，詹天佑是机务处长，两人的职位是平行的。后来爷爷调回广州铁路部门工作，几年后因病去世。



这是爷爷亲手雕刻的一对匾（左边的文字就是匾上刻的小字）

伯父（爸爸的大哥）也在铁路工作，并在北京结婚生子，好好的一个家庭，

竟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皇姑屯事件，从此遭受厄运，家破人亡。据史料记载，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人蓄谋杀死张作霖的，当时火车被炸后，当局马上抓了一批铁路的人顶罪，伯父是京张铁路的站长，也被抓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以下是伯母 1965 年来梧州时亲口说的：伯父突然被抓，伯母四处奔波，找人求情，筹钱营救，根本顾不上家里的孩子。她除了应洪大哥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才 4 岁，眼睛大大的，很可爱，象个洋娃娃，后来两个孩子因为患上白喉，没钱又无法照顾，十天之内先后夭折。伯母很痛苦，一对儿女死了，丈夫在牢中，家里又没收入，她先是去做一些手工，后来做小学老师，靠自己撑起这个家。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社会黑暗，伯父被抓后投诉无门，当局根本就不管这些平民百姓（当时没互联网可以申诉），无缘无故



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伯父出狱后找不到工作，从此意志消沉，一蹶不振，靠伯母的微薄收入养活，还吸鸦片，娶妾侍，伯母很生气，自然经常吵架，后来伯父回到广东乡下，贫困潦倒，据说在叠窖靠纺纱生活，爸爸当然经常接济，五六年去世。

（这是应洪大哥 1988 年回广州时的照片）

伯母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几十年，她与伯父是父母之命结的婚，她的祖籍是广东，但父辈早已在北方落户，她等于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但白话说的挺好。爸爸与伯母的感情非常好，他们年龄相差很多，因为伯父是最大爸爸是最小，而爷爷是外出好多年才回乡下，这才生了爸爸。伯父结婚时爸爸还很小，在北京读小学，有时晚上伯父不在家伯母就会陪爸爸睡，有点长嫂为母的意思。我不止一次听爸爸称赞伯母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坚强，自立，善良，对自己节俭对别人大

方……是我们做人的榜样。我和直如 1979 年去北京，看到伯母与周边的人关系都很好，有几十年前的学生来看她，还说可以接她去住。那次我们去北京，爸爸说：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动员伯母回南方和我们住。我把爸爸的话转告她，一向要强的伯母肯定不会轻易答应，但看出她很高兴，还跟别人讲，她知道爸妈和我们都很挂念她，尊敬她。



爸爸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说来也怪，我常会梦见爸爸，梦中的事总是千奇百怪的，可梦见爸爸的都是好事。我想起小时候在工医住时，一天傍晚，爸爸坐在客厅，刚好一抹夕阳照在爸爸脸上，我想起刚学会的一个词：古铜色，就跟爸爸说：你是古铜色的脸，爸爸听了不停地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期望常在梦中听到爸爸爽朗的笑声。

2013 年

一把中正剑

陈节如

小时候，我就知道在家里爸爸书桌左边抽屉里有一把短剑，现在回想起这剑长约 30—40 厘米，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剑鞘和剑柄都有精美的花纹。爸爸一般用来裁纸什么的，我知道它很锋利，小时候又觉得很重，所以很少碰它，更没什么兴趣。到长大一些后才知道蒋中正就是蒋介石，原来是爸爸抗战期间在广州陆军总医院当上校（据台湾回来的应洪堂哥讲当时爸爸的军衔是少将）军医时，蒋对一定级别的军官都会赠予佩剑，以示恩赐和对他的忠诚，爸爸就是那时收到这把剑，几十年一直留下来，主要是觉得这剑精美，当纪念品保留。到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爸爸用砂纸把“蒋中正”磨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文革，这把剑竟遭遇了一场历险记，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1966 年文革以迅雷不可掩耳之势在全国蔓延，当时爸爸正带医疗队下乡在外地，家里只有刚小学毕业的我和妈妈，外婆，外面有人被抄家的消息不断传来，妈妈除了担心金、钱被抄走最担心的就是这把短剑，被人发现可是死罪啊。妈妈想了几个方案，一是丢到垃圾堆，可这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一追查就不得了，二是丢到河里，可那时四处都是警惕性很高的“革命群众”，一被发现等于自投罗网……当时我们家在屋后面的小山坡上围了一块地方做鸡屋（用碎砖头铺地，用木条钉了鸡笼养鸡），妈妈想来想去，只有趁别人上班的时候把这剑偷偷埋在鸡笼底下，可事后还是天天提心吊胆。事实证明当时确有人发现妈妈在鸡屋藏东西，前几年我和二姐都听医院的人说过。不久的一个晚上，红卫兵终于来抄我家了！虽然家里东西被洗劫，那把剑却躲过一劫。接着文革愈演愈烈，发展到两派斗争，打得你死我活，都顾不上像爸爸那样的“牛鬼蛇神”了，妈妈就悄悄地把那把剑从鸡笼底下挖回家里，那时我家已经被勒令搬到地下室。有一天，医院被很多人围住，据说是一派造反派的一个伤员在医院得不到治疗，都是医院另

一派人搞的鬼，所以就采取革命行动，把医院里另一派的头头抓起来，接着就把医院占领了，作为据点，病人，医院人员，家属马上撤离，否则后果自负。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只好匆匆忙忙收拾一些日用品、衣服，逃难到外面的医院护校学生宿舍，暂时安身。后来又爸爸的好朋友赵医生家借住。过了几个月，天有点凉了，妈妈想回医院的家里拿些衣物，那天就叫上我，走到医院门口，跟守门的造反派说明情况，放我们进去。我跟着妈妈战战兢兢往里走，干枯的树叶在脚下发出嚓嚓的响声，几个月时间，原来宁静优美的环境竟然一片荒凉，造反派只占了留医部大楼，其他楼房都是空的，到处是枯枝败叶，野草疯长，原来路两边修剪整齐的冬青树长得比人还高，杂草铺满了路面，我还发现草丛里隐约有一条细线出没，那是地雷的引线。我们小心翼翼地快到家门口了，我一不小心碰到草丛边的一根线，“啪”的一声，不是很响，可真吓我一大跳，谢天谢地，好在是个臭雷！我们进家门后匆忙把衣物塞进麻袋，妈妈翻出那把剑，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带走，因为放在这里始终是个定时炸弹，她用几件旧衣服包好剑，放在麻袋下面，上面塞满旧衣服破布等。我和妈妈一人扛着麻袋一人拎着包袱往回走，出了医院大门，一个姓简的造反派在守门，那人原是医院电工，跟妈妈熟，妈妈跟他说了声，正想走，一个姓刘的造反派头头（原是医院挂号的）大喝一声，气汹汹地走过来，要检查我们的东西，我看到妈妈的脸一下白了，我的心也噗噗直跳，我们强作镇定，先是打开我拿的包袱，都是些旧衣服，然后妈妈把她的麻袋打开，蹲在地上慢慢地往外扒拉，扒到一半，她停住手，眼睛向上望着那姓刘的，那人看看都是些旧衣服破布等，就挥挥手叫我们走，我们赶紧走，一直回到家，一路无语，两人衣服都湿透了。就像电影里地下党过敌人封锁线一样惊险！想想真是后怕，要是那姓刘的要把东西全倒出来，发现了那把剑，马上就把我和妈妈抓起来，接着就会去抓爸爸，然后……真是不可想象，可能命都没有了。要知道那时候造反派是无法无天的，打死一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回到家后，妈妈跟爸爸商量怎么处置这个“定时炸弹”，后来是叫外婆偷偷

丢到一个公厕的化粪池里，免了后患。这把剑如果留到现在，应该是一件宝贵的文物。前几年我看到一张报纸登载有人收集了好些中正剑，很珍贵，我想，那些剑能保存至今，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代价，甚至生命！每把剑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发生在这里！那天我带女女回工人医院，经过此地，猛然想起往事，心情顿时澎湃，几十年过去，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2013. 5.

报刊文摘

讣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同志，因患糖尿病肾衰竭、胃溃疡反复大出血，久治无效，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十二时五十五分逝世，终年八十岁。陈序图同志治丧办公室已经成立。特此公告。

陈序图同志治丧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广西日报

83.11.5

陈序图同志逝世

本报讯 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梧州市政协副主席陈序图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逝世，终年八十岁。追悼会于十月二十二日在梧州举行。

陈序图同志是广东南海县人，一九二八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学教学和医务工作。解放后到梧州市工人医院，任眼科医师等职。三十多年来，他一心扑在医务工作上，积极钻研业务，技术上精益求精，为医务工作和培养医务人员作出了贡献。他曾获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陈序图同志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发展医学科学事业，立下遗嘱，逝世后把遗体 and 眼睛献给医学事业，体现了他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品德。

陈序图同志先后担任过自治区政协一、二届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华医学学会梧州分会第二届常务理事等职。

本报讯

日前，市卫生局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卫生技术人员学习陈序图医师为发展医学科学事业献出遗体、眼球的崇高精神。

通知说，陈序图同志毕生为医学科学事业献身，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乐将遗体献人民，这种精神和品德难能可贵。通知要求全市卫生技术人员要向陈序图同志学习，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崇高医德，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市的医药卫生事业多作贡献。

向陈序图同志学习

市卫生局发出通知要求卫生人员

83.10.21

83.10.23

市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眼科主任医师

陈序图同志追悼会昨举行

本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同志追悼会昨日在市委礼堂举行。追悼会由市政协副主席梁治光

主持，副主席关照致悼词。悼词说，陈序图同志是广东省南海县人，一九二八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学教学和医务工作。解放后他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到工人医院工作。

三十多年来，他一心扑在医务工作上，积极钻研业务，技术上精益求精，热心为病人服务，积极培养青年医务人员，为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曾获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陈序图同志临终

还念念不忘发展医学科学事业，立下遗嘱，逝世后把其遗体及眼球献出来，体现了陈序图同志毕生致力于医学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和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品德。

参加追悼会的有中共梧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和区党委工作组的领导同志，以及陈序图同志生前友好，有关部门干部、职工共400人。

春蚕至死丝未尽

83.10.20

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乐将遗体献人民

本报讯 十月十七日，市政协副主席、工人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因病不幸逝世了。临终前，他嘱咐身边的子女：“我是一位眼科医师，我死后要把尸体交给医院解剖，把眼球献给失去光明的病人，为医学作出最后的贡献。”他的大儿子把陈老医师的遗愿郑重地告诉了工人医院领导，院领导马上向正在医院同陈老医师遗体告别的市委负责同志

作了汇报，市委负责同志对陈老医师移风易俗的新道德、新风尚予以高度的评价。

陈序图老医师192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工作四十多年。早在六十年代就成功地为人作了角膜移植手术，填补了我区医学科学事业的一项空白。陈老医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眼科专家，在自治区内外享有盛誉。这次陈老医师献出遗

体作尸解和献出眼球又带了一个好头。当天下午市工人医院几位医师怀着敬重的心情，细致地作了尸体解剖，将眼球完好地取出来，并认真地对遗体复原，让遗体保持生前的状态。据了解，市卫生局已

召开办公会议决定，在近日内发出通知，表彰陈序图老医师献出遗体作尸解和献出眼球供病人作角膜移植手术的崇高医德，并号召卫生系统广大卫生技术人员向陈序图老医师热爱人民和热爱医学科学的献身精神学习，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为保障人民健康多作贡献。

(陈伟忠)

纪念角膜移植的创始者费拉托夫

并悼念陈序图同志

·冯贇育·

1931年苏联眼科专家费拉托夫教授完成了一件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角膜移植，他设计了一种角膜移植手术器械，能够把挡住瞳孔的坏角膜轻轻地摘下来，将好的角膜换上去，使病者重见光明。



苏联为了表彰费拉托夫的功绩于1962年发行纪念他的邮票一枚，图案为其半身像。

前中大医学院教授、眼科专家陈序图，继承了费拉托夫的事业，于五十年代在我区成功地进行了角膜移植手术，最近临终前遗嘱将其遗体解剖以供科研，并将角膜献给眼病患者。

一位眼科专家生前兢兢业业为保障人民健康而鞠躬尽瘁，死后还将其遗体及角膜贡献于人民，这种崇高品德永远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

陈老还是一位集邮家，集邮长达几十年，新中国的纪、特邮票基本齐全。

(附图：纪念费拉托夫的邮票。)



83.10.25



《牧马人》主角许灵均曾说：我要和祖国一道爬坡，这句发自肺腑的语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们确实缺乏一种爬坡的劲头。

热爱祖国不应成为挂在口头上的空话。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有效国之行的具体行动。坡，得一步一步往上爬，四化，要扎扎实实地往前

和祖国一道爬坡

·舒碧·

爬坡，不是西江夜游，也不是北山赏花，既有曲折、坎坷，也避免

不了艰难、险阻，肯定会吃上苦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眼下，有的人谈起捞外快眉飞色舞；议论学习，没精打采；提到生活，牢骚满怀，干起工作，唉声叹气。从中可以看出，他

各行各业的人，尽管工作各异，岗位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要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了些什么？陈序图同志生前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服务人民；身后把遗体献给医学试验，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让我们自强不息，爬坡不止，共同去创造光明的未来。

1983.10.29

眼科医生陈序图

勇破世俗观念献眼球

梧州市卫生局表彰他医德高尚

本报讯 广西梧州市政协副主席、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临终前不忘解除病人痛苦，甘愿献出眼球和遗体。

陈序图于今年十月十七日因病逝世。他是中南地区著名的眼科医生，解放后一直担任梧州市工人医院五官科主任职务。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陈序图对祖国的医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材，为无数眼疾病人解除了痛苦。他深知建立眼库的重要性，打算从自己做起。临终前，陈序图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眼球和遗体献出。

陈序图逝世的当天，医务人员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他的遗体作了病理解剖和眼球摘除手术。

梧州市卫生局作出决定，表彰陈序图医师的高尚医德，号召广大医务人员向他学习。

(谢大明 陈伟忠)

健康报 83年 12月6日

1984年2月7日 第2版



鼠年刚至，我市首届邮展揭幕了。这些将绚丽纷纭的大千世界凝缩于寸纸之上的邮票，经集邮爱好者收集整理，以各种专题展出后，确有一种诱人的魅力。

市人民医院医生邱奋泽展出的“缅怀毛主席丰功伟绩”邮票专题，选择了我国发行印有毛泽东像和专门纪念他的邮票，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分别贴在国际标准卡片上，表达了集邮者对毛泽东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市邮电局营业科职工郭小平展出的“国旗、国歌、国徽”专题，构思巧妙，编排精细，以邮票为经络，用文字加注，浅显易懂，令观众观赏这些精美的邮品之余，从中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市新华书店退休职工冯赞育的历史邮票专题，其中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罪证之一的“奢邮”，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见证，今天，对于青少年认识过去的历史，激发爱祖国的情，都是难得的好教材。

邮票是活的百科全书，这届邮展也鲜明地反映出来了。市港务所职工龚昌龙的“新中国邮票上的桥”专题，介绍了桥梁的建筑知识，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造桥的智慧和才能。邮票上各种各样的桥千姿百态、五彩缤纷，有铁索桥、木梁桥、石拱桥、庭院风景小桥，还有能行船的桥，观后令人耳目一新。市二中学生卢思然结合课文集邮，他搞了一个专题叫做“邮票上学物理”，图文并茂，充分阐明了集邮可以帮助学习，增添学习浓厚兴趣的道理。另外，前中大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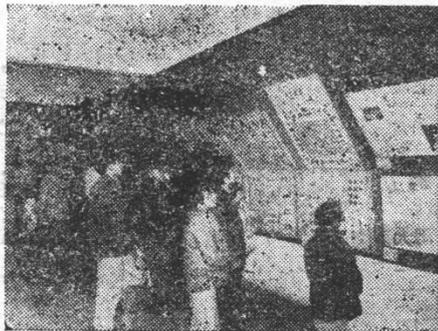
纤纤邮花 灼灼其华

——我市首届集邮展览侧记

学院教授、眼科专家陈序图的遗集“医药卫生”专辑，是由其女儿、市印刷厂工人陈节如整理后而参展的。陈序图集邮几十年，大多是结合自己医学而进行研究的，观众从展览中可看到陈老珍藏的纪念角膜移植的创始者费拉托夫的邮票和研究文字，从中亦出窥见其为人。陈老继承了费拉托夫的事业，于五十年代在我区成功地进行了角膜移植手术。最近，他临终前遗嘱其遗体解剖以供科研，并将角膜献给眼病患者，这种崇高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展览展出的“台湾历史邮票”，也引起了观众的很大兴趣。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当我们站在这组邮票前，抚今忆昔，更加盼望海峡两岸早日通邮，早日统一。

纤纤邮花，灼灼其华，纵观整个邮展，可以说明集邮是一种具有高尚情操的精神文明。

· 鹿维远 ·



图为观众在参观邮展。
梁 硕 摄

梧州医疗史上的“第一”

· 波 纹 ·

▲第一个把西医传入梧州的人，是美国南方基督教浸信会牧师，医师纪好弼。他于1862年从广东肇庆到梧州办教堂，办医疗事业，把西方国家医学（西医）传入梧州。

▲第一间西医诊所，是1865年由纪好弼在竹椅街（竹安路）开设的诊所，1882年10月28日由于梧州发生排

教风潮而被群众捣毁，这间诊疗所在梧州办了十七年。

▲第一间医院是广仁医院，1897年成立，地点在广仁路（现环卫处）。

▲第一个在梧州行医的华人西医生，是1899年应美国教会之聘，从广州来梧州在教堂行医的叶芳圃医生。

▲第一间西医医院，是英国循道会在河西三角嘴开办的西医院，由英国人麦路得主持，只

有一个医生。

▲第一间最大的西医院，是1917年奠基扩建的思达医院，落成于1924年。

▲第一间公立医院，是梧州医院（现人民医院）成立于1925年，院长李达潮。

▲第一部X光机，是思达医院1925年安装的25毫安的X光机。

▲第一个外科手术室，是思达医院手术室，建立于1924年冬。

▲第一个取得教授职称的医生，是工人医院原五官科主任陈序图，1952年被授予二级教授。

87.0.24 妙手送光明
 我市近年施行的一例板层角膜移植手术效果令人满意

本报讯 记者莫勇报道 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做手术治疗，但左眼角膜溃疡未愈。当时在市人民医院任眼科主治医生的陈廷建，在市卫生局、人民医院领导和眼科同行的支持下，把陈序图先生捐献的眼角膜移植到陈宝琼左眼。昨天，市工人医院对陈宝琼左眼进行复检，结果证明，患者蚕蚀性角膜已经痊愈，左眼视力已由手术前的0.04恢复到0.1。

近年我市第一例板层角膜移植手术，经过术后近三年的观察，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该例手术是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份施行的，前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陈序图，临终前嘱托亲人在他逝世后把他的眼球捐献给我市医学界做医学研究用。接受手术的陈宝琼，当时患蚕蚀性角膜溃疡，曾先后两次到

人生自古谁无死
 何不捐眼益盲人

一个人因角膜的疾患，以致双目失明，大千世界什么都看不见，痛苦极了！自1931年，俄国眼科专家费拉托夫教授首创角膜移植术后，许多角膜患者才得重见光明，费氏此举造福人类匪浅。

角膜移植需要有人眼角膜，它的来源是靠人们死后将眼球献出，从死者取来的眼球，储存在眼库内，以备角膜患者移植之用。

我市前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陈序图教授，在五十年代初，曾为患者作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因此，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出席1956年的全国群英会等殊荣。一个医务工作者在有生之年，还献出了自己的眼球，造福盲人，真是功德无量。

许多国家都呼吁人们死后献出眼球，用以拯救盲人。有的国家还发行邮票广泛宣传。附图是孟加拉国发行的邮票，以旁的主图，下左侧为一个盲人，眼旁的文字意为：“最好死后将眼球捐献出来。”（君羊摄）

冯赞育

12.6



眼科名医——陈序图

前梧州市工人医院五官科主任陈序图（1903年—1983年）。系广东省南海县人，是我市的西医前辈、眼科名医，1919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预科班，三年后考上广东公医医科大学，1926年转读广东中山大学医科，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师资班专修眼科。

民国时期，他曾任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广东军医学校讲师、主任教官，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广西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等职。1949年10月在梧州开业行医，曾在大中上路与笔者家父的诊所相邻，且交往较深，每逢节假日，家父便与当时梧州的几位名医，如陈序图、曾肃宾、李兆时等偕同家眷到“西大”农场（即老鼠峡）附近去郊游、野餐等。1951年10月，陈序图任梧州工人医院五官科主任兼医务主任，他工作勤恳、技术精益求精，颇得患者的信任及同行的敬佩，先后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梧州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梧州分会常务理事、广西眼科学会委员等职。曾多次获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获全国总工会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陈序图医师眼科医术精湛，1956年在工人医院

主持进行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成功，1957年又成功开展塑肢前房植入术治疗慢性青光眼。他不仅钻研西医，且努力学习中医，曾运用中医中药知识治愈不少疾患，如用针刺蝶神经节作鼻部手术麻醉，以中药“荆参汤”作眼病热敷，“神仙活命饮”加减治疗白喉等，都收到良好效果。

陈序图医师工作之余还爱好书法、集邮及锻炼身体，每天晨早在宿舍门前草地练功舞剑。为此，他坚持锻炼，到了中、老年后身体仍很结实、壮健。

1983年10月，当其病重时，仍关心梧州的医疗卫生事业，立下遗嘱：“为了使失明病人能重见光明，愿意在辞世后献出眼球，其它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亦愿献出来。”他逝世后，献出的眼球为一患者作了角膜移植。如此高尚的医德，委实令人钦佩。

范宏宽

轻刀妙手除魔障

——我所知道的陈序图

冯贇育

陈序图先生(1903—1983)是广东南海县人。192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科。后在协和医学院眼科师资班专修眼科。此后,曾任中大医学院助教、教授等职。1951年任我市工人医院五官科主任医师。

陈老是一位有精湛医术的专科医师,名闻两广,因此求医者甚众,经他诊疗后康复的,难以胜数。1956年在市工人医院做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先后有20多例。1957年,开展塑胶前房植手术治疗慢性青光眼多例,又获得成功。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陈老有崇高的医德,对达官贵人从不阿谀奉承,对求医的布衣均一视同仁,细心诊疗,他的行医作风象德国著名的医生科赫(结核杆菌的发现者)一样。科赫有一段这样的轶事:有一次普鲁士皇帝病了,召科赫入宫为其诊疗,对科赫说:“希望你为朕治病比替病房里的病人治得更好一些。”“对不起陛下,请

原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对待所有的病人,都象对待有病的帝王一样。”科赫说。

解放前,陈老在桂林行医时,某些高官厚禄的贵人,请他出诊,当时他正在门诊为患者诊病,他对来说:“对不起,我不能丢下这些病者,去为××先生一人服务,还是请他到我诊所来看病好了。”

五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傍晚,市体育场人山人海,观看航运队对船厂队的足球比赛,两队如龙争虎斗,只见航运队的左锋得球一脚劲射,船厂门将对于弹般射来的险球,纵身一跃以手击球时,其眼睛却被球撞伤了,他用手捂着一只眼睛,跌跌撞撞地走进工人医院宿舍径到陈序图的家。

陈老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当他见了这位捂住眼睛的伤者,立即放下碗筷,将他带到诊室,详为询问,仔细检

查,及时作了手术处理。几天后,这位小门将又活跃在球场了。

这位小门将就是现任梧州日报记者——刘道德同志。

笔者曾在书店医药卫生专柜站过20多年柜台,按书店的要求,必须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有关医学专著,定价高,常常要向读者征订,因此我结识了不少医务工作者,陈老便是其中之一。

一次上级店征订一本《裂隙灯前房角镜检查法》,我们不懂什么是裂隙灯?什么是前房角镜?于是向陈老请教,他带我到这种器械前,象对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医生一样,耐心详细地解释眼球哪里是前房角和裂隙灯的结构、性能及操作方法等等。对一个不是学医的门外汉来说,就象“对牛弹琴”了。但“牛”也似乎懂了一丁点琴音,获得这方面的多少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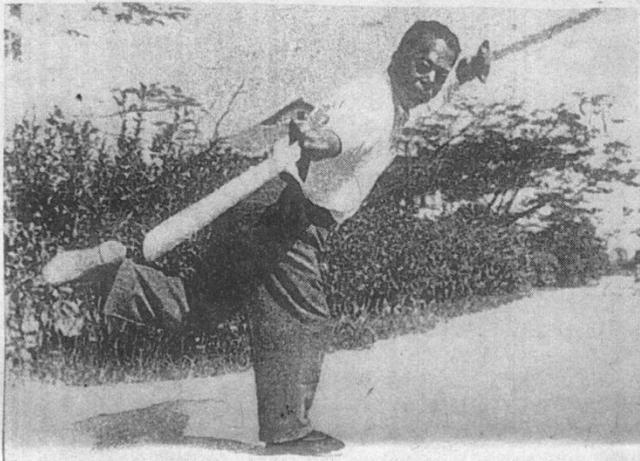
陈老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的业余爱好非常广泛。

工人医院曾请了一位老师傅教大家练习武术。陈老当时已年届花甲,除了学太极拳外又参加练习舞剑。开始时很多人都参加这个项目,后来参加的人一个个退出来了,最后只有他一人坚持下去,且练得很好,受到师傅的称赞。由于他积极锻炼身体,所以能寿臻耄耋。

陈老对文学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吹箫,又会拉二胡。有时开文艺晚会,人们还请他登台助兴。他爱书法,工诗词,经常用旧报纸练习写字。他的国学基础很好,喜吟咏。他的诗稿



陈序图医生



陈序图在舞剑

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散失了。在他的遗作中只存有《咏梧州八景》、《登珠山》，以及与友人唱和等少量作品。反右前他写过一首歌颂党的诗，全首我已记不清楚，仅记得其中一句：“拨开云雾见青天。”因这句诗在反右时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歪曲、诬陷，胡说“青天”是指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而“云雾”是指共产党，强说陈老要复辟，希望国民党回来，欲将其打成右派，结果未得逞。此后，陈老不再写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常与一些诗友唱和几句。

陈老对邮票也很感兴趣，自建国起至临终前，他邮集内的纪、特、文、编、J、T等邮票基本齐全。在我市有此水平的集邮者还不多。

十年动乱，他被扣上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逃不出被抄家的厄运。当时被抄去不少财物。后来他对我说：抄去他的财物还无所谓，一个来抄家者见到他的邮集后，没去翻箱倒柜了，拿起邮集一页页地欣赏，邮集内的说明都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扣不上什么大帽子。陈老还说：当时邮集被发现后，他“心跳”了，心爱之物恐遭毁灭！但抄家结束，他们收队呼啸而去，这个参与抄家者放下邮集，跟着“队伍”走了。陈老的“一额汗”才消失，亦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笔者是个邮票与旧体诗词的爱好者，有关医药卫生的邮票是我喜爱专题之一，每当收集到一枚心爱的邮票时，也会胡诌几句；癌、麻风、胸腔透视等等，这些事物极少人吟咏，有时写好几句，就请陈老斧正或推敲一下，当我得到纪念伦琴与胸腔透视的邮票时题上：“闪闪荧光显绿屏／人心隐晦最难明／伦琴射线穿堂奥／毕（倏）现纤毫洞结症。”“毕与倏”我拿不定主意，

请陈老推敲，他沉思片刻说：还是“毕”好，“倏”只是急速之意，“毕”是原形毕露，是成语。我曾送给他一枚法国纪念第一个做白内障手术成功者达维哀尔的邮票并附了28个字：“星月依稀影叠重／恍如云雾闭睛瞳／刀锋下处除魔障／造福人群有序公。”他看后，对第三句很有意见，说：“你写得我们的眼科医生太凶狠了，‘刀锋下处’杀气腾腾！改为‘轻刀妙手除魔障’好不好？”我很高兴，就按他的宝贵意见改了第三句。

栽培盆景也是陈老的业余爱好之一，每到他府上拜访时，可欣赏他精致的盆景：有树桩、山水等等，山水之中有亭台楼阁、水上有渔舟钓翁，令我心旷神怡。他知道我藏有许多仙人掌邮票，送我一株仙人掌，我赋诗一首：“岿然剑立溢清芬／酷暑严霜认世尘／未解攀缘自赏刺／刚严正直四时春。”呈先生斧正，他的意见是：做人当然要刚严正直，但写诗要含蓄些，他建议改为“岂凭花叶媚三春”。我很乐意接受了。

序图先生与我们永诀已十个春秋了。他的为人处事、优秀品格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很多。他是一位眼科专家、教授，但平易近人，从不摆什么架子，且乐意与一些出身寒微的人交往，笔者是其中之一，还是莫逆之交哩！

他生前兢兢业业为保障人民健康而鞠躬尽瘁，死后还献出眼球造福盲人，这种奉献精神，令人敬仰。

在陈老辞世十周年之际，怀念挚友，写了几点他生前的轶事，并以28字寄托哀思：

交游州载结诗俦，
共客鸳江论咏邮。
展读遗篇空怅望，
几回掩卷忆风流。

南海人杰地灵,历代医学人才辈出,有许多医药卫生人员分布全国各地,他们救死扶伤,为人民治疗疾病,促进当地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以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这里简述几位驰誉广西的南海名医。

何梦瑶(1693-1764年),清代南海西樵大沙村人,以诗文、医术驰誉岭南,被誉为“南海明珠”和“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梦瑶历任广西义宁、阳朔、岑溪、思恩县令(相当现代的县长)。他一边当官,一边行医,而且医术相当高超。在思恩当县令时,广西疫症大流行,他不仅开药方疗治患者,而且亲自培训当地的医生,他的名著《医编》第五卷“四诊”就是当日的教材。广西当局将梦瑶的验方发至各州、县,救活了许多病人。梦瑶在广西当县令多年,改革弊政,判案审慎、准确,有“神君”之称。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从广西思恩县擢升为奉天(今辽宁省)辽阳州牧(相当于现代的地级市市长)时,无钱雇请车船。广西人民十分敬仰这位清官和名医。

陈序图(1904-1983年),当代南海叠滘宁聚村人。他在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任眼科主任医师30多年,治愈了大批失明患者,使他们重见光明,并为当地培育了一批眼科专业人才。由于医术高、医德好,序图深受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信赖和尊敬,先后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务委员和梧州市政协第五届副主席,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临终前,陈序图立下遗嘱:“为了发展医学科学事业,为了使失去光明的病人得以重见光明,我愿在辞世后献出遗体的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也希望献出来。”1983年10月17日12时55分,陈序图与世长辞,终年80岁。遵照他的遗嘱,当天下午,梧州市工人医院几位医师怀着崇敬的心情,将其遗体眼球完好地取出来,并认真复原。10月19日,梧州市在市委礼堂隆重举行陈序图医师追悼会;梧州市卫生局发文,号召全市卫生人员学习陈序图老医师为发展医学科学而献遗体眼球的崇高精神。10月20日,《梧州日报》以《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乐将遗体献人民》为题,头版头条报道陈序图医师的业绩,称赞他具有“春蚕至死丝方尽”的献身精神。

陈慧依,1940年出生,当代南海大沥太平九潭村人,历任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副教授、妇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妇科造诣很高,救治了不少危重、疑难患者。她主持的“葡萄胎病因研究”获1988年广西科技奖。她编撰《女性奇病治疗三百首》一书,已于1992年8月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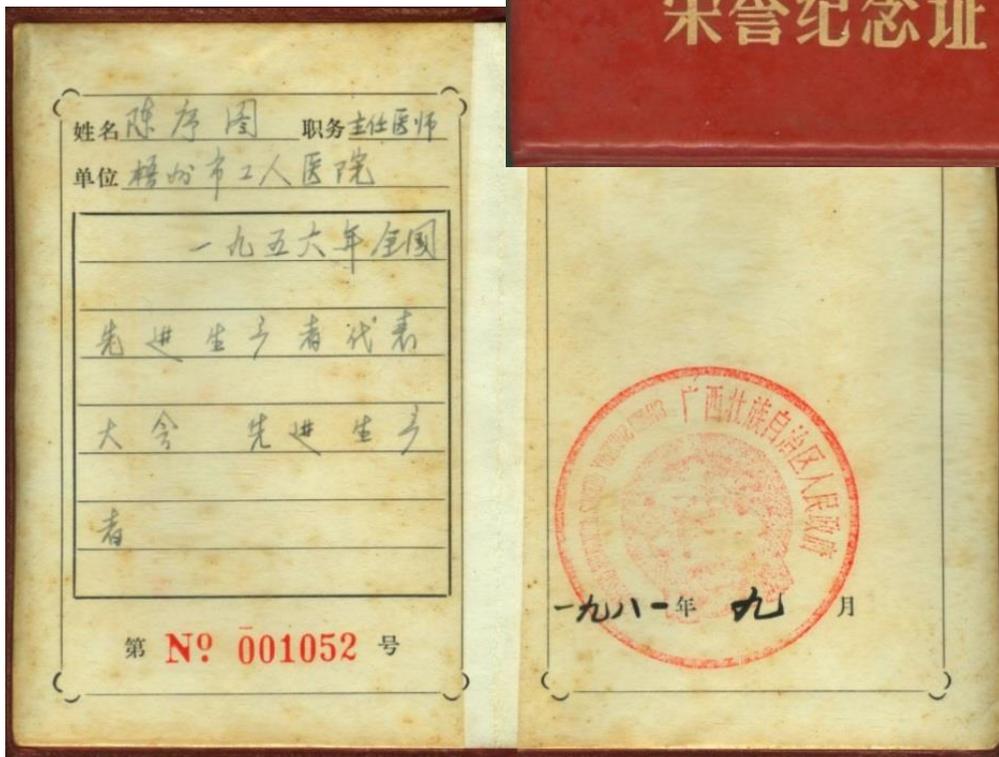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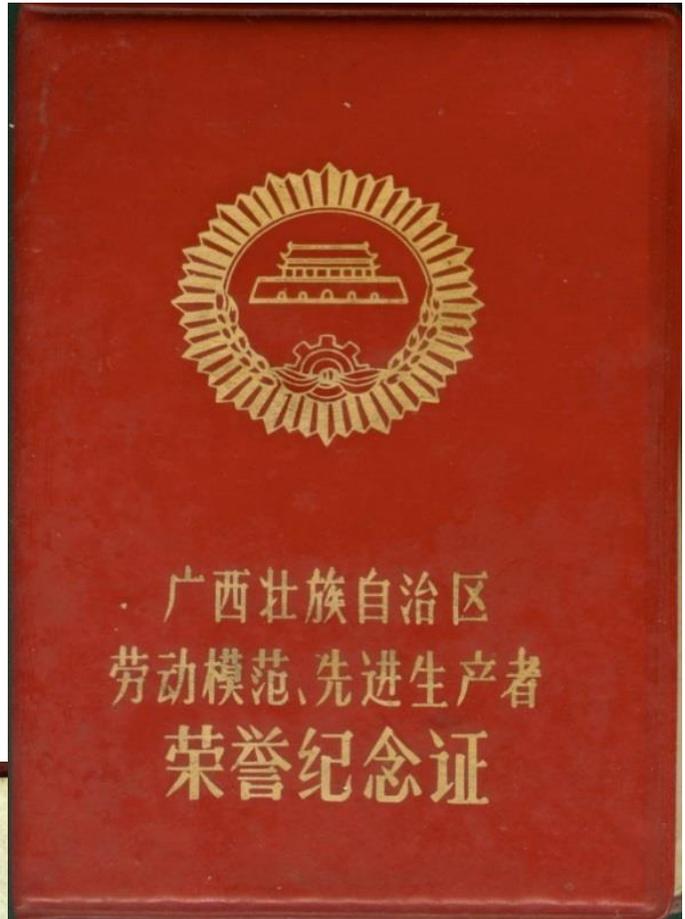
南海人在外地

驰誉广西的南海名医

○黎秀煊

荣誉证书

一九五六年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的奖章和证书均在文革中抄家时抄走，这是文革后一九八一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补发的证书。





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

荣誉证书

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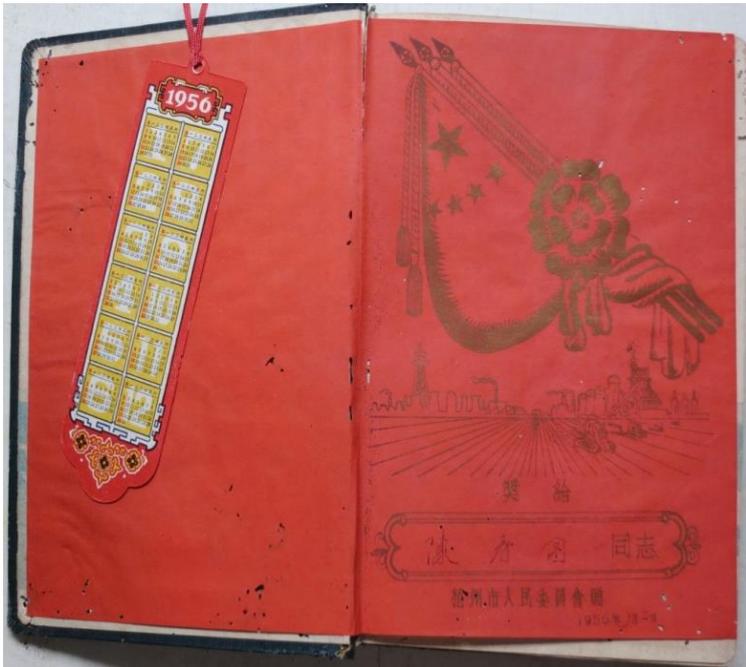
荣誉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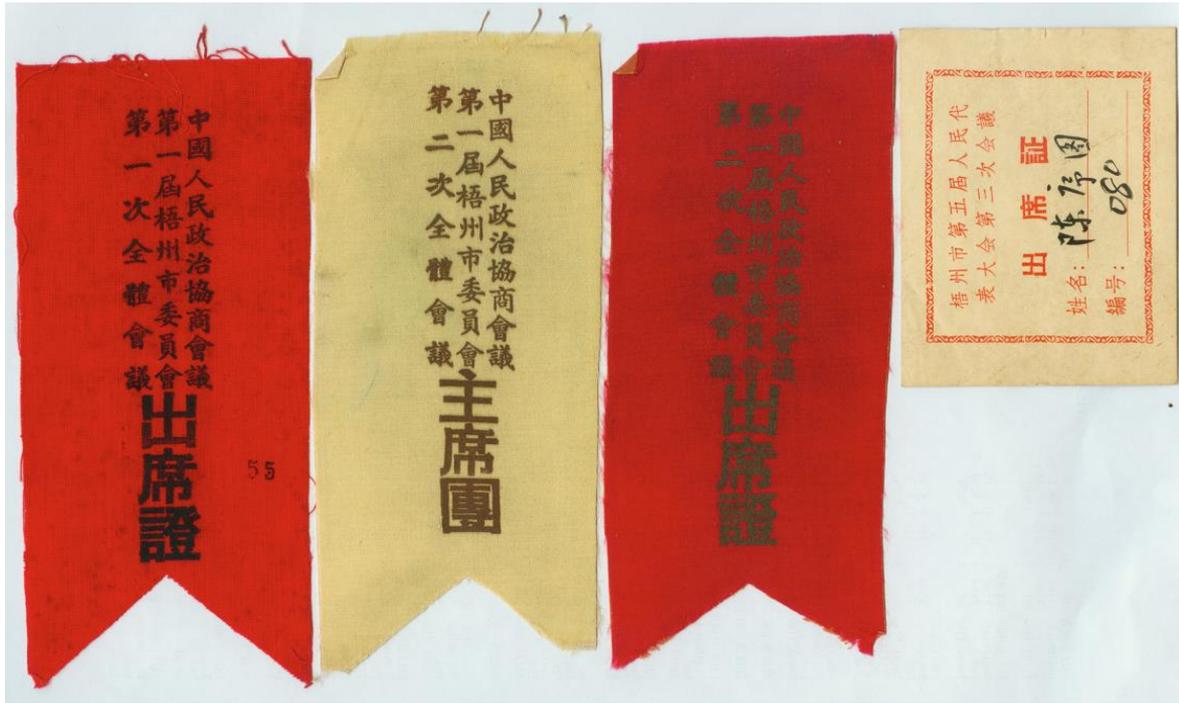
陳序图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特授予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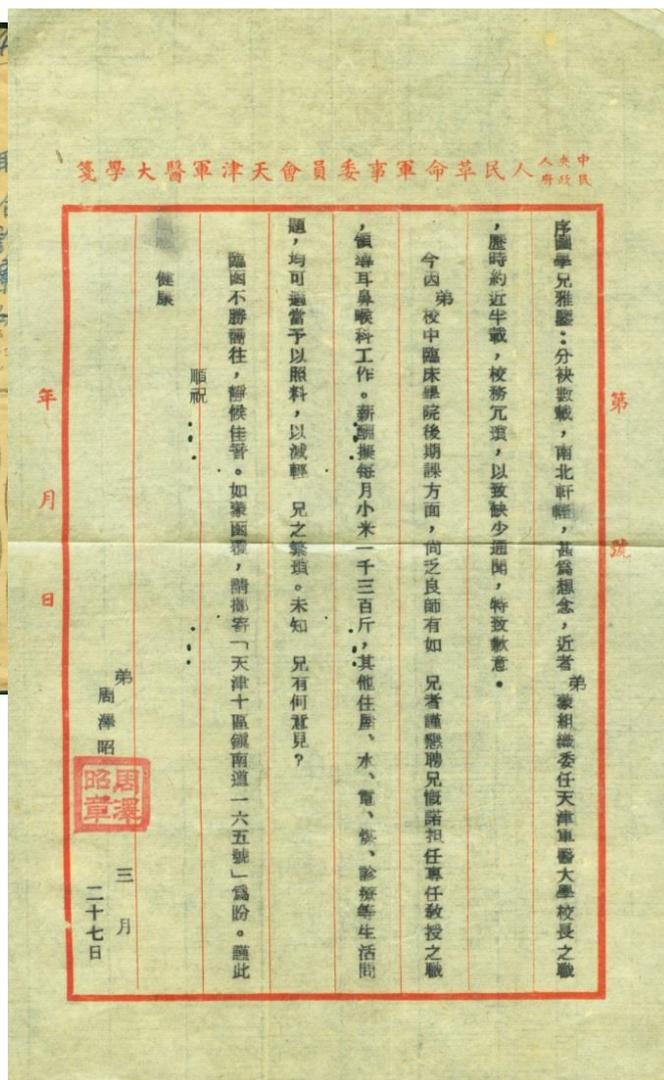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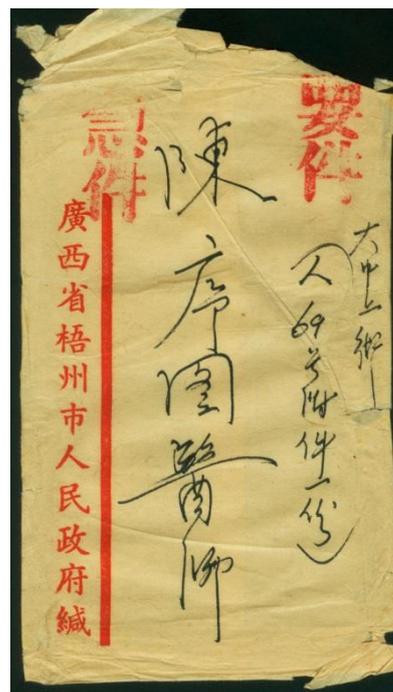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七月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天津军医大学校长周泽昭亲署发函邀请序图到该校任教。

廣西省主席張云逸過問下，省人民政府衛生處發函邀請序圖到省立南寧人民醫院擔任醫療和教學工作。

廣西省人民政府衛生處用箋

序圖醫師：
 日昨接張實醫師轉來大函，欣悉你願來粵工作，我們如到像你這樣技術湛深的人材，當然，各處都是非常愛護與需要的，尤其在現在的新社會裏，各地的人材更是歡迎你去為他們服務，同時你對廣西情況又很熟悉，如能在廣西工作，一定會比其他地方得到很多的便利和更大的貢獻。在廣西方面衛生工作，目前雖限於客觀條件，尚未能有大的作為，但是我們已經盡力設法提高現有條件，省立南寧人民醫院最近正大量充實設備，尤以五官科亦實得較前完備許多，但是我們在極力的要繼續這個醫院擴充，使其成為最完備的醫院，省府及其他方面也極為贊助，故前途發展是無可限量的。目前在該留醫的有一百多病人，醫師也正在出色繼續中，這個醫院除了治療以外，還須有培養人材的任務，配合培養教育

年 月 日

廣西省人民政府衛生處用箋

工作進行，我們想請你來粵工作的意見，在張主席赴穗前已經和他談過，同時也同意，現在既然得你同意，我們當然是非常的歡迎，工作方面主要希望能在省立人民醫院臨床工作及培養人材方面，至於具體職務，希望你盡量提出意見，我們自當研究解決。這是我們初步意見，你的意見怎樣？到後仍可研究更詳。在生活上，我們自然會盡量的照顧到，請不要顧慮，來粵加費可由我處預撥，其他方面你有什么難待解決的問題，希望能想出來，我們共同研究辦法解決。

李兆時醫師我們月前已函邀他來粵工作，并已得其同意，我們也同樣的渴望着他，在梅還有其他願來粵工作的技術人材，我們極表歡迎，并請隨時注意代為介紹，至為企盼。最後對我們的意見怎樣，希望能馬上答覆，此致

敬禮！

張羽敬啟 五月十九日

年 月 日

诗 词

咏桃
 一笑嫣然天地春
 满园仙李喜为隣
 宫墙翠泽沾佳气
 化雨滋培色更新

晨开云岫观花
 朝雨初晴花露繁
 轻飘风袂欲飞仙
 阳光普照一岚光
 山水依稀秀气妍

减字木兰花 秦庵
 波涛汹涌，激醒人间翻混梦。城廓为鱼，收拾航鳞蚌
 洛衢。天晴日过，阳光灿烂齐欢贺。重智回园，荏苒
 莺歌祖述被。

樵山自胜迹
 折景在共颠
 字字亲以线
 岸密试比天
 白烟空缥缈
 曲将白蜿蜒
 深入碧云裡
 阡陌绿相连
 疑是浚首迹

高家光耀映重霄
 紫气千红分外娇
 应是嫦娥来助兴
 无边风月喜今朝

勉俊康学束者
 十年学束炼毫锋
 喜见今朝未枉功
 百尺竿头
 次记取
 千锤钝钢可成戎
 青生自爱梦花笔
 男子应开五石弓
 漫道雄关真似铁
 红旗一样
 横面风

珠山新祝傍鸳江，
 百尺琼楼巧於装。
 千里目穷堪远眺，
 多年回秘堯台佯。
 双碑羊峙留名教，
 数塔凌霄引客航。
 最是撩人无限处，
 一桥飞架复康庄。

珠山景楼
 桂林东流
 清出碧起大江

訂數 目錄號 訂數 目錄號 訂數 目錄號 訂數 目錄號

25	73	97	118
26	74	98	122
27	75	99	123
28	76	100	124
29	77	101	125
30	78	102	126
31	79	103	127
32	80	104	128
33	81	105	129
34	82	106	130
35	83	107	131
36	84	108	132
37	85	109	133
38	86	110	134
39	87	111	135
40	88	112	136
41	89	113	137
42	90	114	138
43	91	115	139
44	92	116	140
45	93	117	141
46	94	118	142
47	95	119	143
48	96	120	144

請于 月 日 前將所需訂數單寄回，加蓋公章後寄回。

木空留予羽踪
 承遊夜遊鶴寄尚因另弓約未及在語
 是狂張而雷也交此風滿山樓念諸子為
 別引一翻滋味杜心未占回向且當分享幸起

这是爸爸和冯赞育叔叔的唱和诗稿（上面是冯叔叔作的，下面是爸爸唱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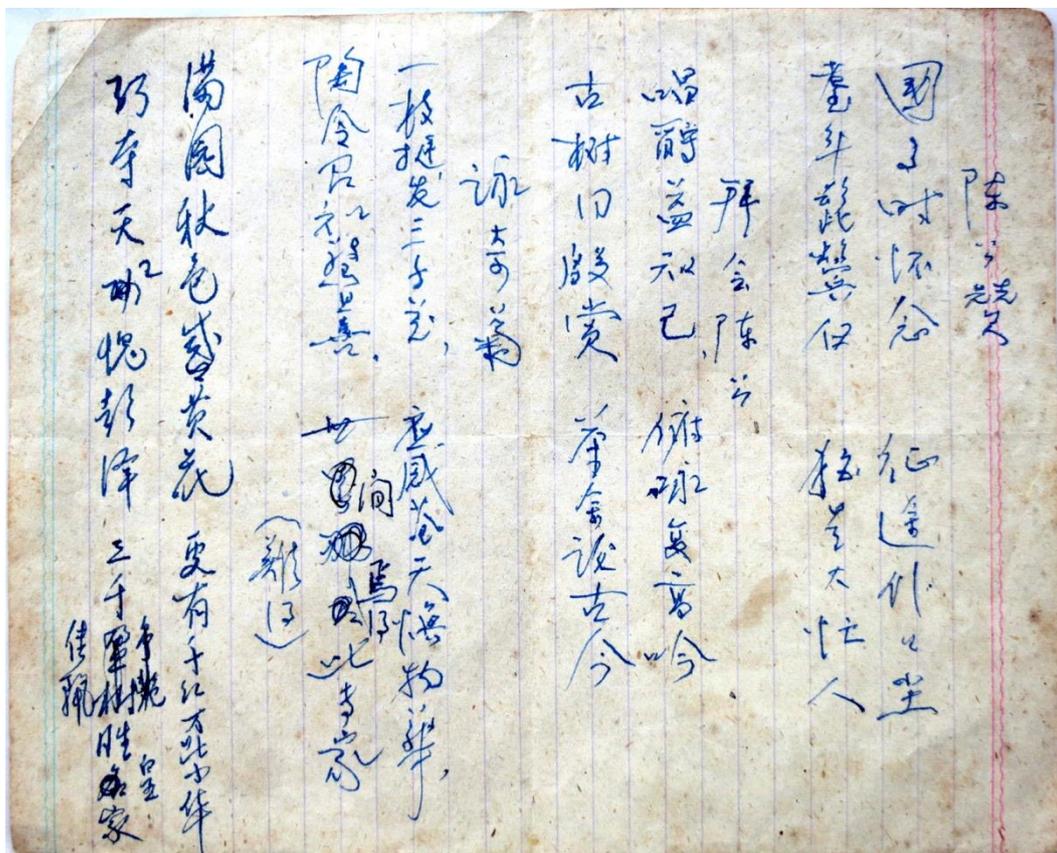
歌
 情
 不知何事苦呻吟，
 幸有兰泥匠笛~~笛~~。 ^{笛音。}
 偷琴射线洞微法，
 妙药灵丹却毒侵。

知人知面不知心
 医笛循声捣疾侵
 欲搜灵识保德敏
 宜造网线宝市牙
 听微探隐好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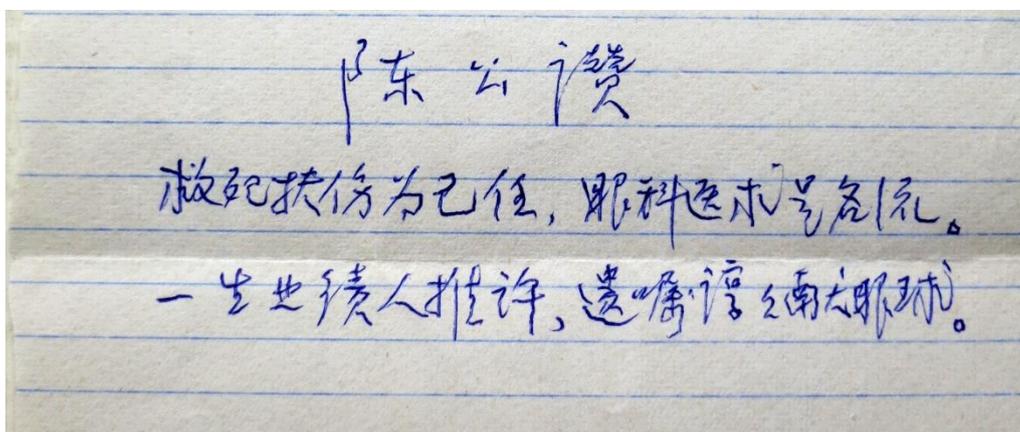
知人知面不知心，
 医笛循声捣疾侵。
 欲搜灵识保德敏，
 宜造网线宝市牙。

原作^首幸^幸舍^舍空^空实^实的^的意^意符^符索^索忽^忽空^空保^保古^古惜^惜记^记。
 原^原作^作第^第一^一句^句不^不对^对成^成池^池。 ^{烟^烟原^原响^响，不^不来^来原^原欲^欲。古^古索^索毒^毒效^效。}
 不^不失^失原^原意^意，略^略有^有引^引伸^伸，不^不是^是原^原声^声出^出，唱^唱和^和道^道。
 不^不出^出此^此界^界，^{也^也云^云。}造^造句^句拙^拙劣^劣，非^非此^此计^计也^也。记^记之^之。
 叔^叔叔^叔冯^冯赞^赞育^育。

这是爸爸和顺德李汉强老师的唱和诗稿（前三首是李汉强老师作的，最后一首是爸爸唱和的）



爸爸去世后，李汉强老师为爸爸作的诗：



信件

傅如女：

来信收到几天，因为这几天写总结加上日常巡回区的工作，比较忙，现在总结写好了，才回信。

这里回信说春节放假是由本月15号起，根据车辆情况分批回家。昨天接总局工生组通知，考虑对交通工具问题，恐怕到时挤拢，要我们提前由10号以后15号以前先放假，但今天与各处分团主任谈及，可以考虑15号左右调拨车辆送我们走。这样就看我们要跑10几^里路去信都站买车票，而且恐怕还靠不住，因为信都是半途站，要有人下车才搭得上，而我们的队共有13人，不一定能一批同时搭得上。我的估计你们的放假可能也是统一规定，放假时借打采回家。据傅来信说先不开采回家，后来又想回，她校的假期是1月20-2月2日。

来信提到希望回个月下的锻炼和工作成绩，很好，希望更比努力争取达到真正能够彻底改造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要求。我这次下乡也是为了锻炼和改造自己使能适应现实的需求，争取自己一点力量。这里条件很差，但我们的干劲做出来，主要还是思想革命化了，就什么都可以干。我现在跑几十里山路也吃得消了，身体精神相当好。祝

傅如女：

卷1 1966.1.4.

女：

接来信知你在参加回清工作中有了一定改造成绩，因而在初评中被评上了“五好”，这是值得可喜的。希望你今后更加以“五好”的条件不断加以自我改造，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五好和评比的意义不仅要求在回清中做好工作，其实深意义就是一种改造思想过程中的里程碑，故不要单纯以为评五好而工作。

这里过急是减产也，从地方条件来看本来不应减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走资本主义道路，放弃了生产。这次工作认识了首先搞生产，一个月来群众发动起来了，生产积极性高了，目前田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绝大部分田水灌满了，秧田一片青绿，秧苗育秧生长很快，这里的季节本来春来较晚，现在赶上了，因为人定胜天把季节也改变了，所以我们原订的卫生员培训计划也计划不得不来一次修改，存在我们一斗这里立即了解当地实际情况，把各项任务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排位置，首先是集中力量把农区班办起来，然后搞季节分组的批进卫生员培训，原定要在春耕前把全部卫生员培训完毕，现在春耕就要提前了，我们的

20 x 20 = 400

1966年写给绰如的信

计划也要修订了，从我们的工作上来看是增加了班次，但从总的观点来看是大错了，说明了回清运动的伟大意义，今后几个月中任务确实不少不轻，但这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大好良机，尽管大批也是珍贵的。

前接妈来信说你校医办拟调你回校参加，我看你能为工作能继续搞回清对阶级斗争年的斗争更深刻的认识，对以右医疗工作会有较正确的方向，相信与困难为同意你校的意见。

武鸣烤烟虽好但烟草不便，这里也可买到一些生晒烟，但我不沾了解好劣，还来买斗，梧州菜菜好香烟还未用完，消耗不多，而且吸烟也不为麻烦寄来了，将来回梧州时顺便带一些回去便是。

月初的来信也早已收到，当时正在处于万万起头难中，把信搁下，天旋地转，不克多写了，本来还计划回信和你给的一封信了解一下他的初情，都未写成，中间采取时间写去，你，祝你

不断进步

笔字 66.4.1

20 x 20 = 400

女：

我回家休做已半个月，后天就要再回工会。你看
工会及格的来信均已收到，知你在工作中获得了不少
阶段斗争的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我也很同意你持
肯定的态度，下期继续参加回信工作。思想改造是长
期的，要经受多次的反复，对反复才有真正的认识。“吃
一堑长一智”不是空言。

贺知回信工作情^况大致和我写差不多。这是自治区统
一安排的，第一阶段也是九月底告一段落。我的医疗队本来也
和分团一样九月底休做，但其中有四个队负有培训半农半
医培训班的任务，因培训班学生放农忙假至九月初回
班进行实习，因此，我们四个队只能提前休做，提前回
队，预计实习阶段为四个月，即由九月初至十二月底结束。这
四个队也将于十二月底办理结束。

约如来信，中山医学院文化大革命搞得森严，她还是
战斗组组长，工作很紧张，今年不敢看报了，她能有机会参加
这样的大运动，实在很难得。直如筑路劳动也积极，节假
假期没有什么布置，现在教师正在集训期间，对学生升学男
排问题可待集训完毕再考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
是早已做好准备。家里各人均好勿念。

20 × 20 = 400

8.20. 1966

1966年写给绰如的信

女：

来信收到，这里的分团最近原定也是十月初出村，
 留守的一部分人前几天已放假，准备十月初回来接车，
 撤退的人回去，但这两天大家要求要抗干，不善可决定
 延期出村，是怕农民在抗干，工作以怎样量理而走呢。
 区队仍留原地继续建队卫生建设工作，改组
 卫生工作队了，我们一队因有培训队农事区训班任务，
 而且学员人数比较最多（62人），现下半年主要是学习农
 作，分组到区队和公社农组，我自己带一班在区队卫生院，
 其他分两个组不社队，以后来信可直接寄贺县分团卫生
 院我收。

今天接得来信，知到我们家在19号深夜被地卫
 兵大搜查，开夹箱以问有无黄白皮，搜查不净，最后伙箱
 的锁把棉絮的衣服，棉被帐都拿走，收音机
 也搬去，反制存摺现款都搜查一空，连相部的像片都
 撕烂把相部拿去，听说还要我们搬家，这真是不寻常
 的革命行动，我自问确实下决心，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解
 放十几年来，一心搬完，认真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这次奔
 跑区队也是我申请的来的，预料不到我会遭到这样的
 迫害，当然，物质的损失我是绝不介意的，反正都是党和人

1966年写给绰如的信

给我的，现在还给党和人民，过去十几年来，每月拿几
 十元，我也曾多次请求减薪，不获批准反受批评，现在就
 用我学高学历而作斗争对象，我相信这并不简单，这
 样简单，我党相收党的方针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但16条
 公布后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出现呢，阶级斗争向亲来亲被
 亲，这里的一位工委同志前几天曾向我谈过各地的情况也谈
 到思想上也准备放你回去作被告作斗争对象斗争了。
 那么，我这次的遭遇起来也是理所当然了，看来还物身外的
 东西一清鬼愁的包袱也就一轻了，我这次不多就眼前斗
 农民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不由得不受感动，就是平时了解斗
 农运动的苦也多数说从来未穿过棉衣有的仅穿三件单衣
 便过一冬，比较起来，我们解放后十几年来活过的生活，自较农
 民的好多，现在遭遇一时的困难也是一种生活的锻炼吧。
 我现在这里有紧张的工作，有经常的学习，年末上毛
 主席语录，思想是容易松的，因此不放心的就是与在家
 身重火冲斗被搜查没的破烂东西，身上没有钱，借向
 医院取工资时会借回25元，如果她对问题认识不足就
 不免感到苦闷了，我希望她借过这次斗的斗教育，能
 学会两个与看问题就好了。 为你
 进步 爸，9月28晚

焯如女：

六日来信收到几天来知道你延期月底才放假但这里的分团已于十号出村，仅留下少数人搞团工作，我认为带农医班来留原定计划是到十二月底结束，结束还有一个月的工作，为干革命前全部结束，前几天搞总团卫生组简单通知叫改变计划于十一月底结束，具体情况候年底开会议决定，看来我们可能提前一个月结束了。你这次放假后的工作问题已有确定，是继续搞回籍呢还是分就单位工作呢，因为原来西来有指定工作单位估计可能继续搞回籍，所以后工作队的队人数为减少了，你又有可能就单位工作，我看，无论干什么都好，反正一搞都是革命工作，自己没得选择的必要，应该一心服从分配。分团卫生组已有换片名地改医院的计划，部分新器械已买到，新院基建经费也已指拨1500元，现在就等候厂拨款，一就便新器，医护人员将培训，你能来此也有一个独立工作，锻炼机会，因这里的基层医务所，经过回籍整顿后才补上了一套轨道，如果要学技术就只能靠自己了，你来为就业，只不过说而已，家里的问题搞来使知已，也请接住，接住全部为托心间，为了些被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但求能有

20 x 20 = 400

1966年写给焯如的信

播身之地，干粮已是较主农民的生活，已好多了，解放后十多年来由于党对我的特殊照顾，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现在才过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才做一个真正的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在我的思想领域里才得到真正的解放，开始由于文化革命突然，思想的准备未足，确实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有些茫然，现在想来，只能怪自己平日学习不够好，改造不够彻底，现在有了很好的改造改造的机会了，据说说你放假不回家也罢，怕你见了会伤心，我说你回家看，也作为一个教育，对比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真正的，你在你分农村已一年多，艰苦朴素的生活也锻炼了，回家看看，还嫌不够，农民的担子重，同时也好鼓励，克服困难的决心，不要有怨天尤人的念头，因为这样很危险的，很影响对问题的正确认识。

祝愿

焯如

卷. 10.16晚

20 x 20 = 400

(1966年)

绍铭：

上月你从北京寄回的信已收到，叙述见到伯母时的情形使我非常感动。我多年泪已要滴进化了的喉咙也挤出了几滴辛酸的泪水。想到人生甜酸苦辣的曲折过程，一连几个不眠之夜中这种感情总是翻来覆去憧憬着伯母孤苦伶仃受折磨的情况，恨不得立刻接她南回，好享受天伦之乐。随即去信使她打消顾虑，当机立断早日南回。但这信如果照你说不知可能让她收到否。

上月梧州市召开的政协会议中出奇地我被选为政协付主席。在第一次付主席会议中宣布我是任专我的付主席。不再到医院上班了。数十年来我一直都钻入不满一寸的小球里。现在要我冲出去好像逛逛太空很是不惯。使我欲罢不能。无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走。这古董饭在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日前医院为我开一次欢送会要我隔一段时间回医院走，或者有需要时再通知我去。他们这一意见已得市委同意。以后就这样办。以后来信可照旧。顺此祝

你们好

苍 12.3.

1982年写给绍铭的信

论 文



学习中医的论文手稿（部份）



学习中医的笔记（部份）

日期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住址	病症	诊断	治疗	疗效	备注
1950.10.15	李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16	王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17	张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18	李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19	王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0	张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1	李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2	王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3	张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4	李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5	王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6	张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7	李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8	王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29	张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30	李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1950.10.31	王德全	男	45	工人	南宁市	腰痛	寒湿痹阻	针刺	痊愈	

中医针刺麻醉疗效登记簿



受邀讲课的教案（部分）

生 平 年 表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九月初三日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叠滘乡东聚里。

1911 年～1917 年北京市西城 25 小学，学生。

1917 年～1919 年天津南开中学，学生。

1919 年～1920 年北京清华大学预科，学生。

1920 年广州梁典公私塾，补习。

1921 年佛山庞策云私塾，补习。

1922 年上半年广州简廉伯英文专科学校，补习。

1922 年～1924 年广州公医医学专门学校预科，学生。

1924 年～1925 年广州公医医科大学，学生。

1925 年国立广东大学医学院，学生。

1926 年～1928 年中山大学医科，学生

1928 年中山大学医科毕业。

1928 年 7 月～1934 年 7 月中山大学医学院临床实习生、助教。

1931 年～1932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医生。

1934 年 9 月～1935 年 7 月广州夏葛女子医科学校，讲师。

1935 年 12 月～1936 年 10 月广东军医学校讲师，广东陆军总医院中校军医，五官科主任。

1936 年 10 月～1939 年 7 月广东军医学校上校主任教官，广东陆军总医院上校军医，五官科主任。

1939 年 8 月～1940 年 2 月广西桂林省立医院五官科主任医师。

1940 年 3 月～1942 年 7 月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

1942 年 8 月～1944 年 10 月广西桂林疗养院主任医师。

1943 年 9 月～1944 年 8 月广西桂林军医预备团主任教官。

1944 年 8 月～1945 年 9 月广西蒙山避难。

1945 年 9 月～1948 年 7 月广西桂林疗养院南宁分诊所主任医师。

1948 年 7 月～1949 年 10 月广西桂林疗养院梧州分院主任医师。

1949 年 10 月～1950 年 10 月梧州大中路诊所开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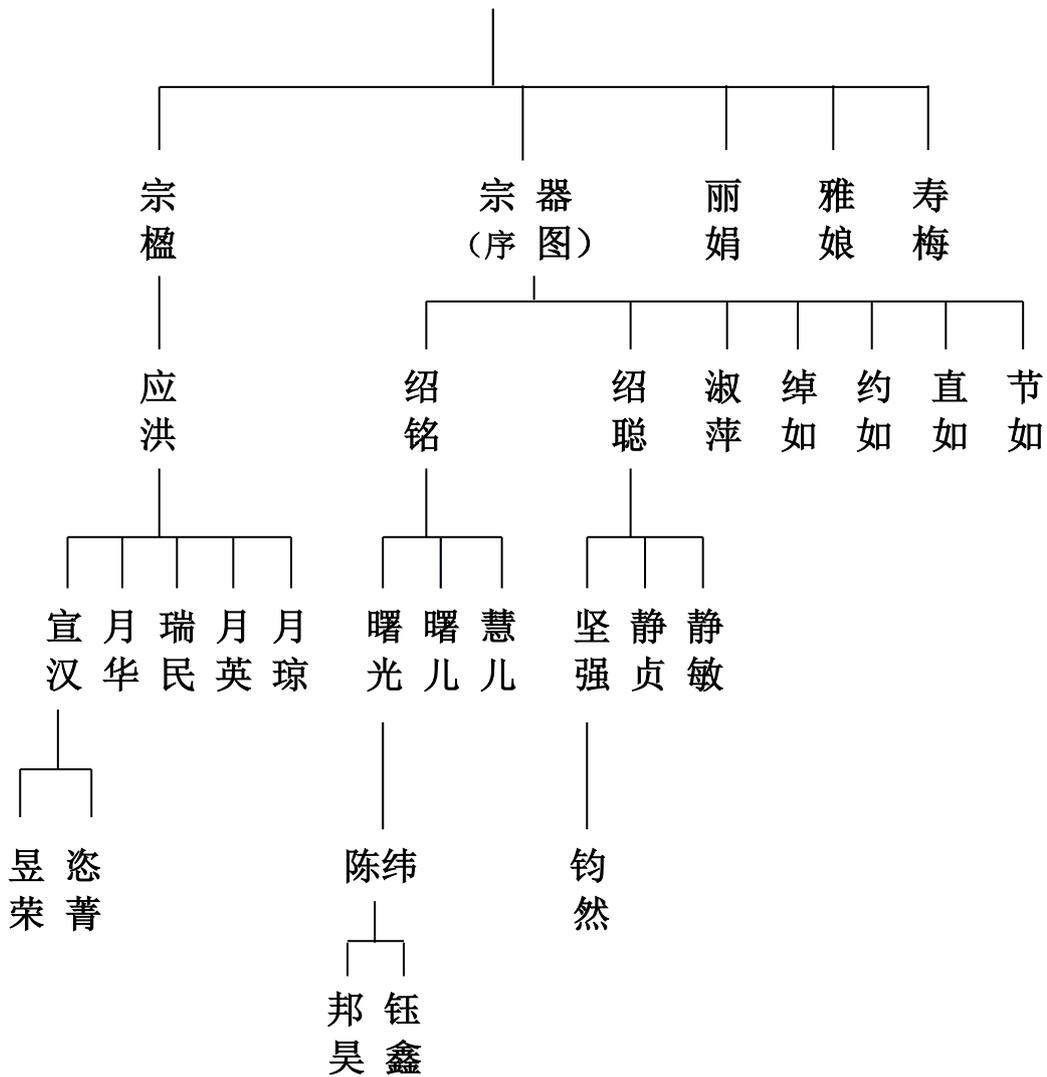
1950 年 10 月～1983 年 9 月梧州市工人医院主任医师，五官科主任。

1982 年 2 月当选为梧州市政协副主席

1983 年 10 月 17 日在梧州工人医院逝世。

家 族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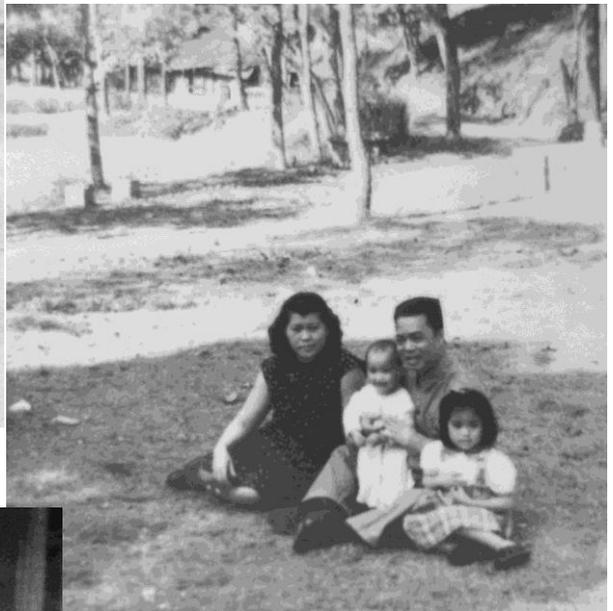
来述 (颂祉)



影集：家庭 生活照



三十年代和同事在广州陆军医院（左一是爸爸）



四八年在南宁



四九年在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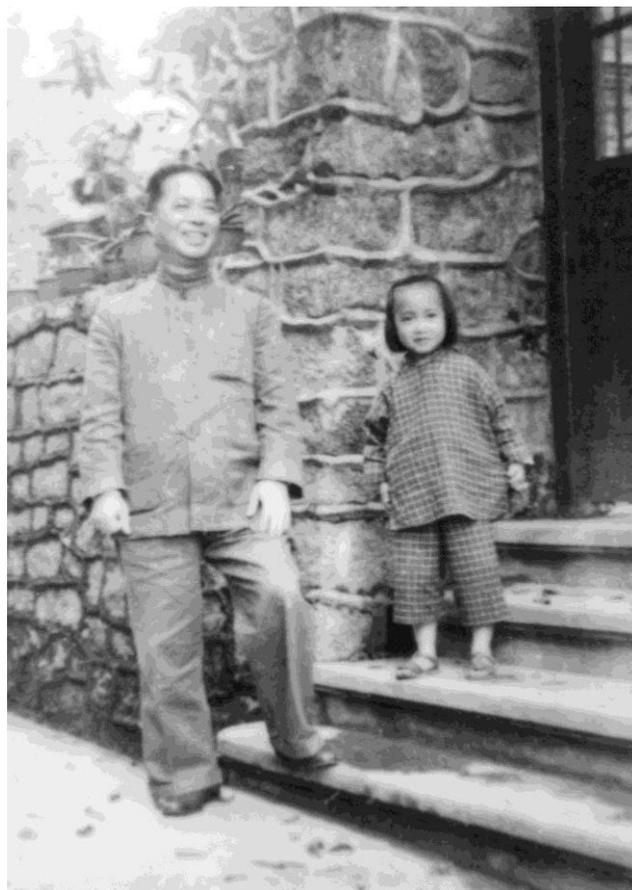
五〇年在梧州



五〇年在梧州

五〇年和在梧的中大同学左起：曾肃宾
爸 范怀谦 李兆时





五二年在梧州工人医院

五十年代初与绍铭绍聪在广州



五五年与绍铭曙儿曙光



五四年冬在梧州中山纪念堂前（左起四是三姑母）





六〇年春节在梧州



六一年春节在梧州



六二年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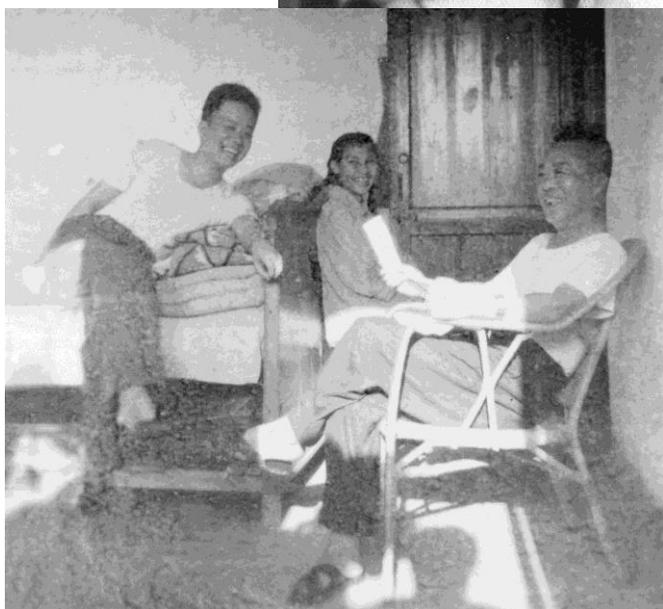
六五年夏天伯母来梧于北山



六六年春节在梧州



六七年夏聪哥回梧州



六七年在广州



六七年于广州烈士陵园



七〇年爸妈和英健

七〇年于梧州北山





七二年约如结婚于梧州

七三年春节在梧州



爷爷和曙光 慧儿七四年在梧

七四年春节于梧州





爸妈和杨舜七四年在梧州



七五年春于梧州



七六年春节和赵医生在梧州北山



七七年春节淑萍第一次回梧州



七七年春节在梧州鹤山



七七年在武鸣



七八年在武鸣



七八年夏于梧州北山



七九年春节





七九年春节在梧州



公公和高玉怡 珊珊

公公和高惠怡一家



七九年公公和高静怡在梧州

七九年夏和淑萍夫妇在梧州





七九年在梧州家中



七九年和绍聪在红星轮
上

七九年和绍铭在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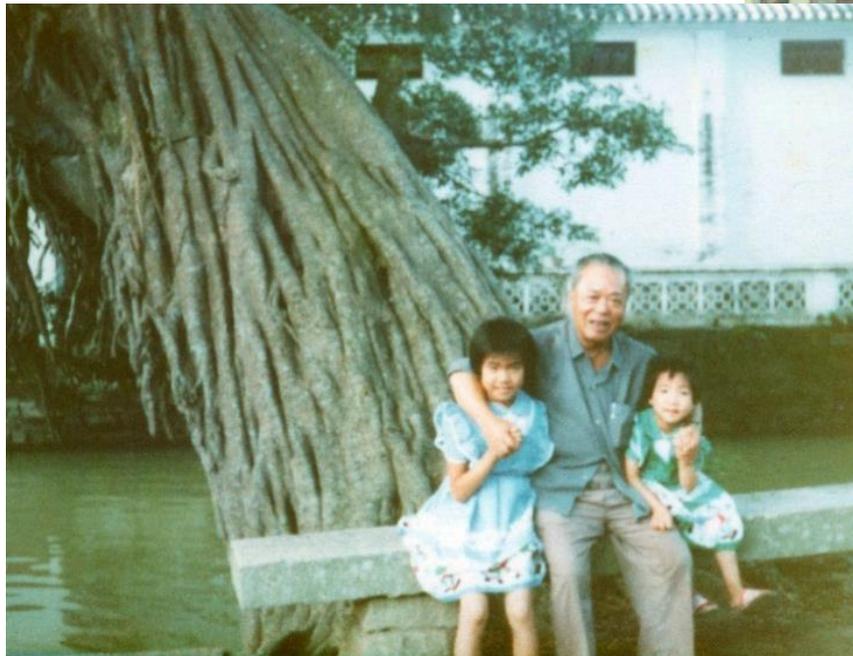




爷爷和曙
光和慧儿



七九年和绍铭在梧州



七九年和静贞 静敏 淑萍夫妇
等在顺德仙塘





八〇年春节在梧州中山纪念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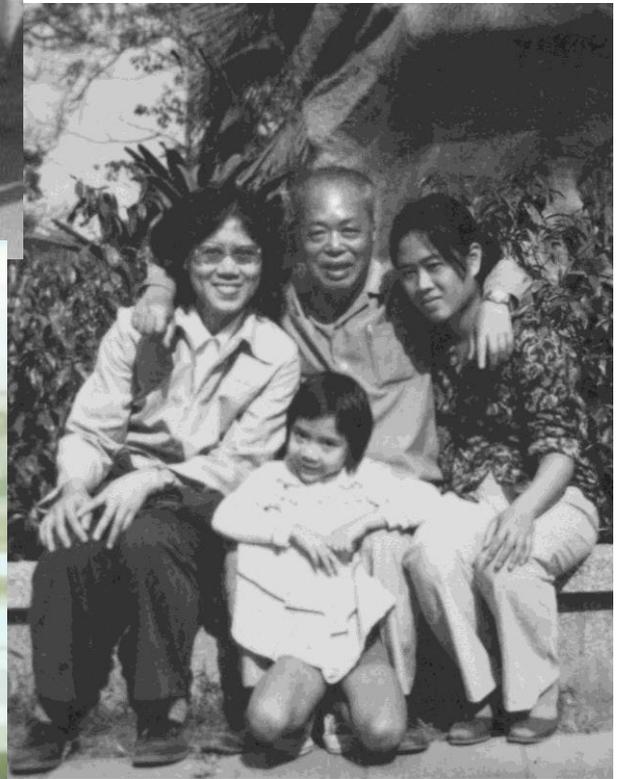
八〇年春节在梧州



八〇年春节和二姐姐 淑萍
在梧州



八〇年曙儿结婚回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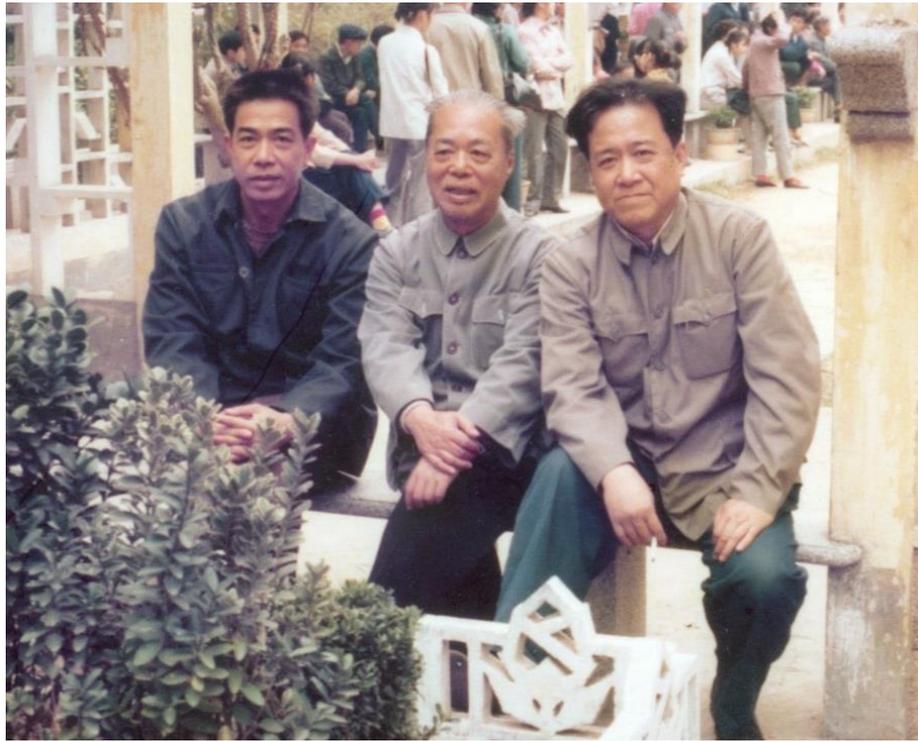


八〇年春节在梧州鹤山



八一年在广州





八一年春节在梧州



八一年春节在梧州



八二年春节在梧州





八二年春节在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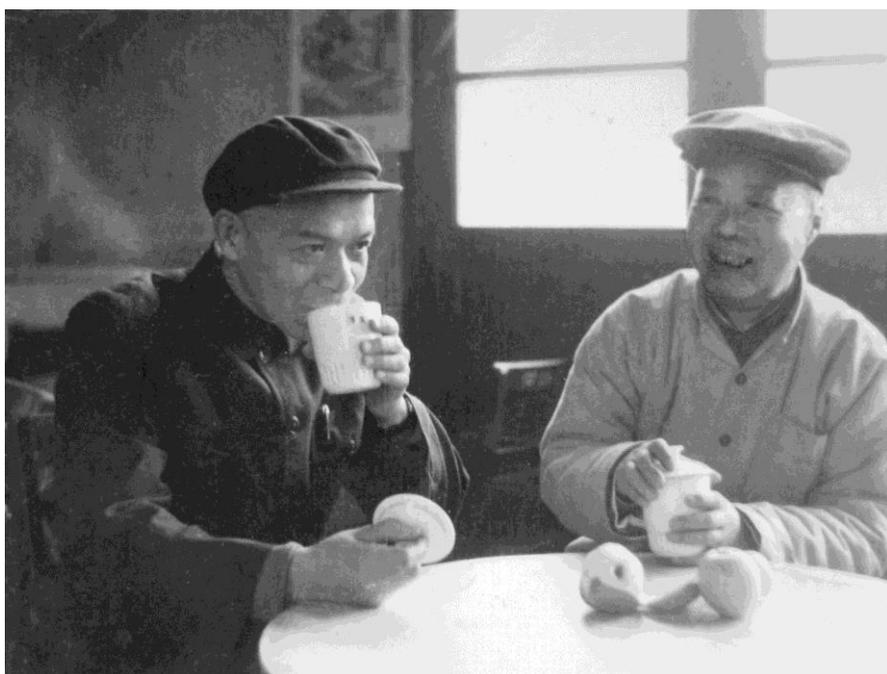


兄弟姐妹七人 (八八年在广州)

朋 友

爸爸晚年的老朋友们：赵善潜 张石晓 韦公博 李灿坤等





参加梧州市政协活动

(左三是爸爸)



(右五是爸爸)

(前排左四是爸爸)





(二排右一人是爸爸)



(左二是爸爸)

八二年王大年(左 时任工人医院副院长)
爸爸 车轰(右 时任卫生局长)



一九六三年在南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的照片



(前排左起第二人是爸爸)



(二排右起第二人是爸爸)



(左起第四人是爸爸)



(左起第二人是爸爸)



爸爸成了同学们的太极剑师傅（坐左五是爸爸）

合 照



（二排右起第四人是爸爸）



市卫生系统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一九五二年）
（二排右起第二人是爸爸，中间的小女孩是献花给志愿军的绰如）



（前排右起第七人是爸爸）



(后排右起第一人是爸爸)



(前排左起第四人是爸爸)



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眼科学会年会合影 80.3.

(前排左起第七人是爸爸)



我们住过的工人医院的宿舍



历史悠久的工人医院





2014 年工人医院大门宣传栏上的有关爸爸的资料



工人医院成立之初，爸爸和李兆时院长在医务大楼前亲手种下两棵白兰花树，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树已长得枝繁叶茂，为后人带来荫蔽和清香。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梧州市委礼堂举行的追悼会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七日在广州白云山麓“思园”参加骨灰植树活动

附录 (1):

梧州市政协副主席关照在父亲追悼会上的悼词

悼 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十二时五十五分逝世，终年八十岁。在医学界久享盛誉、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眼科事业的陈序图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陈序图同志是广东省南海县人，一九二八年在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学教学和医务工作，历任助教、讲师、教授、五官科主任等职。一九五一年十月，他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放弃私人开业，抱着为更多的人治病的心愿，带着自有的医疗器械，到市工人医院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陈序图同志一心扑在五官科特别是眼科的医疗工作上，积极钻研业务，技术上精益求精，热心为病人服务，博得群众的赞扬和尊敬。早在一九五六年，他进行角膜移植获得成功，继而又进行了“塑料切条前房植入”、“青光眼引流减压术、针刺蝶腭神经节作鼻部手术麻醉”等革新，取得了好的医疗效果，赢得了信誉。同时还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先后

制定作眼病热敷的“荆参汤”、“鼻通宁”鼻滴剂，治疗慢性咽喉炎的“蝶花露”和“327”喉片治喉病，用“养阴消肺汤”、“神仙活命饮”加减治疗白喉病，解除不少病人的痛苦。陈序图同志还在培养医务人员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在他的热情关怀、耐心传授下，一批思想好、技术好的医务人员正在茁壮成长。我市五官科医疗事业的发展，与陈序图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得到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陈序图同志临终还念念不忘发展医学科学事业，立下遗嘱：“为了发展医学科学事业，为了使失去光明的病人得以重见光明，我愿在辞世后献出遗体的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也希望献出来”。这充分体现了陈序图同志毕生致力于医学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和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高尚品德。

陈序图同志不仅热爱人民卫生事业，而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务委员，梧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梧州市科协第二届委员，中华医学会梧州分会第一届理事

第二届常务理事等职务，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尤其是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后，虽年迈多病，仍然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加各种会议，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陈序图同志追随党，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受到严重的冲击，仍然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粉碎“四人帮”后，他心情更加舒畅，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联系各界人士，积极开展人民政协工作，为我市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陈序图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们的一个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的精神；学习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不惜献身的精神；学习他虚心好学，勤奋工作，不断提高业务技术水平的精神；学习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共同奋斗的精神。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继续搞好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机构改革和其他各项工作，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安息吧，陈序图同志！

附录 (2):

梧州市卫生局关于向陈序图同志学习的通知

梧州市卫生局文件

梧卫(83)63号



关于号召我市卫生人员学习陈序图老医师 为发展医学科学而献遗体眼球的崇高精神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

市政协协商委员会付主席、我市医学界的老前辈、眼科主任医师陈序图同志因病治疗抢救无效，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十二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他在临终前遗嘱：“为了发展医学科学事业，为了使失去光明的病人得以重见光明，愿意在辞世后献出遗体的眼球。其他脏器如对医学有价值，我也希望献出来。”陈序图同志生前毕生为发展医学科学事业而献身，在弥留之际尚念念不忘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以遗体造福于人民，他这种崇高的品德和精神，是我市广大卫生人员学习的榜样。陈序图老医师的逝世，是我市医学界的重大损失，为了学习陈老医师的崇高精神，特作如下通知：

一、我们号召全市卫生人员化悲痛为力量，要认真学习陈序图老医师为发展医学科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

人民健康服务的崇高医德，加倍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市的医药卫生事业多作贡献。

二、为了实现陈老医师临终前弥留之际的遗愿，将其眼球造福于人民，要尽快安排适应症病例，利用陈老医师眼球进行角膜移植手术。

三、为了实现陈老医师生前的愿望，我们要继承陈老医师的遗志，和应眼科医务人员的要求，为发展我市眼科和耳鼻喉科事业，决定：市人民医院、工人医院、红会医院要在今年年底内将五官科分设为眼科和耳鼻喉科，希三间医院认真研究做好这一工作，我局不另行文。

四、为了发展眼科事业，要逐步创造条件建立眼库，近期拟选派眼科专业人员赴中山医学院参观学习眼库及眼科业务建设经验。

以上通知，特别是一、二两项应即向全体卫生人员传达。

梧州市卫生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

抄报：市委、市人民政府、市政协、自治区卫生厅、市委统战部、
市教卫办

抄送：市广播电台、梧州日报

附录 (3):

序图曾就读和任职的学校和医院简介

1. **天津南开中学**——原名天津南开学校，始创于 1904 年，早于南开大学，是由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的发祥地。天津南开中学现所在地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即南开学校旧址。新中国两任总理周恩来，温家宝均是校友。

学校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公乃为爱国爱群之公德，能乃为社会服务之能力，其含义是要培养自己为社会服务的公德和能力，每天都有所创新。)

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 勿暴 勿怠，颜色：宜和 宜静 宜庄。

2. **清华大学**——简称清华，诞生于 1911 年，因北京西北郊清华园得名，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初称清华学堂，1912 年（民国元年），更名为清华学校，在校生约 500 人，教员 30 余人，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培养“领袖人才”。1916 年至 1920 年，建成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等早期建筑，学习环境十分理想，学校不乏各界名人学者前来演讲。

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发，城内十多所学校示威游行。清华学生组织演讲、会见公使、致电巴黎和会。9 日，校内挂半旗，全体同学在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焚烧校内日货，共同宣誓：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五四”运动后，更多新思潮涌入清华。

1925 年设立大学部，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同年开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作为导师。1928 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拥有文、法、理、工等院系。1929 年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1932 年设工学院，1933 年开始招考留美公费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 年，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拥有文、法、理、工、农等 5 个学院，26 个系。



3.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1906 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1915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1917 年改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医预科，附属医院为北京协和医院。1919 年 10 月开办医学本科。1920 年开办护士学校。1921 年一座中西合璧的有着宫殿式外观的校园和医院在豫王府落成。它将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办学经验移植到中国来，把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医学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和办法。该校实行八年学制，包括三年医预科。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

学生均不超过 30 人，入学后有严格的淘汰制度。教学人员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至被日军侵占为止的 25 年期间，协和医学院共培养了医学毕业生 318 名，高级护士 168 名，进修人员二千余名。人数虽不多，但水平较高。一直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



4. **公医医科大学，广东大学医科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1909年广州各界人士捐募资金，创办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在广州市西关租赁民房为校址，以招收因原博济学堂停办而失学的学生以及新生，学制四年。1912年(民国元年)，在广州河南分设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女校。次年在百子岗、蟾蜍岗筹建新校及医院，1917年招生，改学制五年。几经周折，1918年校院初步竣工。1921年改公医医科大学，学制六年。

学校当时的课程设置有：化学、生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日文、英文、物理、病理学、妇产科、眼科、五官科、内科、药理学、外科学、精神病学、肺结核科、法医学等。校、院的建设已具规模。南中国实行尸体解剖是从公医学校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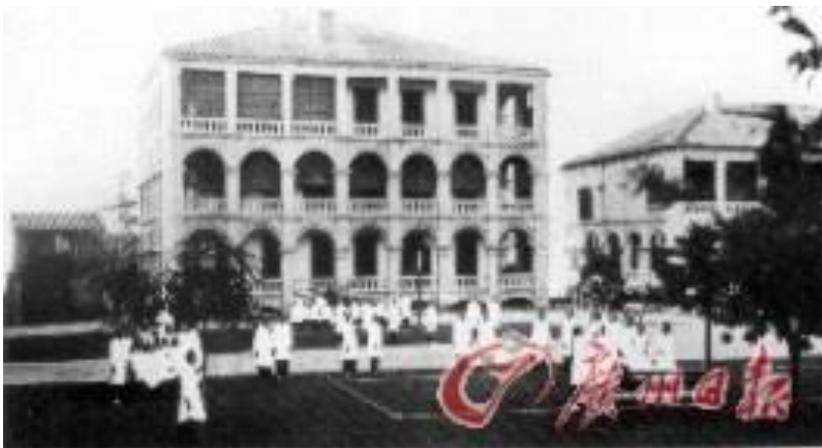
1925年学生反对学校接受美国煤油大王补助，盗卖教育权，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学校并入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1924年创立)，成为广东大学医科。

1926年为纪念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广东大学改称中山大学而成为中山大学医科，1931年为中山大学医学院。



5. **夏葛女子医科学校**——1899年，美国教会长老会派女医生富马利在西关创立了广州第一所女医学堂——广东女医学堂，1902年美国人夏葛捐款扩建，

更名为夏葛女子医学校，附设医院柔济女医。同年有两人成为首届毕业生。此后数年，夏葛每一届毕业生都只有寥寥数人，1910年，在校学生增至40人。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更名为夏葛医科大学，被公认为全国两所甲级女子医学院之一。三十年代初期，该校学生曾经罢课三天，要求将学校收归中国人办理。并要求改善教学质量，请中山医学院派教师前来讲课，否则全体学生转读中山医学院。后改组为夏葛医学院，学制六年，兼收男生。1936年，与博济医院合并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夏葛女医30多年间培养出近300名优秀的女医生。



6. 广东陆军总医院和广东军医学校——1933年，陈济棠在西村大稻山（现流花湖畔）开办一所与大学院相当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扩建设备充实的陆军总医院（初名广东总医院），以培养军医人才。陆军总医院是军医学校的实习医院。这是陈济棠建设“模范新广东”的产物。他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只要是专家或有一技之长者，便提拔重用，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

1937年抗战开始，增设国民党国防军医学校第一分校。“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设有广州分校和广西分校。“七·七”事变爆发，南京的校本部迁往广州分校。1938年合并后迁至广西桂林，继迁贵州安顺。两校学生分开上课，集中管理。此时学校已是完善的5年制本科大学，面向全国招考高中生。学校还设有专科班（收初中毕业生）和进修班（收大学毕业的医生，军队来的都是校官）。另还零星带有野战医院院长级军医来深造的研究生。学校在安顺设有附属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传染科、皮肤科等，还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药房，门诊部。

陆军总医院曾先后辗转 to 广西梧州、桂林，湖南衡阳，广东韶关、翁源、南雄，江西寻邬等地。抗战胜利后，回原址组成陆军总医院。广州解放后，由中国

人民解放军接管。



7. **军医预备团**——抗战期间培训军医的部门，学员班调训部队现役军医到团进修，期限半年至一年；速成班招收社会青年或抽调部队士兵短期训练后到部队工作，一般六个月结业。

8. **桂林疗养院**——抗战期间，1942 年筹建并设临时诊所，1943 年正式成立“私立桂林疗养院”，表面是合股经营，也有一些私人股份，实际上绝大部分资金是广西银行投资，医疗药械是由桂林绥靖公署军医处仓库搬来，其后台是官僚资本，设有董事会，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规模设备优于当时桂林其他医院，初办时只有单人包房，收费高昂，故有贵族医院之称。1944 年桂林沦陷被毁。1945 年在南宁成立分院，1948 年迁梧州，1949 年结束。

9. **思达医院和工人医院**——1903 年，为纪念思达牧师，美国医生麦惠来接受美国一位热心主道人士捐赠的 2500 美金，于厂前街（今大东上路）购地建院，命名为“浸信会思达纪念医院”。初创时医生护士各 2 人，简易病床几张，以教会名义传播西医医术，施医赠药。1914 年，租竹园肚（现址）扩建思达医院。包括五层住院楼一幢、宿舍三幢，总建筑面积 6276 平方米。1924 年竣工，更名为“思达公医院”，病区设内、外、妇、儿、五官科，为当时广西最大的医院。为梧州及周边地区民众捐医赠药、治病疗伤，口碑极佳。

1921 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为筹划北伐三次驻蹕梧州，曾到思达公医院视察，并与美国医生毕济时和教会负责人理力善在医院大厅前合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思达公医院大量收治了外省、外埠的伤员及病人，1938年至1939年间，医院两次被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破坏和损失十分严重，仍坚持正常医疗工作，主动免费救治因轰炸受伤群众及官兵共1000多人。为表彰思达医院在抗战时期出色的救护工作，民国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颁发“风义同钦”的巨幅匾额，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获得如此殊荣的医院。

1944年梧州沦陷，医院迁往百色成立“中美联合医院”，继续为抗战服务。1945年医院迁回梧州。

1909年至1951年底，思达医院初级和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共办42届。

1951年1月20日，梧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思达公医院，更名为“梧州市工人医院”。护士学校与广西省助产护士学校合并为广西省第三卫生学校（今梧州卫校）。

1956到1963年，医院各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床位增至200多张，医护人员达200多人，开设内、外、妇、儿、中医、眼耳鼻喉科。先后在社会上吸收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医师来医院工作，充实技术力量。

1956年冬，医院开展胸外科业务，与同时期开展的眼角膜移植、肝部份切除等重大手术同处于广西领先水平。1964年，开展了颅脑外科、心血管内科、骨科、泌尿外科等专科医疗技术，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等方面也取得良好成绩。

梧州市工人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2003年成为广西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



后 记

有友人曾提醒我们应编写一本有关父亲的书，谓：这是你们家族的一笔财富。这令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于是四姐妹各自先写回忆文章，在去年父亲诞辰110周年，冥辰30周年时完成。今年着手收集其他资料。由于母亲，铭哥，淑萍姐和聪哥均已去世，往事难寻。幸有因母亲细心保存而得以留下父亲的一批手稿，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的各种开会学习记录、思想汇报、历史交待、文革中的检查，以及一些劫后仅剩的教案、论文、临床记录等等，向我们展示了原始真实的历史踪迹；我们手中有各人保存的父亲遗物、书信、诗词手稿、照片；近年出版的各种史志可作参考；加上家族中各人的配合，朋友的帮助。经反复查证、整理，编写完成这个书稿（电子版）。节如设计封面。希望我们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能够让后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父亲，接过他留下的精神财富。

二〇一四年十月

